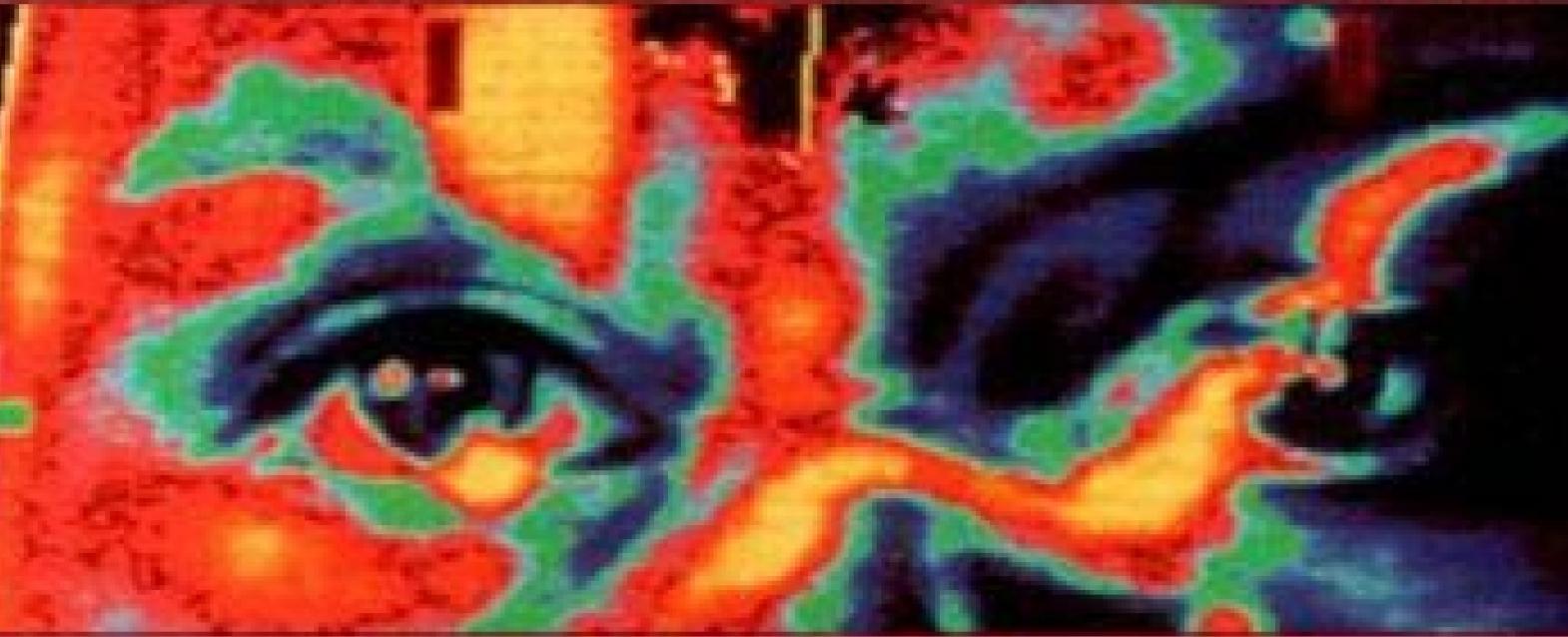


A GIANTS NOVEL BY  
**JAMES P HOGAN**



# ENTOVERSE



**Virtual reality had led  
to alternate reality...  
and alternate reality was taking over!**

Entoverse James P. Hogan

(版本 2002.07.25 完成)

獻給 Elenor Wood ,這是她的主意 因為一個好的經紀人值得  
在最終產品中被提及。

## 序幕

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第四個十年，人類才齊心協力，學會解決或接受差異，並開始作為一個物種向外遷徙到星際。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作為時代衝突的基礎的偏見和非理性終於枯萎或被一掃而空。倖存下來的核心信念將為人類知識的持續擴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因為隨著現代觀測數據的豐富和實驗方法的成熟，宇宙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提供進一步的事實儲備了。認真地挑戰他們。

大概是這樣，短暫的，令人欣慰的一段時間，似乎。

然後，一系列無法預料和前所未有的事件不僅為太陽系的歷史增添了新的維度，而且迫使人類自身的起源被徹底改寫。

當人類在蘇聯帝國衰落後國防工業重新定向所產生的複興國際太空計劃的推動下，最終到達外行星區域時，他發現其他人在他之前就已經在那裡，並且已經超越了所有他已經實現了。2500 萬年前，一個由 8 英尺高、善意安置的巨大組成的文明，被稱為 Ganymean，在他們的第一批踪跡在木衛三（最大的木星衛星）上被發現之後，在一顆行星 Minerva 上蓬勃發展，佔據火星和木星之間的位置。

更令人驚訝的是，雖然人類學家、遺傳學家、比較解剖學家和其他人的幾代人的工作正確地重建了導致智人從早期人類競爭者的舞台上出現的突然轉變，但事實證明，可以理解的是，在情況，他們把事件分配到了錯誤的地方。現代人根本就沒有在地球上進化過！

儘管密涅瓦離太陽更遠，但一個有效的自然溫室機制在那裡保持了總體涼爽但類似地球的條件。但當 Ganymea 文明達到高級階段時，氣候正在朝著他們的體質無法容忍的方向變化。正如所預料的那樣，他們自己穿越早期太陽系的發現之旅將他們帶到了地球，並從那裡將許多植物和動物形式帶回了密涅瓦，這些植物和動物代表了漸新世晚期、中新世早期地球上與大型-規模生物工程。

旨在解決該問題的研究。然而，這些努力是徒勞的，木衛三人遷移到了後來被稱為巨人之星的地方，它距離地球大約 20 光年，方向是金星星座。

金牛座。

在隨後的數百萬年裡，外來的陸生動物黯然失色並取代了本土的密涅瓦形式，由於早期密涅瓦生物學的特殊性阻止了陸棲食肉動物的出現，它們沒有進化出獵物-捕食者的適應性，而是無法競爭。這些陸地類型包括一群與當時地球上存在的任何動物一樣先進的轉基因靈長類動物。將近 2500 萬年之後，即距現在 5 萬年，當地球上發展的各種原始人系剛剛產生使用石頭的文化的第一個粗略開端時，第二個先進的太空種族已經在密涅瓦上發展起來：第一個版本的現代人，後來在二十一世紀早期探索地球月球的過程中發現了他們存在的第一個證據時，被命名為月球人。

月球人出現時，太陽係正進入最近的冰河時代。密涅瓦上的情況正在惡化，作為將他們的文明轉移到更溫暖、更宜居的地球世界的長期戰略的一部分，月球科學和工業技術迅速發展。

但事實並非如此。

當 Lunarians 實際上接近目標時，他們幾代人一直在建設性地工作，他們開始了毀滅性的軍事競爭，最終導致兩個超級大國 Cerios 和 Lambia 之間的災難性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密涅瓦星球被摧毀。

那時的蓋尼米斯人已經建立了一個以巨人星系的圖里恩行星為中心的繁榮的星際文明。他們從未對他們認為放棄一個他們認為沒有生存機會的基因突變體感到自在，並且他們一直帶著越來越內疚和敬畏的心情關注著月球人的進步。但當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以災難收場時，加尼米斯人忘記了他們之前的不干涉政策，及時出現，拯救了戰爭中最後的幾名倖存者。用於運送 Ganymean 救援任務的緊急方法引起的引力劇變將 Minerva 的剩餘部分拋入偏心外軌道成為冥王星，而較小的碎片在木星的潮汐作用下分散為小行星。密涅瓦的孤兒。

月球朝著太陽向內墜落，後來被地球捕獲。

儘管他們有經驗，但倖存的月球人仍然充滿敵意和不和。 Lambians 與 Ganymean 一起返回，並被安置在一個名為 Jevlen 的世界上，最終成為 Thurien 文明的一個完全整合的人類組成部分。 Cerians 應他們自己的要求返回了他們的起源世界：地球，不久之後他們幾乎被密涅瓦衛星的到來引起的氣候和潮汐劇變所淹沒。幾千年來，他們又回到了野蠻狀態，在滅絕的邊緣掙扎，關於他們起源的知識也失傳了。

直到現代，當他們終於再次向外爬向星空，找到了過去的痕跡時，他們才能夠拼湊出這個故事。

耶夫林人從未停止將地球人視為塞里安人。作為有一天與他們古老的對手算賬的計劃的一部分，他們發起了一場運動來阻止地球重新發現科學和先進文明的進程，同時他們自己吸收了 Thurien 技術並獲得了對自己事務的自主權。從一開始，他們就改變了地球歷史的進程，方法是滲透完全符合人類形態的代理人，傳播對魔法和迷信的信仰，並發現非理性的群眾運動，這些運動會通過將地球的能量從真實存在的路徑上轉移開，從而使地球變得無能為力。知識是獲得的。

隨著 Jevlenese 領導人的自信和傲慢的增長，他們對 Ganymean 限制他們的野心的不滿也越來越強烈，他們的非暴力方式只會引起他們的蔑視。利用 Ganymean 天生無法懷疑動機的優勢，Jevlenese 控制了為監視地球發展而設立的監視行動；在保持自己是蓋尼米斯模範門徒的外表的同時，他們向蓋尼米斯人提供了關於軍事化地球即將脫離太陽系的偽造說法，並以此為藉口誘使蓋尼米斯人準備應對措施。 Jevlenese 計劃做的是自己控制反制措施，消滅他們的 Terran 對手並奪回太陽系，然後在橫掃銀河系的收購和征服浪潮中向外橫掃，不受制約和反對。

但一艘失落的星艦從古老的加尼米亞重現  
密涅瓦上的文明改變了一切。

Ganymea 科學任務船 Shapieron 在經歷了 2500 萬年的時間膨脹後返回，加上該船的時空扭曲驅動方法出現故障，返回太陽係時發現 Minerva 消失了，一個新的地球種族在太空中航行行星。“巨人”依然存在

在地球上生活了六個月，並和諧相處。但是，人類與外星技術能力的陰謀傾向的最重要結果是在地球和 Thurien 之間建立了第一次直接聯繫，繞過了 Jevlenese 和已有千年曆史的監視系統。這場婚約導致了一場對抗，揭露了耶夫林人的欺騙和陰謀，揭露了滲透者網絡，在阻止其技術進步的嘗試失敗後，他們試圖通過這些網絡顛覆現代地球。

隨後的遭遇被稱為偽戰爭。其中，

管理 Jevlenese 世界的所有通信、信息處理和其他重要功能的超級計算實體 JEVEX 被完全由計算機生成的想像力組成的虛構星際攻擊部隊滲透並擊敗。剛剛宣布成立的“聯邦”（耶夫倫人提議通過該聯盟實現他們的計劃）崩潰了，JEVEX 被關閉，耶夫倫進入試用期。Shapieron 的 Ganymeans 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和時間，需要休息一段時間以適應他們的新環境，他們被安置在 Jevlen 上負責重建工作。地球擺脫了對其動盪歷史中幾乎所有更骯髒的一面負責的腐敗因素，期待著在星際社區中佔據應有的地位。

所以，再一次，在推翻了一些舊的信念之後，剩下的  
肯定是事實，有堅實的基礎。未來可能面臨  
保證。

再也不會出錯了，現在……

## 第一章

黑暗之神尼爾魯在夜間統治天空後降臨西方，他的斗篷將他包裹在發光的紫色螺旋中。

頭頂上，創造天氣的女神卡索娜變成了黎明之星。

她女兒的三顆較小的星星，卡索尼德，在她周圍振盪 Peria、Isthucis 和 Dometer，風、雨和雲的精靈 非常接近，幾乎對齊，這意味著現在是初夏。

與曾經的璀璨夜空相比，星辰顯得稀少而微弱。

卡索納曾經反復無常，報復心強，容易劈山  
用一道閃電或一時興起的風暴來摧毀整個鄉村。然而今天，她很平靜。早晨天氣晴朗，  
第一縷曙光顯示奧雷納什外山谷盡頭的山峰在夜間後退得異常遠，城牆內的屋頂和山坡上的  
小片林地明顯按比例拉長。

夜間，諸神的麵包師格拉斯將世界揉成麵團，將所有維度向東西方向拉伸；隨著一天的過去，他會將它們壓縮回晚上的最小值。但在黎明時如此明顯的延長預示著接下來的一天平安無事。

站在 Zos 神廟所在的岩石下方，他叔叔家的一扇樓上窗戶裡，Thrax 沉思著自己，困惑和害怕，就像一個年輕人的困惑，他的世界在他接近成年時正在崩潰，並認為他是有道理的它的。

可是這幾天，大家都很迷茫，也很害怕。舊方法不再奏效，舊智慧也沒有答案。祭司祈禱，先知懇求，人們加倍獻祭。但是力流減弱了，生命力也減弱了。沒有跡像出現；神諭保持沉默。當眾神死去時，他們的星星也熄滅了。

一些人認為一場偉大的戰爭已經在天空中展開，新的神靈出現了  
打敗了舊的，不同的法律正在形成以統治世界。

神秘主義者談到他們看到了一個他們稱之為 Hyperia 的更高領域，超越了日常存在的層面，在那裡永恆的寧靜統治著，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司空見慣。

也許，一些更有希望的人認為，舊法律的廢除預示著他們的世界將過渡到一個由在外面的世界瞥見的新法律統治的階段。他們進行了實驗

前所未聞的準備方式，努力掌握陌生的概念和不熟悉的概念。

“堅持住，瑟克斯。我認為這裡需要更多的發揮。” Thrax 的叔叔 Dalgren 在他的地下室車間的石板上戳了戳這個裝置，並調整了一個夾具。“也許這對面也是。”

它基本上由兩對腿組成，每對腿在垂直滑道的排列中一條一條地放在另一條腿後面，允許任何一條腿突出到另一條腿下方。此外，無論哪一對被舉起，都可以沿著水平導軌縱向移動，並相對於下部以不同的位移下降。

每條腿都有一個搖桿形式的腳，一端由金屬移動器傾斜，它對大多數類型的岩石“無動於衷”並且很容易在它們上面滑動，而另一端則由 frictite 水晶製成，在進入時會結合接觸。自然界的一個事實是，所有材料都或多或少地彼此具有親和力，這決定了它們被吸引或排斥的強度。因此，根據搖桿的位置，腳會抓住表面或被擊退。整件事是試圖人為地模仿動物腿部運動的滑動-種植-提升-滑動，例如 drodhz。

以前從來沒有人有過這樣的想法。手推車和其他車輛總是被移動式滑輪或類似的東西拖著走。見過 Hyperia 的神秘主義者講述了無法描述的神奇裝置，它們能夠執行超乎想像的複雜動作。他們甚至談到了旋轉的結構。

“那裡。現在就試試吧，Thrax，”Dalgren 一邊說一邊後退。

Thrax 推動了從組件中伸出的一根操作桿。儘管一對腿仍然固定在長凳上，另一條腿抬起，向前滑動半個腿距，然後下降到一個新的位置。然後搖桿機構開始工作，鎖定了前進的腿，並釋放了那對保持靜止的腿。隨著 Thrax 再次拉回激活桿，最後的一對腿依次移過其他腿，並重新錨定自己以完成循環。

“是的，成功了！”達爾格倫驚呼道。“繼續！”

Thrax 緩慢地來回移動桿數次，然後這個裝置在石板上搖搖晃晃地走著。然而，當它接近邊緣時，它的動作變得越來越僵硬和緩慢，Thrax 不得不更用力地推動桿子以保持它移動。“它開始堵塞了，”他說。“我能感覺到。”

“唔。”達爾格倫彎腰凝視水平導軌。“啊哈，是的，我想我明白為什麼了。主要指南正在膨脹並開始堵塞。”他嘆了口氣，

在凳子上坐下。“我不確定我們如何繞過它。它可能需要一個額外的補償襯墊。”

每個解決的問題似乎都引入了新的並發症。他們一大早就調整了裝置以使其正確運行，但隨著世界在格拉克的揉捏下從東向西縮小，裝置的尺寸也發生了變化。不自覺地，Thrax 開始在心里為 Grath 寫一篇祈禱文。然後他檢查了自己，想起那些是舊方法，如果要理解新方法，就必須堅決擱置一旁。與此同時，他對自己多年的條件反射如此蔑視，內心感到一陣不適。

彷彿在回應他的疑惑，門口傳來了責備的聲音。

“巫師！褻瀆！這些東西屬於更高的境界。在 Waroth 的世界裡，它們不應該被干涉。這就是權力失敗的原因。就像你放棄信仰一樣，眾神也在放棄我們。”

這是 Keyalo，Dalgren 和 Thrax 的姨媽 Yonel 的養子。他比 Thrax 大兩歲，自從 Thrax 自己的家人消失後，他就對 Thrax 闖入家庭感到不滿，因為 Vandros，血液如光明之河般流淌的黑社會神，通過在一個湖中吞噬五個村莊來懲罰 Dertelians。火。

“沒有人能確定這一點，Keyalo，”Dalgren 回答道。他的聲音很乾脆。Keyalo 從未對被接納表示感謝，而且無論哪種方式，他們兩個之間都沒有什麼好感。他居然下到地下室，說明他是來惹事的。

“道士知道！”柯亞洛反駁道。“眾神正在考驗我們。和我們都將被那些否認他們的人的失敗所審判，比如你。”

“安撫眾神，激怒眾神……”達爾格倫搖了搖頭。“我開始懷疑這一切都在腦海中。世界按照自己的規則運行，我們認為它們影響的都是我們的想像。什麼時候有人

“

曾經 -

科亞洛毫無預兆地向前邁出一步，像法師施放火弩箭一樣伸出一隻手臂，指向石板上的機械裝置。他的指尖有一瞬間腫脹，發出淡淡的光。一般人都能做到。然後又恢復正常，沒有放電。Keyalo 憤怒地註視著它，並感到驚訝和失望。

或許他曾認為，一個集中的信念和意志的時刻會引神眷顧他。

Keyalo 的問題是他很懶惰。他和弟子們、明師們在一起，有時參加儀式，偶爾甚至參加一些課程；但他永遠無法集中注意力和自律。

進入其中一個命令，培養成高手。可能這就是他如此嫉妒 Thrax 的原因，他知道 Thrax 有潛力。但在 Keyalo 的眼中，Thrax 不僅濫用了他的能力，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將其誤用於異端。

“我們很忙，”達爾格倫用緊張的聲音說。“你的話在這裡浪費了，凱亞洛。放過我們吧。”

“正是像你這樣的人給我們所有人帶來了毀滅，”Keyalo 嘶嘶聲。然後，他氣得臉色煞白，轉身離開了房間。

達爾格倫接過桿子，靜靜地走回裝置穿過石板而心情清爽。“他們說 Hyperia 中有可以推動自己的裝置，”他心不在焉地低聲說。

“想像一下，Thrax，一輛沒有 drodhz 的戰車。我想知道什麼形式的推進力可以移動它？

“他們說也有會飛的裝置，”Thrax 指出，他的聲音表明這種想法顯然是不可能的。“這些故事隨著講述和復述而變得誇張。”

但達爾格倫的表情仍然很嚴肅。“但為什麼不呢？”他問。“它只是涉及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事物：與其倉促得出它行不通的結論，不如嘗試說它行得通，如果……你只需要睜開眼睛看看這個世界是充滿了推動自己的動物和飛行的生物。如果我們可以讓其他物體做它們做的任何事情，那麼它們為什麼不能以同樣的方式表現呢？”

Thrax 點點頭，但他的表情仍然不服氣。“當我看到一輛沒有倉鼠的馬車時，也許我會相信，”他說。“你知道，叔叔，如果你接下來開始談論旋轉的物體，我不會感到驚訝。”

達爾格倫鬆開魚竿，直起身子。“旋轉物體？”他重複道。“現在你開始幻想了。我什至無法想像如何開始。”

Thrax 凝視著透過地下室頂部可見的那片天空窗戶。“是同樣的預言家在講述他們，”他指出。

“沒錯。但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只能存在於亥伯利亞的東西了。我們的動物證明，至少物體推動自身和物體飛行的概念在 Waroth 中是可能的。有先例。但我們沒有你所說的先例。如果可能的話，太空本身一定與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知道的不同。而且完全超出了我的思考能力。”

Thrax 繼續盯著窗戶。“另一個宇宙，超越我們最瘋狂的想像，”他遙遠地說。

“我想我現在知道如何補償每日收縮，”Dalgren 喃喃自語，將注意力轉回到機械裝置上。

“物體旋轉的地方……”Thrax 如夢似幻地繼續說道，更多的是自言自語。

“然後我們將不得不考慮讓它轉彎。”  
“還有奇怪的生物居住。”  
“我們需要在頂部再放兩張幻燈片。”  
“他們會是什麼樣的存在？”

## 第二章

維克多·亨特 (Victor Hunt) 博士關閉了啟動電路，停在車庫外車道上的 GM Husky 地面機動車的渦輪發動機啟動了。當亨特用螺絲刀輕輕打開節氣門時，音高升高，然後穩定在平穩、令人滿意的嗚鳴聲中。他穩穩地站著，用詢問的眼光看著他的鄰居 Jerry Santello，Jerry Santello 在敞開的引擎蓋的另一邊，敲著按鈕，看著連接到車輛驅動處理器的便攜式測試單元的屏幕。

“看起來好多了，維克。嘗試將其調高幾圈……現在開槍幾次……是的，我認為我們已經破解了它。”

“怠速燃燒怎麼樣？”亨特把渦輪機調低到雜音，同時傑里檢查了面板；然後亨特稍微加快了速度，並重複了幾次這個過程。

“很好，”傑瑞宣布。“我想就是這樣了。它必須是均衡器。關閉現在放下，我們喝啤酒吧。”

“這聽起來像是我今天聽到的更好的想法之一。”亨特將閥門完全向後轉動，操作了一個切斷裝置，發動機熄火了。

傑里拔掉了測試線，測試線又自動卷回了盒子裡。他關門了打開蓋子，把他們用過的工具收集起來，放回盒子裡。“你們英國人怎麼樣？對不對，你喝熱的？我應該把它放在炊具裡還是什麼的？”

“哦，不要相信他們告訴你的一切，傑瑞。”

傑瑞看起來鬆了一口氣。“所以正常就好了？”

“當然。”

“等我從裡面拿幾個。我們可以坐在這裡曬曬太陽。”

“更好。”

而傑里黝黑、留著鬍子的身材，穿著沙灘短褲和海軍藍運動衫，令人難以置信地沿著公寓一側假山兩側的淺而彎曲的台階往上走，亨特繞過哈士奇犬的前部，將更多物品扔進工具箱。然後他在傑瑞車道和他車道隔開的牆下的一個長滿草的小丘上坐下，從襯衫口袋裡掏出一包溫斯頓牌的。

在他周圍，Redfern Canyons 的其他公寓單元聚集在舒適、綠樹成蔭的隱居地，位於梯田斜坡上，被從中央山谷攀登的陡峭峽谷隔開。主山谷有一條公共通道

沿著一條小溪奔跑，這條小溪不時地變寬成陰涼的水池，水池的邊緣是岩石架子和懸垂物。雖然這個名字在華盛頓特區中心以北不到十幾英里的馬里蘭州中部有點勉強，而且偽加州輪廓的做作不言而喻，但總的來說，它已經完成得很愉快。效果奏效了。在聯合國太空軍遠程任務船狹窄的微型金屬城市和木衛三甲烷陰霾下的冰原基地度過了幾個月之後，亨特沒有抱怨。

雷德芬峽谷的景色讓他想起了幾天前與他接洽的意大利城市開發公司的兩位董事，他點上一根煙，吐出一口氣，微微一笑。

Ganymean 的“引力”技術 能夠像熟悉的電磁效應一樣輕鬆地產生、操縱和打開和關閉引力場 能否以某種方式被設計到一塊山區，他們想知道，以使其重力平坦的方式？這個想法是在提供多洛米蒂山脈所有視覺美感的地方創造高收入棲息地，甚至整個鄉鎮，但又像憲法花園一樣容易四處走走。巧妙，亨特承認。

和典型的人類適應能力。

距人類首次接觸智慧生物還不到一年

外星人並將他們帶回地球；似乎這還不夠，星際外星文化的發現，以及地球的開放，承諾與它建立永久關係，從那以後還不到一半的時間，所有的承諾都預示著難以想像的收穫人類知識和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最大的單一動盪。整個科學大廈可能會倒塌，必須重新建造；每一個哲學洞見都可能被連根拔起。但只有當人們認為自己看到了賺一兩塊錢的方法時，他們才會受到嚴重影響。亨特想，人類恢復一切如常的敏捷性永遠不會停止讓他感到驚訝。Ganymeans 經常對同一件事感到驚奇。

傑里帶著六罐庫爾斯、一大袋薯片和一桶洋蔥味蘸醬從屋子裡慢悠悠地回來。他坐在亨特躺著的河岸腳下的一塊岩石上，遞給他一個罐頭。“我以為你們應該熱著喝，”他又說了一遍。

“英國啤酒更重，”亨特說。“如果太冷，你就會失去味道。它是

在室溫下更好，僅此而已 在酒吧里，這意味著地窖溫度，通常比酒吧低一點。  
沒有人真正加熱它。”

“哦。”

“而更輕的啤酒，更接近你的，他們更喜歡冷藏，只是  
像你所做地。所以我們畢竟不是那麼陌生。”

“無論如何，很高興知道。最近我們這裡出現的外星人已經夠多了。”傑瑞打開自己的罐頭，仰頭喝了一口；然後他用手背擦了擦鬍子。“該死，我跟你說什麼？你一定厭倦了人們問起他們。”

“有時，傑瑞。這取決於人。”

“我在 Silver Spring 認識一對夫婦，老朋友，和這個大約五歲的孩子在一起。上次我去那裡的時候，他想知道澳大利亞人來自哪個星球。”

“什麼星球？”

傑瑞點點頭。“是的，看看：澳大利亞人。這是他聽到的方式。他想他們必須來自其他地方。”

“哦，我明白了。”亨特咧嘴一笑。“聰明的孩子。”

“三十多年來，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孩子們還沒有成年人刻在他們腦海中的車轍。  
他們天生合乎邏輯。必須教導歪曲的思想。”

“不過，在你所在的地區，這種方式行不通。科學？對嗎？傑瑞說。

“哦，不要相信那個神話。如果有的話，那就更糟了。在任何新事物發生之前，你總是必須等待一代根深蒂固的權威消亡。這不像是您業務中的革命。至少在政治上你可以自己排除障礙，推動事情發展。”

“但至少你總是知道你找到了工作，”傑瑞指出。

“我想它有那一面，”亨特同意道。

儘管傑里仍然是中央情報局在蘭利的正式僱員，但他已經延長休假三個月。隨著蘇聯與西方殘餘的競爭轉變為經濟競爭，以及核技術的全球發展結束了發達國家對石油資源豐富的中世紀獨裁國家和酋長國的依賴，世界一直在努力解決二十世紀遺留下來的政治荒謬甚至在第一次接觸 Ganymean 之前就已存在。這足以讓事情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它只涉及一船時間擋淺的外星人。但是在與 Thuriens 會面之後，緊接著那件事之後，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的十年會發生什麼。然而，幾乎沒有人懷疑人類事務領域中幾乎沒有什麼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雖然，我不知道……有了所有那些新世界，你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可能會發現什麼，”亨特說。“Ganymean 無法競爭的是你的業務，不是我的。如果我是你，我不會想馬上交出我的徽章。”

傑里似乎不服氣，又拿了一份草稿，但沒有什麼可以解決的。“希望你是對的，”他回答道。停頓了一下，他繼續說。“所以我猜這一切都讓你在戈達德很忙，嗯？我聽到你在白天和晚上的所有時間來來去去。”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Hunt 同意道。他輕輕哼了一聲。“有趣的是，在上個世紀初，正是科學家們在談論交出他們的徽章。至少有一半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什麼值得發現的東西了。所以也許你可以從中振作起來。”

“你和過去幾週一直在軌道上運行的那個東西混在一起了嗎？”傑瑞問。“我在新聞上看到，那裡有一群人在戈達德。”一艘巨大的 Thurien 太空船，被人族命名為 Vishnu，以能夠兩步穿越宇宙的印度教神靈的名字命名，目前正在訪問地球，它已率領代表團與各個國家、機構、公司和其他組織的代表會面隨著兩種文化之間交易範圍的擴大，出於各種目的。

“是的，我和他們中的一些人談過，”亨特點點頭說。

“你在那裡做什麼？”傑瑞好奇的問道。

亨特吸了口煙，凝視著外面的中央山谷。綠色的梯田斜坡。當一輛汽車在不遠處的道路上轉彎時，金屬青銅色的光芒短暫地出現了。“我曾經在休斯敦的 UNSA 的 Navcomms 部門工作。這就是我繼續執行木星五號任務的方式。所以我從一開始就去了 Ganymede，和 Ganymean 混在一起。”

“好的。”傑瑞點點頭。

“好吧，現在與 Thurien 的事情都在發生，我們需要弄清楚的一件事是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科學中獲得什麼意義，以及我們自己的科學有多少需要扔進垃圾桶。UNSA 把我調到戈達德，領導一個正在調查其中某些部分的團隊。”

“他們做的事情就像在星星之間旅行和改造整個行星？”傑里想了一會兒。“這可能會讓人毛骨悚然。”

亨特點點頭。“他們在太空中建造了發電廠，每天將八個月球質量的物質轉化為能量，並立即將其傳送到你需要的任何地方。

它，光年之外。有時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來自古老修道院的抄寫員，試圖解開 IBM 內部發生的事情。”

“你剛搬到這裡的時候，不是有一個女人有時會來看望你嗎？”傑瑞問。“有點紅頭髮，不難看……”

亨特點點頭。“那就對了。琳。”

“我和她談過一兩次。說她也是從休斯頓搬來的。那麼她也在 UNSA 嗎？

“正確的。”

“最近沒見過她。”

亨特用他拿著的罐子做了一個模糊的手勢，然後把香煙放在他在工具箱裡找到的錫蓋上。“她大學時代的舊情人不知從哪裡冒出來，接下來我知道這很嚴重，他們結婚了。他們現在在德國結束了。她仍在聯合國安全局工作，與歐洲方面協調一些項目。”

“就這樣，嗯？”

“哦，這樣也好，傑里。她一直在向我發送馴化信號一段時間的方式。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真的不是你的場景，是嗎？”

“不……請注意，傑里，可能是一個很棒的機構。但我認為我還沒有為一個機構做好準備。”

傑里似乎更自在了，彷彿回到了他所理解的地面上。他舉起他的啤酒。“我會為此乾杯的。”

“沒試過？”亨特問道。

“一次。這就夠了。

“完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傑瑞拉著臉。“哦，不，沒有不幸福的婚姻這回事。他們都很幸福。你只需要看看結婚照。這是之後的共同生活。”他把空罐子揉成一團扔進紙箱，然後又拿出一個，撕開標籤，舒服地靠在椅背上，直到他半躺在岩石後面的一棵樹上。

亨特在長滿草的河岸上伸了個懶腰，雙手抱在腦後。“無論如何，現在的生活是充實而令人興奮的。我不需要任何那種並發症。一個完整的外星文明。一場科學革命。需要集中註意力的深奧事物。”

“你需要所有的時間，”傑瑞鄭重地同意。“不能分心。”

“說實話，生活從未如此簡單和令人振奮。”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亨特躺在陽光下閉上了眼睛。“哦，你不用擔心

關於那個。所有的並發症現在都在三千英里之外的德國，而這正是我打算將它們保存的地方。”

聽到汽車停下的聲音，他睜開眼睛，重新坐了起來。  
一兩分鐘前他瞥見的那輛金屬青銅汽車已經駛上通道，停在兩套公寓的車道匯合處的大門外。這是一輛外觀新穎的標致進口車，線條流暢，但深棕色的內飾和裝飾恰到好處地克制著它，使其與自命不凡區分開來。

駕駛它的女人也是如此。她三十出頭到五十出頭，一頭烏黑的頭髮勾勒出一張張開的臉，高高的臉頰，微微噘著嘴，形狀優美，下巴圓圓的，尖尖的，鼻子挺直的，剛好上翹到足以增添一絲暗示頑皮的。她穿著一件剪裁整齊的無袖海軍藍連衣裙，白色方領，曬黑的手臂搭在敞開的窗台上，手上戴著淺銀手鐲。

“嗨，”她說。她的聲音輕鬆自然。她微微偏頭，指了指傑瑞的哈士奇犬仍敞著的兜帽。“既然你放鬆了，我想你已經修好了。”

傑瑞從樹上掙脫出來，直起身子。“是的。現在好了。  
呃……我們能幫你嗎？”

她的眼睛明亮而有活力，透著深邃而睿智的氣質，給人的印像是一眼就看穿了現場所有值得注意的東西。她的目光在兩人身上一閃而過，坦率而好奇，卻絲毫沒有媚惑的意思。她的舉止既不過分自信，也不過分防禦，既不冒犯他人，也不帶歉意，或者刻意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只是，簡單而令人耳目一新，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應該能夠彼此相處的方式。

“我認為我來對地方了，”她說。“底部的標誌說  
這裡只有這兩個地方。我在找亨特博士。

## 第三章

耶夫倫星球擁有富含氯化物和氯酸鹽的海洋。這些分子通過循環風和氣流在高空找到它們的路徑，在那裡它們很容易被太陽解離，太陽比地球的太陽更藍、更熱，因此在紫外線中更活躍。這種機制在高層大氣中維持了大量的氯原子，導致黃綠色的天空被黃綠色的太陽照亮。大氣中的氮含量也很高，放電電壓相對較低，增加了幾乎持續不斷的電活動背景，以彌散的橙紅色條紋和流光的形式出現。

五萬年前，在密涅瓦毀滅後，Thurien Ganymean 在這裡安置了原始人類蘭比亞分支的倖存者，當時 Cerian 分支選擇返回地球。

此後，Jevlenese 獲得了 Thurien 技術的所有好處，並被允許分享通過 Thurien 科學獲得的知識。Thuriens 欣然授予他們完全平等的權利和地位，Jevlen 及時成為了 Jevlenes 控制世界的準自治系統的中心。

正如 Thuriens 所見，由 Lunarians 的掠奪性起源導致的錯誤世界觀是導致他們走向密涅瓦大屠殺的缺陷的原因。與其說是資源的有限可用性導致人類為之爭鬥，不如說是大多數人族傳統智慧所認為的那樣；相反，為任何事情而戰的本能導致的結論是，所爭奪的東西必須是值得的，換句話說，是有價值的，因此是稀缺的。

但是，一旦月球人吸收了伽尼米亞人的理解，即宇宙的資源在任何重要的意義上都是無限的，所有這一切都會改變。不受限制地融入 Thurien 文化並獲得它必須提供的所有恩惠，將減輕侵略，減輕不安全感和恐懼，遏制統治和征服的衝動，並在他們的位置建立一個建立在感恩欣賞基礎上的良性、同質的社會。像 Thuriens 一樣，從匱乏、懷疑和苦差事中解脫出來，Jevlenese 將釋放潛藏在他們內心的品質，就像種子中等待表達的潛力一樣。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束縛，也不再受限於一顆星球所能提供的東西，他們將以千種生活方式向外輻射，遍布多個世界，完成已經開始的向上奮鬥。

很久以前在地球的原始海洋中，然後成為他們能夠做到的一切。

至少，那是 Thuriens 想像的樣子。

但在所有這些千年裡，Thuriens 對人類了解得更少

比來自古代密涅瓦的 Ganymean 科學任務船 Shapieron 的前指揮官 Garuth 在地球上六個月的任期還要多。

因為自尊只能賺取，不能給予。依賴滋生了不足和怨恨的感覺。結果是冷漠、嫉妒、暴躁和仇恨。

控制了 Jevlenese 事務的更有野心的少數人撒謊、策劃並最終控制了 Thuriens 建立的監視地球發展的監視行動。他們在建立秘密軍事能力的同時秘密干預以保持地球落後，並且幾乎成功地實施了一項能夠使他們推翻 Thuriens 的計劃。儘管 Thurien 技術在挫敗 Jevlenese 方面不可或缺，但真正挽救局勢的是 Thuriens 決定與地球人直接接觸。當 Shapieron 來自地球的故事與 Jevlenese 版本相矛盾時，因此涉及其他能夠工作的思想在可比的曲折深度。

但是，大多數耶夫林人的處境與那些奮起掌權的少數人的處境截然不同。對他們來說，在 Thurien 的指導下成長起來的社會變成了一個保護性的孵化器，將他們包裹起來，直到死去。被慷慨壓抑到他們所做或不做的任何事情都無法改變他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他們將對自己事務的控制權交給了不可逾越的無名管理員和他們的計算機，要么陷入昏睡，要么逃脫，進入扮演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的角色的空洞的社會儀式，或者陷入錯覺。

在集體名稱 JEVEX 下 處理和網絡整體

為 Jevlenese 控制的世界系統服務。計算機運行工廠和農場、採礦和加工、製造、分銷、運輸和通信，以及所有監控以跟蹤正在發生的事情。JEVEX 保留記錄，儲備倉庫，安排維修；它指揮建造工廠、維修機器、運送雜貨和拖運垃圾的機器人。它創造了人們逃離不再需要他們成為人的系統的夢想。

而且，Thurien 和 Terran 領導人在結束了自稱的 Jevlenese Federation 的為期三天的 Pseudowar 之後得出結論，這才是問題所在。JEVEX 以更大、更強大的 Thurien 複合體 VISAR 為藍本，它在裝備 JEVEX 的同時令人欽佩地迎合了

Ganymean 的氣質和需求，並沒有滿足人類尋求挑戰和競爭的衝動。

所以，想法已經過去了，補救這種情況的關鍵是暫時關閉除 JEVEX 的基本服務以外的所有服務。通過強迫耶夫倫人負責他們自己的事務 同時讓他們減少惡作劇的機會 他們會刺激他們學習再次成為人。來自 Shapieron 的 Ganymeans 勇敢地同意監督和管理康復計劃及其試用期的去計算機化。

加魯斯現在才開始意識到他們承擔的責任。

他和希洛欣坐在一起，希洛欣是一位女性加尼美人，她曾是該任務的負責人科學家，在他位於 Jevlen 行星管理中心的辦公室裡，Jevlene 當地政府的前總部位於一個叫做 Shiban 的城市。

一道身影懸浮在他們面前，彷彿懸在房間的半空中。它是從 Barusi 傳輸的，Barusi 是位於 Jevlen 南部大陸之一海岸數千英里外的另一座城市，其中心組成的三座塔樓聳立在淡綠色的天空中超過一英里。但加魯斯和希洛欣所看到的場景卻是一片單調，建築破舊，大部分機器閒置。許多民眾搬進了城市郊區的棚戶區，在那裡，他們不得不恢復到更簡單的日常生活，更容易組織起來。即使是像收集和準備食物這樣的行為，結果也可能出乎意料當脫離完全自動化、自適應的環境時，就會變得複雜。

從 Ganymean 省長和他的市政中心拍攝的景色

負責 Barusi 區的工作人員俯視著層層疊疊的 Sammet 廣場。數千名耶夫林人從一條通往城市東部的大道湧入，增加了整個下午聚集在那裡的相當數量的人。幾乎所有的人都設法穿上了紫色的衣服，當他們進入時，在遊行隊伍中間隔開的樂隊來到最前面，聚集在帶有紅色背景上黑色圓圈紫色螺旋裝置的橫幅後面。

所有活動的焦點是在面向廣場的台階上的演講者講台後面等待的人物，背後是一個巨大的懸掛標誌，上面有紫色螺旋。樂隊的聲音一停止，他就開始長篇大論。他的名字叫阿尤薩。他身穿深藍色束腰外衣，披著紫色斗篷，濃密的黑眉毛和短短的鬍鬚使他的臉顯得凶狠而緊張，他一邊用腦袋猛烈地擺動著腦袋，一邊朝人群來回晃動。說話，用突兀的語調打斷他的話

呼籲的手勢和經常用拳頭擊打另一隻手掌。他放大後的聲音在一片熱切的面孔中迴響，持續爆發出贊同的咆哮。

“不是我們相信加尼米斯人嗎？難道不是我們信任他們並與他們一起穿越光年的太空，願意加入他們的文化並學習他們的方式嗎？是地球人拒絕了他們的提議，選擇了走自己的路。”一個停頓，用吸引人的目光向左和向右看，在關鍵時刻戲劇性地壓低了聲音。“也許 Cerians 甚至在早期就看到了比我們相信的更多。”突然上升到高潮。“背叛的不是他們！”

憤怒的呼喊；拳頭的顫抖。說話者瞪著眼睛等著，直到噪音平息。

“我再說一遍，背叛！有一個協議，一個莊嚴的盟約，我們不僅在一百年裡，甚至在幾個世紀裡，而且在幾千年裡都在遵守！”他指的是 Thuriens 家族委託給 Jevlenese 的對發展中地球的監視。

“我們忠實地履行了職責。我們履行了義務。”又一次停頓。

隨著緊張局勢的加劇，幾乎可以聽到期望。然後，爆炸性的釋放：“Ganymean 打破了那個盟約！”

雷鳴般的掌聲，展開的橫幅，揮舞著向上的手。

在圖像一側的前景中，從 Barusi Civic Center 內部觀看，又站著幾個 Ganymean：棱角分明、灰色調、身高 8 英尺的人，與拱形的人類頭蓋骨相比，頭部變長、變窄，並且突出頭骨在後面拉長的下臉。離得最近的一個名叫蒙查爾，他轉過身來看著從希班注視著的兩個加尼米斯人。Monchar 是 Garuth 領導的 Shapieron 任務的副指揮官。

“但他完全是在歪曲事實！”蒙查爾提出抗議。“是的，最後圖里恩人直接與地球開啟了對話。但那隻是在他們知道事實與耶夫林人告訴他們的事情相矛盾之後。幾個世紀以來，耶夫林人一直在撒謊。他們有系統地偽造報告！”

“圖里恩人早在他們想到質疑任何事情之前就已經被出賣了，”其他加尼米斯人之一說。

蒙查爾用手臂示意外面的人群。“但是底下的那些人都知道這一切。他們已經知道了事實。他們怎麼會對他告訴他們的話做出這樣的反應？難道他們根本就沒有批判的能力嗎？”

“我認為我們距離理解人類的視覺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聽聽他們想聽什麼，”另一個 Ganymean 回答道。 “事實不會影響它。”

下方，阿尤莎怒吼道：“但僅僅保持惡意是不夠的。他們通過攔截 Shapieron 並在它離開地球後偷偷帶到 Thurien 來欺騙我們，然後通過詭計壓倒我們。”

“但他們會毀掉 Shapieron！”蒙查爾驚呼道，驚呆了。

“如果不是圖里恩斯，我們早就被殺了。”他轉身再次看著加魯斯。“我們該怎麼辦？他們把過去改成他們認為應該的樣子，然後記住它已經發生了。

他們分不清他們的神話和現實。”

在加魯斯旁邊，希洛欣搖了搖頭。即使在認識他們一年後，她仍然對這些奇怪的、粉紅色的、棕色的、黃色的和黑色的、好鬥的外來矮人的政治感到困惑。“但他們也是人，”她說。“我們在地球上的時候就認識了很多人。他們可能很興奮，我同意，但他們並非不理性。我們知道。”

“他們可以接受或不接受適合他們的理由，”Monchar 說。

在廣場上，阿育莎大喊：“現在他們利用由他們自己的詭計作為將這種外來統治強加於我們的藉口，侵犯了我們最基本的權利：任何人決定自己事務的權利。他們試圖告訴我們，沒有他們我們將無法運作。但在 JEVEX 被撤回之前，我們運作良好。誰撤回了 JEVEX？他們自己做的！所以這整個情況不是一直以來都與地球人一起計劃和設計的，因為他們——他們違背了他們的盟約；欺騙和背叛的人；他們使用詭計來強加自己。他們將耶夫林聯邦視為威脅……因為我們威脅過的任何事情而造成威脅？不！因為我們做了什麼？不！但因為我們除了存在之外沒有犯下其他罪行！”

就在這時，人群一側的一群人突然扯下了他們的紫色衣服，拿出了他們隱藏在身上的綠色腰帶，開始揮舞著，他們開始唱起歌來。一些離得最近的穿紫色衣服的人開始推擠他們並抓住腰帶。

排在廣場兩旁的巴魯西警察小隊涉水沖進了事發地點，一場混戰爆發了。

石板中，加魯斯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一幕。Shapieron 在地球上的時候，他曾在舊的 Terran 新聞電影中看到過這樣的場景，最近，在接受他現在的任命後，他在很多場合看到過這樣的場景，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導，如何處理那些已經發生的情況。在耶夫倫出現。但他不知所措……相信耶夫林警察和市政當局來處理這件事沒有任何答案。人類

儘管他們可能是，但很明顯他們的忠誠充其量是不冷不熱的。無論如何，主動性並不是他們的強項之一。

“那裡，”Monchar 宣布，看著。“看，開始了。我不明白。他們能這麼不理智嗎？它能給任何人帶來什麼好處？”

隨著動蕩的蔓延，加魯斯注視著，然後轉向希洛欣。“如果這種事情開始在耶夫倫爆發，人們會受到傷害，”他低聲說。“也許被殺了。我們無法應對。它需要一種不同的回應。”

他的意思是武力或者必要時能夠訴諸武力的可信威脅。這意味著用人族軍事佔領取代 Ganymean，因為 Ganymean 在心理上不適合應用這種解決方案。Garuth 不喜歡它，就像他的同類一樣。但足夠多的歷史表明，一旦人類開始橫行，這是遏制人類的唯一方法。

希洛欣默默地想了想。“假設這不僅僅是非理性？”她最後說。“假設這正是某人想要的？”

“誰？這肯定不符合任何耶夫林人的利益，”Garuth 回答道。

“我不認為一半的 Jevlenese 能夠知道他們的利益，”Shilohin 說。

“JPC 在提議時拒絕了這樣的政策，”Garuth 指出。

“現在一些人族成員正在敦促他們改變主意。”

由 Thuriens 和 Terrans 組成的聯合政策委員會已經成立，在 Pseudowar 和 Jevlenese Federation 崩潰後成立，以製定 Garuth 試圖實施的計劃。

當時，一些 Terran 代表，特別是來自西方的代表，已經預測到現在出現的那種問題，並提議在 Jevlen 建立一支 Terran 安全部隊，以便 Garuth 能夠召集。然而，JPC 因一時的興奮而興奮，並被 Thuriens 的理想所左右，因此拒絕了這個建議。Garuth 開始擔心，如果現在爆發的那種示威活動變得足夠失控，JPC 將不會像最初提議的那樣僅僅安裝一支輔助部隊來補充 Ganymean 的存在，而是會命令完全取代 Ganymean.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他們所有試圖理解 Jevlenese 問題的工作可能都會白費，就在他們似乎正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時。因為 Garuth 相信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在 Jevlenese 的情況下，不僅僅是冷漠和現實。由於對 JEVEX 的過度依賴而導致的退縮。更嚴重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且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關於 JEVEX 的某些事情一直讓 Jevlenese 發瘋。

Garuth 疲倦地倒在椅子上。“幸運的是，我們在地球上的政界確實有一些朋友，”他說。“也許我們可以從他們那裡了解發生了什麼。”

“我不太確定我們應該去的是他們的政治人物，”  
希洛欣用遙遠的聲音回答。

“不？”

希洛欣搖了搖頭。“他們的事情太複雜了，我們誰也不明白。我更多的是在想一個我們知道可以與之交流和信任的人。事實上，他是我們遇到的最早的人族之一。”

Garuth 坐回原處，臉上若有所思，眼睛突然被一道光照射  
質疑的光芒似乎在問為什麼他沒有早點想到這個主意。“你是說直接？我們只是忘記了‘適當的渠道’和其間的所有公務嗎？”

希洛欣聳了聳肩。“為什麼不？這就是他會做的。”  
“嗯……而且他確實更了解他們……”Garuth想了想，然後看著 Shilohin 哑嘴一笑。這是她第一次看到他笑了一整天。

“正如你自己所說，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人們可能會開始被殺，”她說。  
“我們不想冒險。”

“當然不是。”Garuth 略微提高了聲音，對著  
Shapieron 內置計算機控制智能。“佐拉克。”  
“指揮官？”

隨著 JEVEX 暫停，ZORAC 已耦合到行星網絡以監控其運行並提供與 Thuriens 的 VISAR 系統的連接。

“立即為我們連接到 Earthnet 的頻道，”Garuth 指示道。

## 第四章

她的名字叫吉娜·馬林。她來自西雅圖，她寫書。

“哪一種？”亨特問道。“我可能讀過什麼？”

吉娜拉著臉。“要是你知道作家聽到這個問題有多累就好了。”

他毫無歉意地聳聳肩。“這是自然而然的。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不是任何你會知道的家喻戶曉的大片，”她告訴他

坦率地。然後她嘆了口氣。“我想我習慣於陷入那些有爭議的事情，無論你採取什麼路線都會讓別人不高興。”她盡量不讓自己聽起來很懊悔。“如果你想受歡迎，偏袒一方可能不是明智之舉。”她聳聳肩。“但正是這些讓生活變得有趣。

亨特微微一笑。“難道沒有一句德國諺語說人們更喜歡流行的神話到不受歡迎的真相？

“正確的。你明白了。確切地。”

他們坐在他公寓的休息室裡喝咖啡，她坐在落地窗邊的沙發上，他躺在壁爐旁的皮革躺椅上。

他的躺椅旁邊是雜亂的表面，用作桌子、肘部距離的書架、早餐吧和工作台，用於部分拆卸的設計和製造奇特的設備，他告訴她這是來自 Ganymean 重力通信調製器的內部。房間的其餘部分是隨和的單身漢的隨意組合，混合了理論科學家工作場所的裝飾。一張鑲框的亨特照片與幾個咧嘴笑的同事和一群 Ganymeans 在 Shapieron 的背景前擺姿勢，被支撐在四英尺高的牆屏的框架頂部，顯示某種三維波的等高線圖功能；一件粗花呢夾克、領帶和浴袍一起掛在衣帽間的掛鉤上，掛鉤固定在一組超載書架的末端；貝多芬交響樂譜的複製品貼在牆上，旁邊是懸掛在一堆美國物理學會期刊上方的節目單幾英尺處。

“所以，你從事不受歡迎的事業，”亨特說。“不完全是牛群的生物，我認為它。”

吉娜輕輕搖了搖頭，免得誤會。

“別誤會我的意思。這不是我故意做的事情，只是為了與眾不同或類似的事情。只是我對看似的東西感興趣

重要。她停頓了一下。“當你開始不厭其煩地了解一些事情時，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事情往往根本不是‘人盡皆知’的方式。但是一旦你深入了解它，你就必須按照你所看到的真實情況去做。”

亨特抿了抿嘴唇。“為什麼要擔心？人們要攜帶無論如何，相信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不想要真相；他們想要確定性。你不會改變的。為什麼要兩頭燒掉你的生命呢？”

她回應了一個短暫的、順從的點頭。“我知道。我不想改變任何人。這對我來說更重要，真的。你必須忠於自己。我只是好奇這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如果結果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樣，那就太糟糕了。他們也不會改變現實。”

亨特舉起咖啡杯，越過杯沿打量著她。至少她不是開始使用他經常聽到的標準朗誦之一，講述人們如何合理化他們與世界的矛盾。如果她不合適，她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並且對自己完全放心。不管是什麼話題把她帶到這裡來的，他決定他有時間也願意傾聽。

幾秒鐘後他說：“也許你做錯了工作。你是開始聽起來好像你應該成為一名科學家。”

“你的意思是，找出客觀現實到底是什麼？科學家就是這麼做的，對吧？”她頑皮地揚起眉毛，舌頭在她的臉頰上輕輕地舔舐，這足以讓她不再懷疑。

“好吧……好吧，無論如何，他們應該這樣做。”

吉娜假裝驚訝地睜大了眼睛。“哦，但他們有。你只需要看課本。”

亨特咧嘴一笑。他喜歡這樣的公司。“我以為我們在談論現實，”他說。

“但這不是你做的嗎？”吉娜故作鎮定地問道。

“揭開真相？”

“我當然是了。每個科學家都知道他與眾不同。”

“所以你知道外面到底是什麼嗎？”

“當然。”

吉娜(Gina)挪動著雙腿，向前坐下，用手托著下巴，凝視著他在一出迷人的戲中。“那你繼續說吧。外面到底有什麼？

“光子。”

“而已？”

亨特把手掌向上翻。“這就是物理學能告訴你的全部。一切在那裡減少了光子與神經末梢原子的相互作用。

而已。沒有別的了。只需揮動任何標有量子數的數據包即可。”

“不太令人興奮，”吉娜評論道。

“你確實問了。”

“那麼我看到的這個有趣世界的其他部分呢？”

“你還看到了什麼？”

她聳了聳肩，含糊地做了個手勢。“捲心菜和國王。  
海洋和山脈，顏色和形狀。有人在的地方，做有意義的事。這一切都是從哪裡來的？”

“關係的湧現特性在越來越複雜的層次結構中逐漸出現在更高的層次上，”他告訴她，並不真的期望她能從中得到太多。

“神經結構，”她補充說，招架了他。“我在腦海中創造它。”

亨特揚起眉毛，點頭致意。“還有什麼地方？我們已經就外界的一切達成一致。”

“就像可能寫成的每一本書都是從相同的二十六個字母表。我們認為我們感知到的品質並不存在於符號中。這些符號只是一個編碼系統，用於觸發一生中寫入我們神經系統的內容。”

“你有主意了。有時我覺得我們中的任何兩個人人都能感知到任何相似的東西，這真是太神奇了。”

“我並不總是那麼確定我們這樣做了，”吉娜回答道。

“從你的角度來看也無妨。如果我們對所有事情的看法都是一樣的，那麼你就不會有任何有爭議的東西可寫了。”他停了下來。“我並不完全覺得這一切都是特別新鮮的。”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對事情很好奇。無論如何，作家們讀了很多書。這是強迫性的。他們寫作的真正原因是，這給了他們進行研究的藉口。”

足夠的擊劍，亨特決定。她堅持了自己的立場，沒有採取防禦措施，也沒有把事情變成一場決鬥。他起身，把杯子和他的早餐盤一起拿到廚房。“那麼你寫了什麼讓私刑暴徒從木製品中尖叫出來？”他一邊往洗碗機裡裝東西，一邊回頭問道。

在休息室裡，吉娜從沙發上站起來，轉身研究窗外的景色。  
圖片窗口。她的個子偏高，身材勻稱，身材勻稱，很適合穿海軍藍連衣裙。

“好吧，我前一段時間做過一個關於地球衛士和無增長的大堂，”她頭也不回地說道。“你和那件事有很大關係嗎？”

“不是很多。我以為他們幾年前就走了……不管怎樣，不是嗎  
Thuriens 幾乎把他們永遠從水里吹出來了？”

“我是在 Thuriens 出現之前寫的。”

“好的。那末日大隊這次又是什麼來頭？”

“哦，我們向太陽系擴張。數字也在增長

速度快，資源耗盡。地球將無法養活不受限制的太空人口，而地球外的替代方案要  
么不充分，要么不切實際，等等，等等。”

亨特將咖啡倒進兩個新杯子裡。“如果我們對那批東西太過關注，我們仍然會  
為我們的孫子們保留燧石來製作斧頭。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

“問題是，很多重要的人確實會關注他們。他們是塑造其他人想法的人。”

“嗯，我想你會發現一切都在改變。”

“但看看這需要什麼，”她說。“是的，現在終於，世界開始  
意識到通過所有有意義的措施，人口增長是情況好轉的標誌。”當亨特端著杯子回到  
休息室時，她轉過身。“每個人都有兩隻手和一張嘴，對吧？人們生產的比他們消  
費的多。”

“我有一位來自約克郡的祖母，她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應該總是多聽多說。  
“這就是為什麼上帝給了你兩隻耳朵和一張嘴，小伙子。”

吉娜疑惑地皺著眉看著他。“你是想告訴我什麼嗎？”

“不。你剛才的話讓我想起了它。有 他放下杯子時突然 亨特中斷了  
抬頭看著她。“等一下。是你寫了那本書 關於人是寶貴的嗎？”

“人，無價之人，”吉娜點頭確認道。“你讀過它嗎？”

“不是全部。曾經與我共事的人向我展示了其中的一些內容 關於在過去幾個世  
紀中幾乎所有自然資源的實際成本是如何下降的，不是嗎？”

“這是商品變得越來越豐富而不是越來越稀缺的跡象。”

“以及諸如預期壽命延長和嬰兒死亡率下降等因素加起來如何使環境變得更  
好，而不是更糟。是的，我記得。”

亨特點點頭，更加感興趣地看著她。“你還犯了什麼異端邪說？”

“哦……20世紀的核武器是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和最終裁軍之間至少  
發生四次的主要因素。換句話說，原子彈和五角大樓可能比青黴素挽救了更多的生命。”

“俄羅斯人或多或少承認了這一點，”亨特評論道。“它排除了大戰作為一種選擇，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

“但是有多少公眾知道他們承認了呢？大多數人仍然認為是和平示威者乾的。”

亨特點點頭。“那會在左舷樑上激起幾波浪潮。關於什麼船的右舷？你在那裡也掀起了風暴嗎？

“哦，是的……通過暗示性對青少年來說可能比宗教更好，而且毒品不是問題。你知道通常是黃金時段的家庭時光。”

“這樣就可以了，夠了。你一直很忙。”亨特本人似乎對她所說的一切都感到很自在。他在躺椅上坐下，身體向後靠去，十指交叉放在腦後。“但你永遠不會成為百萬富翁。”

“反正我沒注意到。”

亨特點點頭示意外面的大致方向，她的標致汽車就停在那裡。“從表面上看，還算不錯，”他說。

“租來的。”

“啊。”

“從機場。”

“所以你只是來訪。”

“正確的。”

“你住在哪裡？”

“在馬多克斯鎮東邊的一家小旅館。”

“嗯。”亨特靜靜地看著她幾秒鐘，讓初步的談話淡出背景。“那麼，”他終於說道，“既然你來了，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

“我想要寫一本新書，需要一些幫助。”吉娜從窗戶後退，但沒有坐回沙發上，而是穿過休息室轉身，雙臂交叉，靠在放著通訊終端的桌子上。“關於耶夫林人。你是為數不多的原始來源之一，據我所知，你是一個非常開放和平易近人的來源。所以我正在接近。”

亨特已經猜到會是那樣的事情。她的直接關於它令人耳目一新。公眾已經被流行的材料所淹沒，其中大部分是二手信息和瘋狂的猜測，被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人匆匆忙忙地炒作。編造看似合理但未經證實的理由，說明為什麼有人不喜歡或不同意的任何歷史人物都是耶夫林特工

成為流行媒體中的一種遊戲。

“那裡有一些可怕的東西，”他同意道，期待著她的話。

“人們被告知各種各樣的廢話。所以你決定去找一開始就在的人。”他點點頭，表示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反駁的地方。

但是吉娜搖了搖頭。她回到之前坐過的椅子坐下。“不，不完全是這樣。我對他們沒有被告知的一些事情更感興趣。”

亨特用手指撫了撫鼻翼，好奇地看著她。

“繼續。”

“讓我們確保我的背景是正確的。”

“好的。”

“耶夫林人和我們是同一個人類物種，是同一個祖先的後裔，對吧？”

亨特點點頭。“月球人，是的。”

“但耶夫倫的文明更為先進，這並不奇怪，因為它是在圖里恩斯的羽翼下成長起來的。地球上早期的殖民地幾乎被消滅，又回到了野蠻狀態。”

“是的，”亨特說，再次點頭。

吉娜身體前傾。“但在這一切發生之前，密涅瓦上的月球文明也迅速發現了科學，並且比我們更快地達到了高級階段，沒有任何蓋尼米斯的幫助。我們沒有這樣做的原因是耶夫林人通過滲透特工傳播非理性的信仰體係並組織基於迷信和非理性的邪教來阻礙地球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花了 2000 年才從歐幾里德到牛頓。”

“這讓月球人接近 200 人，”亨特說。

吉娜的聲音帶著一種好奇的、更疏遠的語氣。“想想看……以前從來沒有人認為荷馬是一位科普作家。《伊利亞特》本可以是真實的，真實記錄人類與外星種族的接觸。以赫西奧德對宇宙起源的描述為例。首先是混沌：只有黑暗、空曠的空間和原始元素。然後 Gaea，地球與生命的融合，以及天王星，滿天繁星，從 Eros 中誕生，Eros 是使萬物聚集在一起的吸引力。用那些術語表達，它確實很有趣地接近真實的東西，不是嗎？”

“你一直在做一些功課，”亨特低聲說。

“不斷降臨並干預特洛伊戰爭的眾神可能

實際上已經存在。也許聖經中的奇蹟真的發生了，而維利科夫斯基畢竟是有道理的。魔術的想法和

超自然在這裡如此根深蒂固？有一段時間，它真的很管用。”

亨特想知道她要去哪裡。到目前為止，她所說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眾所周知的。

她等了片刻，然後輕輕甩了甩手。“猜測歷史上的哪些人物可能是耶夫林的挑釁者，也可能不是，這些天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消遣方式。但我想看到的是一些人們沒有談論的顯而易見的候選人。”

亨特盯著她看了一會兒，確定自己跟了上去，然後點了點頭。它不是一個完全逃避他的想法。“天哪，”他喃喃自語。

“可能吧。但可能不是。我的猜測是他在另一邊。”

亨特的意思並不是要回答她隱含的問題；這只是他對扳手前景的反應，他可以看到她把她扔進各地珍愛的信仰體系的作品中，追溯到幾千年前，並形成了整個文化基礎。簡而言之，她的推斷威脅到幾乎所有傳統主義和基於它的權威體系都會被摧毀。亨特不想猜測這可能會激起的憤怒和不太可能的隊伍關閉。也許他一直在避免自己去想這件事，因為他已經無意識地瞥見了其中的含義。

“我，啊……我現在明白你所說的進入有爭議的話題是什麼意思了。在那裡你總是會惹惱別人，”他乾巴巴地說。

“但你必須承認它變得有趣了。想像一下，從歐幾里德到牛頓應該需要幾百年的時間。如果 Jevlenese 讓我們獨自一人，你認為事情會怎樣？也許牛頓會制定相對論。詹姆斯·瓦特本可以發明核反應堆。萊特兄弟可能駕駛過第一艘星際飛船。但相反，我們進入了黑暗時代。”

亨特正用好奇的表情盯著她。他討論過這樣的與同事的可能性經常足夠，但他們是專家，通過自己的圈子聯繫在一起。吉娜獨立地得出了結論。

她正要繼續說下去，下一個來自comnet終端的呼叫音響起被她打斷了。“對不起，”亨特說，從躺椅上站起來，走過來接電話。吉娜站起來，讓到一邊。屏幕啟動，顯示出兩張略長的灰色面孔的頭肩視圖，深藍色的眼睛、大瞳孔和及頸的深色頭髮。只有去年一直處於昏迷或隱居狀態的人才能認出他們是 Ganymean。

“你好，維克，”男性說。他的嘴巴動作不同步聲音，具有自然的人類語調。Ganymean 在深處說話，

無法忠實再現人類語言的喉音。亨特很熟悉這個聲音，因為它是 ZORAC 作為翻譯合成的聲音。

“加魯斯。很高興見到你，”他回答道。“還有希洛欣。”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雌性承認道。

好奇的吉娜轉過身來靠近亨特，這使她進入鏡頭角度。“哦，我沒想到你有客人，”Garuth 說。“我應該問的。”

“別擔心。這是吉娜，我的一個朋友。她寫書。吉娜，見見 Garuth 和 Shilohin。”

吉娜一時不知所措，但很快回過神來。“你好。我，呃，我不每天都要這樣做。”兩個加尼米斯人照例點頭致意。

由於各種原因，目前地球上的各個地方都有許多 Ganymean，Hunt 猜測 Gina 假設屏幕上的兩張臉就是其中之一。儘管 VISAR 管理的 Thurien 通信網絡已擴展到地球已不是什麼秘密，但只有少數選定地點（例如戈達德）與該網絡有連接。吉娜（Gina）幾乎不會想到，亨特（Hunt）可能會為自己爭取私人住宅的擴建部分。不過他並沒有多提，而是隨口問道：“那麼，傑夫倫最近怎麼樣了？”

一隻手在加魯斯的臉前一閃而過。“事實上，不太好。這就是我們打電話的原因。我們需要一些幫助來解決這裡出現的問題。”

“哦真的嗎？”亨特說。“什麼樣的。”吉娜用手撫過額頭的突然動作讓他移開了視線。

“等一下，”吉娜低聲說。

“請稍等一下好嗎？”亨特對加魯斯說道。

“但是當然。我們闖入了。”

亨特詢問地看著吉娜，他的臉上露出一種被迫的天真無邪的表情。她搖了搖頭，好像要清除它。

“你是說耶夫倫嗎？”她問。

“是的。Garuth 是 Shapieron 的指揮官。Shilohin 是首席科學家。”

“那些人在耶夫倫 現在？”

“當然，”亨特說，保持著漫不經心的神情。“這就是 Shapieron 所在的地方。”

吉娜坐在沙發扶手上，困惑地搖著頭。“這個不是真的。我認識這個人一個小時了。電話響了，是另一個星系的外星人打來的？接下來發生什麼？”

“哦，留下來，我們會發現的，”亨特高興地回答。“誰知道？如果你在此期間沒有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或者被流放到冥王星或其他地方，那可能是一本新書的開始。”

## 第五章

Thuriens 是一個非常理性、不愛爭吵的種族，對他們來說，一個以相互合作為基礎的社會的好處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太多思考，更不用說爭論了。因此，Thurien 政府機構是一個適度的、以服務為導向的事務，主要涉及解決爭端和分歧，以及管理相對較少的職能，這些職能最好委託給公共機構。它當然與向個人投射權力、執行與其他人無關的政策或賦予少數人決定多數人被迫如何生活的權利毫無關係。

在沒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概念的情況下，他們在密涅瓦毀滅後的一段時間內在耶夫倫建立了相同的系統 或者在許多人族看來沒有建立一個系統。因此，耶夫林社會並沒有產生作為地球社會進化過程中激烈的權力鬥爭和意識形態衝突的必然結果的威權制度，而是發展成為一種受保護的無政府狀態，無限期地保證無限的商品和產品，以及完全沒有威脅。

因此，生存作為個人或集體行為的塑造者從未發揮過任何重要作用；因此，人類生存最終賴以生存的理性幾乎沒有得到綻放的動力。

多年來，許多流行的政治和準宗教邪教已經來到在傑夫倫蓬勃發展。他們通過迎合個人的需要來發現一些目的並在一個無風險、非結構化的社會中確認他們的身份，並吸引那些不加批判的人對特殊信仰的迷戀。其中最大和最激進的組織之一稱自己為光軸。它的標誌是一個綠色的新月。這位領袖的真名是尤伯琉斯，與負責短命聯邦的前政權關係密切，並以拯救者的公眾頭銜命名。

Deliverer 的追隨者數以百萬計。他們的信仰是一種信念打開潛在的、神秘的人類力量的關鍵在於超級計算機 JEVEX。因此，他們對 Ganymean 關閉 JEVEX 的憤慨不僅源於物質匱乏或對鼓勵依賴的政治策略的恐懼，還源於他們認為這是對他們信仰的迫害。

連接 Thurien 網絡系統 (JEVEX 和 VISAR)的最常用方法之一是直接耦合到

用戶的神經中樞，繞過正常的感覺器官。 Deliverer 教導的中心教條是，人類心理的內部過程與更遙遠的超級計算複雜性之間的緊密耦合相互作用可以將思想解鎖到現實的新維度。

如此受到刺激，信徒將能夠征服時間和空間的終極範圍。他會在其存在的所有維度上了解他虛飾的自我，並獲得它們所包含的力量。

所有令人興奮的東西。追隨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他而言，這是很明顯，拯救者 Eubeleus 對 JEVEX 懷有極大的敬畏和崇敬，對其近乎狂熱的能力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念。

但這種忠誠確實是意料之中的：他相信自己是 JEVEX 的肉體延伸。

加魯斯打電話給亨特後的第二天，優比琉斯會見了一個名叫格雷維茨的人。後者的圍牆別墅和莊園位於一個被稱為 Cerberan 的森林山谷中，該山谷位於距離 Shiban 市不遠的山丘之間。 Grevetz 是當地 Jevlenese 犯罪集團的地區老大，該集團一直在充分利用 JEVEX 撤出帶來的需求激增所創造的新黑市機會。和他們在一起的是格雷維茨的一名中尉，西里奧，他負責在希班的一部分開展行動。

Eubeleus 有影響力，因為他的追隨者人數轉化為大量的現金流入，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以及在需要的時候，有保證的投票率，以增加對街頭言論和說服的實際壓力。但他給 Grevetz 的組織帶來的最大好處是對 JEVEX 本身服務的需求。因為雖然 JEVEX 的主要操作功能已經暫停，但剩餘的核心功能仍在運行，以支持某些維護和內務管理功能，以及監控故障和維持系統完整性；此外，Thurien 分析人員正在探索幾個世紀以來積累的部分記錄，以努力揭示 Jevlenese 到底在做什麼。通過存在於地球通信網絡某處的連接，Eubeleus 可以提供對 JEVEX 核心系統的訪問。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是怎麼做到的。

“我是那個被賦予了遠見的人，”Eubeleus 告訴另外兩個在別墅後方的帶灌木叢的露台上。“我的思想深深觸動了 JEVEX 的靈魂。我知道必須要發生的事情。準備好的設計已經向我透露。這就是為什麼當我說這個人是超出你目前對事物的認識範圍的力量的工具時，你必須更加仔細地聽我的話。一個障礙

必須被移除 ”優比琉斯從他面前拿起一塊假想的石頭，扔到一邊。“ 從小路上。”

他身材瘦削但骨架大，身材高大，一頭黃頭髮  
蜷縮在他的脖子後面，還有一雙銳利的藍眼睛，信徒們認為這是超自然力量在他身上運作的表現。他的鬍子刮得很乾淨，這對耶夫林的邪教大師和神秘主義者來說是不尋常的，但這樣展現的面容也許更引人注目。它包括傾斜的顴骨和凹陷的特徵，這些特徵體現了彈性緊縮；一個筆直的、沒有偏差的鼻子給了他一條線，沿著這條線可以堅定不移地向下看低等生物；靈活、富有表現力的嘴巴和堅硬、尖細的下巴，固執地排成一條直線，從未感到需要質疑或知道自我懷疑的痛苦。他穿著一件寬鬆的兩件式橙色外衣，翻領上有綠色新月圖案，上面披著一件綠色斗篷。他說話時的舉止非常專橫，是一種演說，即使是在私下里也是如此，他用誇張的身體姿勢和揮舞的手和手指強調了他聲音洪亮的措辭。

但是 Grevetz 和 Scirio 已經習慣了那些認為他是計算機的步行擴展的人，他們的反應是冷漠的。

Eubeleus 憤怒的對像是 Grevetz 和 Scirio 坐在桌子上的一份文件。這是希班警察局副局長奧巴因向總部設在行星管理中心的加尼米亞行政首腦加魯斯報告的，關於在傑夫倫地區和其他地方發現的非法進入 JEVEX 的設施。它直接報告了他們，沒有淡化事情。如果當局開始採取嚴肅的行動，這種過度熱心可能會使軸心國失去很多追隨者。更不用說讓格雷維茨從他自己的客戶那裡損失很多收入了。一個有用的副警察局長應該知道這一點。還有一些 Eubeleus 選擇不透露的長期計劃，這些計劃更為重要，而且可能會受到更多干擾。

風險是無法忍受的。

“那如果我們真的擺脫了他呢？”格雷維茨問道。“你有沒有特別想接手的人？”

“你準備了誰？”優貝琉斯反擊。

格雷維茨看著西里奧。“這些天我們付給 Langerif 多少錢？”

“足夠。它一定要是。無論如何，這是第二次削減。”

“我們會選擇 Langerif，”Grevetz 告訴 Eubeleus。

送貨員點點頭。“我將讓我的消息來源檢查他的記錄。

如果證明令人滿意，在正確的地方說一句話就可以確保他的任命。”

他在斗篷下伸出一隻手臂，彷彿在驅除邪惡，並移動了幾下

脚步遠去。“那我可以把更直接的方面交給你嗎？”他說，轉身盯著格雷維茨。

Grevetz 看著桌子對面的 Scirio。“他在你的地盤上。認為你可以給奧巴因市民安排個方便的意外什麼的？”

“這需要考慮一下。他喜歡小心。”

“我可以安排一些關於這座城市的適當的干擾，”Eubeleus 提議。“一個動盪不安的背景，各種不太可能和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

“這是那種能讓他走出去的事情，”Grevetz 表示同意。

Scirio 揉著下巴點了點頭。“就像我說的，讓我從幾個角度。我認為我們應該能夠想出一些辦法。”

## 第六章

從辦公桌後面的窗戶可以看到古銅色玻璃辦公大樓、混凝土實驗大樓和聯合國太  
空臂戈達德太空中心綠樹成蔭的大道。在它前面的辦公桌上，一個身材魁梧、面孔粗獷、頭髮  
剪得很短的鋼灰色頭髮用手指在皮革桌面上敲了一個紋身。“他們想要什麼？”UNSA 最近  
成立的高級科學部主任 Gregg Caldwell 用他沙啞的男低音聲音要求。

Thurien 接觸使人類向太空擴張的所有計劃變得毫無意義，就在這些計劃最終開始形成為  
整個種族的共同努力時。UNSA 承認保留形式毫無意義，連其官僚都無法否認現在沒有任何意  
義，因此取消了大部分以前的組織結構，為新的挑戰掃清障礙。這包括結束考德威爾的前航海和  
通信部門，該部門與變化的環境的相關性與木星任務艦之一指揮甲板上的星盤一樣重要。考德  
威爾搬到華盛頓成立了一個新部門，負責在可行和可取的情況下將盡可能多的外星技術吸收到  
地球的太空計劃中，而亨特也和他一起搬到了華盛頓，成為副主任。

亨特坐在一排電池前的皮革軟墊安樂椅上接聽電話。  
對面牆上的顯示屏。考德威爾一直喜歡大窗戶和很多屏幕。他在休斯敦 Navcomms 總部  
的舊辦公室也是按照同樣的方式裝修的。

“Garuth 意識到，當他同意接管 Jevlen 時，他是貪多嚼不爛。坦率地說，Gregg 這首  
先是個愚蠢的想法。Ganymean 並非天生就是行星霸主。當 Calazar 和 Thuriens 的其他  
成員提出這個建議時，我們本應該更加堅定地採取行動。

當時我們倆都不高興。”

考德威爾聳聳肩。那個時候的浮躁，每個人的判斷力都受到了影響。現在對此無能為力。  
“如果你從不射擊任何東西，你就不會錯過，”他回答道。“他們和耶夫林人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對我們來說特別奇怪：內亂和騷動。但在 Ganymean 看來，這沒有任何意  
義。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它的不合邏輯。”

“他們仍然不知道如何讓人們表現正常，嗯？”

“我不確定他們會不會完全。”

“我們在談論什麼樣的不合邏輯？給我具體的。”

亨特瞬間攤開雙手。“哦，讓 JEVEX 關閉意味著如果沒有 Ganymean 的幫助，Jevlenese 就無法運作。至少，他們中的一些人是這麼說的。因此，這種情況相當於強迫征服，侵犯了他們的自決權。然後是標準的恐怖分子台詞：如果我們因為不喜歡而最終自相殘殺，那將是你的責任。”

“Ganymeans 買哪個，對吧？”

“他們相信，但他們不理解。”

“聽起來皮帶好像繞錯了，好吧，”考德威爾同意道。

“是的……但讓事情變得更糟的是從 JEVEX 中解脫出來的戒斷症狀，似乎每個人都低估了這一點。Garuth 說那裡的 headworld 瘾君子的數量很流行。你不得不承認，這是逃避現實的極致。人們可以大範圍地投入其中。即使是 Thuriens 也承認他們有時會遇到問題。但就 Jevlenese 而言，一半的人口不知道如何應對。他們已經習慣於完全地、不加批判地接受，這使得他們完全受不了任何有信息要輸入他們頭腦中的人。”

“唔。”考德威爾又敲了敲桌子一會兒。“我認為聯合國派了一群社會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去那裡，他們應該知道如何處理這類事情。他們怎麼不處理呢？”

亨特做了一個你知道的手勢。“他們是失業的社會工程師，正在尋找新的地方來應用他們的理論，因為這裡的人們正在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期望政府為他們做所有事情。顯然，專家們正在製作大量報告和統計數據，但當發生任何嚴重的事情時，他們會前往掩護並將其交給防暴警察。”

“那加魯斯為什麼要來找我們？我們的業務是 Ganymean 物理學，而不是 Jevlenese 心理學。”考德威爾已經很清楚其中的原因；他只是想聽亨特朗讀它。

“他擔心如果事情變得更糟並且 JPC 開始恐慌，他可能退出並由人族軍事管理機構取代。他們在那裡投入了大量的工作，Gregg。”

考德威爾點點頭。“Garuth 不想看到這一切都白費，”他猜測道，“他節省了亨特拼寫出來的需要。“就在他們可能即將看到一些結果的時候？”

“那個 還有更多。”亨特簡單地做了個手勢。 “他聽起來好像  
他認為他們即將發現一些重要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讓 Jevlenese 搞砸了 而不僅僅  
是他們只是 JEVEX 捲心菜。  
但是，如果設立一個類似 Blimp 上校式的理事會，就會破壞查明真相的任何機會。”亨特在  
考德威爾問之前搖了搖頭。 “他沒有透露更多細節。”

考德威爾在說話前停頓的時間比自然時間長了一點 剛好足以讓他的問題比問  
題的表面價值更通俗易懂。 “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

按理說，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根據所有正式規則和分界線，這與 Advanced Sciences  
無關。 Hunt 知道，Caldwell 知道，他們倆都知道 Garuth 也知道。該部門與兩個政治半球  
的許多有影響力的人物都有密切的工作關係，而且這種情況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友好的詞來將  
此事提交給他們。

但正如亨特沒有說的那樣，考德威爾明白，現實中還有更多。這是老朋友上訪，不能就此  
罷手。  
嚴格來說，在朱庇特與 Garuth 和 Ganymean 的第一次相遇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然而，  
當場的 UNSA 科學家們已經毫無困難地達成了共識，而地球上的專業外交官仍在商議協議並  
爭論優先權的競爭。這就是亨特以他的方式提出這件事的原因。考德威爾非常善於創造性地  
解釋他的權威條款。

正確地說，即使在 Ganymean 出現之前，在 Lunarian 之謎首次浮出水面時捲入其中也不  
應該是 Navcomms 的事。

亨特揉了揉下巴，做出了一種適合權衡的表情  
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你知道，這裡可能有很多利害關係，格雷格……當你想到它的時  
候。我們未來的整個關係都表明自己是一種反覆無常、喜怒無常的外來文化。即使有最好的  
意圖，錯誤的人也可能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我也這麼認為，”考德威爾鄭重地點點頭表示同意。  
亨特在椅子上換了個姿勢，重新把腿交叉到另一個方向。 “現在不是用未經嘗試的程序  
冒險的時候。經過測試的方法會更安全，即使有點……不規則？”

“應該謹慎行事，”考德威爾肯定地說。  
“這不會違反任何先例。事實上，它會完全在  
根據我們現有的唯一先例。”  
“確切地。”

亨特斷斷續續地想知道考德威爾是否晉升到華盛頓  
可能意味著開始慢慢僵化為專職管理員的角色，以及幫助人類穿越太陽系的活力的減  
弱。但當他回頭凝視桌子對面時，他看到了那道帶著對挑戰的期待而來的舊光，在濃密的  
眉毛下仍然一如既往地明亮。亨特放下了偽裝。“好的。你想讓我做什麼？”

考德威爾的舉止變得公事公辦。“Garuth 說他需要幫助。所以看看你能做些什麼來  
提供幫助。你的工作是研究 Ganymean 科學。好吧，他正處於基於它的整個文明的中間。你  
會在那裡找到比我們送到這裡的廢料更多的東西。”

“那裡？”亨特眨了眨眼。“你想讓我去那裡去耶夫倫？”  
考德威爾聳聳肩。“這就是問題所在。你不會期望 Garuth 會把這個星球帶到這裡。  
昆濕奴號很快就會返回圖里恩，途中會在耶夫倫停留。我給你找個船位。”

一旦 Caldwell 做出決定，Hunt 就會像往常一樣感覺自己已經在幾秒鐘內被拋在了  
後面。“華盛頓沒有改變你，格雷格，”他順從地說。

“我知道你什麼時候好奇，我相信你的直覺。你從未失敗過  
帶著比我們希望的更好的東西回來。我派你去 Ganymede 調查一些已滅絕外星人的遺  
跡，而你帶著一船活人回來了。你去阿拉斯加會見了一艘星際飛船，發現了一個星際文明。”  
考德威爾伸出一隻手。“好的，我會再買的。

我也很好奇。”

亨特意識到，考德威爾也沒有錯過他自己的任何把戲。他已經找到了可以派出試探者探索  
其新興帝國的增長潛力的領域。是老格雷格，一如既往地投機取巧。亨特又開始了他的一項模  
糊定義的、自由放養的任務。

“你最好開始考慮你可能還需要誰，”  
考德威爾說。他幾乎設法聽起來好像亨特一直在拖著腳跟。

“嗯，我想 Chris Danchekker 首先是，尤其是如果它要  
涉及外星人心理。”

“我已經假設了。”  
“而 Duncan 一直在爭取機會在外星球上表演。我認為他  
也應該得到它。他一直做得很好。”亨特指的是他的助手鄧肯瓦特，他和他一起從休  
斯敦搬來。每當亨特離開時，鄧肯總是最終守住堡壘。

“好的。”

“克里斯可能也想帶他的一個人來。”

“我會讓你和他一起解決這個問題，”考德威爾說。

亨特向後靠了靠，用指關節揉著下唇，注視著考德威爾猶豫地。“那裡，呃……還有一件小事，”他最後說。

“哦是的？”考德威爾聽起來並不驚訝，但他全神貫注於片刻，亨特錯過了。

“我突然想到……我碰巧遇到了一位記者，他想寫一本關於歷史上一些人們沒有談論的可能的 Jevlenese 特工的書。”

“只是你想到的，”考德威爾重複道。

“嗯，有點像。”亨特在空中做了一個模糊的盤旋動作。“無論如何，傑夫倫的這項業務可以為這裡發生的事情提供很多有價值的背景。所以，如果看起來我們可能最終會捲入 Jevlenese 的情況，無論如何……

“為什麼不同時幫助記者呢？”考德威爾完成。

“嗯，是。我突然想到……”當 Hunt 終於注意到 Caldwell 沒有表現出任何跡象表明 Hunt 所說的任何內容是特別新的時，Hunt 的聲音逐漸減弱。他的舉止變得可疑，因為一種古老而熟悉的感覺再次出現。“格雷格，你在搞事情。我能聞到。這是怎麼回事？來，給。”

“不同尋常的記者，是嗎？”考德威爾漫不經心地問道。“從西雅圖，也許？令人振奮的前景：沒有按照你現在遇到的大多數人身上發現的固定意見進行編程。如果我記得的話，也很有吸引力。”看著亨特臉上的表情，他咧嘴一笑。然後他的舉止變得更加活潑，他點了點頭。“她前段時間聯繫過我，幾天前就來過這裡。”

亨特克服了驚訝，皺著眉頭打量著考德威爾。吉娜，去亨特已經看到了她直接、直率的風格，直達高層，並與考德威爾取得聯繫，詢問 UNSA 是否可以幫助她完成這本書。當亨特仔細考慮時，他明白為什麼這會帶來問題。他從自己的經驗中知道，有多少主要出版商、電視公司、一線作家和其他人正在與 UNSA 的高層管理人員一起喝酒、吃飯、推銷和哄騙，試圖從“內部”獲得對 Jevlen 故事的一角。在那種情況下，如果 UNSA 被視為對一個相對聞所未聞的自由職業者給予官方支持，就會引起無窮無盡的麻煩和騷動，而考德威爾作為一名政治家足以置身事外。但如果他願意，他可以安全地對亨特選擇私下參與的事情視而不見。

但吉娜沒有提到曾被轉介給亨特。那意味著她讓他在這件事上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選擇，沒有提到考德威爾的名字，這會暗示亨特是受到了上面的刺激。她寧願放棄這個項目，也不願訴諸高壓手段。沒有多少人會那樣做。現在他感到如釋重負，因為他把這件事帶回了考德威爾，而不是埋葬它。

“我想公司不能把它的名字放在上面，”亨特說，隨著一切變得更加清晰，他點了點頭。“但你認為她仍然應該休息一下，嗯？”

“她說的比我從天才那裡聽到的更有道理，他們以每小時一萬美元的價格在電視屏幕上表演，”考德威爾回答道。他從辦公桌的抽屜裡抽出一支雪茄。“但它還有另一面。這樣想。Garuth 所說的那種交易需要一定數量的……讓我們稱之為“自由裁量權”。當你到達那裡時，很可能會出現某些類型的違規行為可能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則不會。或者換句話說，可能需要做一些事情，一個獨立的自由職業者，尤其是是一個毫無疑問已經建立起來的那種聲譽，可能會僥倖逃脫，但一個 UNSA 部門的副主任。”考德威爾拿著雪茄指著亨特，然後把它放進嘴裡。“不能被看到做。”

換句話說，亨特的團隊有一名非官方助手，可以在 UNSA 的官方行動被排除在外的潛在政治敏感情況下提供幫助。亨特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可能會非常有用。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自從他決定將亨特送到傑夫倫以來，考德威爾在短短的時間內就想通了。

考德威爾就像一個國際象棋棋手，亨特注意到，他通過積累許多小優勢來建立自己的製勝局，這些優勢本身並不特別重要，也沒有在最終如何使用時產生任何明確的想法。就吉娜而言，他本可以簡單地告訴她他無能為力，然後將她送走。但相反，他付出了努力，幫了她一個小忙，這真的沒有讓他付出任何代價。

事實證明，回歸來得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早。

考德威爾讀到亨特準確地評估了一切，並給出了滿意的點頭。“你怎麼把東西留給她的？”他問。

“我說過我會回來的。她還在馬多克斯。我想先跟你提一下。”

“那你跟她談談，告訴她我們想把她送到 Jevlen。我們會努力

為公眾消費提供一些封面。”考德威爾朝他外面辦公室的方向揮了揮手。“Mitzi有一條通往 Vishnu 的線路。她會解決細節問題。那麼，就這樣吧，除非你現在還有別的要點。”

亨特開始站起來，然後抬頭。“你期待我來做什麼這次回來了嗎，格雷格？他問。

“我怎麼知道？”考德威爾攤開雙手，做了個鬼臉。“失落的星球，星際飛船，星際文明。那留下了什麼？接下來只能是宇宙了。”

“就這樣？你知道，你可能有我在那裡，格雷格，”亨特笑著說。“剩下的已經不多了。我應該去哪裡尋找另一個宇宙？”

考德威爾面無表情地盯著他。“我認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會再讓我感到驚訝了，”他回答道。

## 第七章

眾神已經遠離了 Waroth 的世界，他們的星星也熄滅了。隨著天空的空虛，大地也一成不變。帶來暴風雨和攪動大地的生命之流轉瞬即逝，千篇一律就像昏迷一樣籠罩在每一天和每一處地方。作物歉收；果園枯萎。吞噬船隻的海怪靠近海岸，漁民不敢離開港口。劫掠團伙四處遊蕩，掠奪和焚燒。疾病和瘟疫來了。

在奧雷納什市，國王和統治者會議召集了最高層祭司的法庭，他們從跡像中讀到，眾神拋棄人民的原因是人們允許巫師干預不適合這個世界的知識，從而背離了眾神。當人們通過放棄此類藝術並將那些有罪的人獻祭給神靈來贖罪和淨化自己時，電流和星星就會回歸。因此，巫師們被圍起來，戴上鎖鏈帶到大大會前。Thrax 的叔叔 Dalgren 也在其中。

“他們不是先知。他們沒有見過 Hyperia，”神聖的檢察官在審判中怒吼道。“但他們尋求知識，此時此地，諸神認為在 Waroth 之後的生命到來之前不宜揭開的秘密。因此，他們會抬高自己，將自己置於眾神之上。”

檢察官怒目而視。“他們說的是法律！過程被我們無法理解的奇怪的合法力量限制為可預測性。請注意，他們不是先知；但他們覺得能夠告訴我們管理 Hyperia 的規則，這是見過 Hyperia 的先知從未見過的。是不是他們，然後，我們得出結論。這些巫師，誰會說 Hyperia 會發生什麼，而不是神？

“他們的野心促使他們成為神。但是，無法擴展他們的由於他們擁有接受支持世界的混亂的複雜性的力量，巫士必須使世界足夠簡單以適應他們能夠理解的事物。他們尋求跨空間的一致性和隨時間的可預測性，保持不變的規律，使所有物體無論在何時何地被觀察到都保持不變。

“眾神賜予了他們所尋求的……現在他們讓我們看到了結果。滋生混亂的潮流正在消亡。合法性正在接管

大地，大地，也一樣，死了，被千篇一律壓垮了。因為混亂帶來變化，變化就是生命。變化就是活力。變化是不確定性，它讓善與惡競爭，讓行動有意義，讓眾神的判斷佔上風。”

他朝被告的方向刺了一根手指，分離出一道光  
散開並消失在一團不斷擴大的光輝中。“眾神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愚蠢。現在他們必須得到他們所要求的贖罪……”  
為確定判決，一歲的 uskiloy 在大會面前被拴在一個神聖的圓圈內，並受到三次祝福。  
緊接著，七位高手齊聲祈願，一道雷霆出現，轟擊法陣之內。夜色和光的漩渦聚集在神殿前的庭院上方，當閃光來臨時，烏斯基洛伊被燒毀了。因此，作出的判決是：有罪。

Dalgren 的繼子 Keyalo 認為這一判決證明了他自己從一開始就採取的不妥協立場。看到一個博取當局好感的機會，同時又能解決他怨恨和嫉妒的根源，他去找神聖檢察官的秘書抄寫員說：“達爾格倫家族的污點尚未洗淨。那裡還有一個也褻瀆教義的人，他是被詛咒的藝術的學徒。”

“你說的這個人是誰？”檢察官問他。  
“侄子，他的名字叫 Thrax。我多次看到他協助製造奇怪的裝置和進行不聖潔的儀式。而且他也談到要竊取 Hyperia 的法律並將其帶到 Waroth。”

“那麼他也應該受到指控”是回答。  
但是 Thrax 去城外諮詢了一位先知，他觸動了心靈甚至當達爾格倫被鎖在神聖檢察官的地牢裡時。  
“他有話要告訴你，Thrax，”先知宣佈道。“他看到了這片土地上的跡象，並為自己的方式悔改。事實上，Hyperia 的方式與 Hyperia 相得益彰，而 Waroth 的方式也與 Waroth 相得益彰。巫師們違背了教義，他們的無禮和驕傲給世界帶來了災難。”

“他放棄對合法性的追求了嗎？” Thrax 問道，一邊聽一邊感到困惑。  
“是的，”先知回答道。“他以堅韌和謙遜的態度接受了自己的命運。眾神的意志和生活方式確實在混亂的突發奇想中發揮作用。你有能力，Thrax。用它來學習真正的智慧。”

“他要我做什麼？”  
“重新開始。離開城市和平原。為你找一位教導的明師，向他學習真道。超越Hyperia；

它永遠無法在 Waroth 中建造。”

色拉克斯喘著粗氣。“他會讓我成為Master？”

“達爾格倫的想法如是說。”

被悔恨和新的決心所控制，Thrax 轉身背對著城市，然後，只帶上他站著的衣服，他向荒野出發了。他這樣做對他也有好處。因為就在他注視著遠處的群山時，城市的治安官正帶著一隊警衛和議會的逮捕令來到達爾格倫的家。

## 第八章

在加入 UNSA 之前 ,Hunt 是一名理論物理學家 ,受僱於 Metadyne Nucleonic Instrument Company 是位於俄勒岡州波特蘭的洲際數據與控制公司的英國子公司。當時 IDCC 的高級物理學家是一位名叫 Erwin Reutheneger 的人 ,他是匈牙利裔 ,年近八旬 ,但頭腦仍然比他四分之一年齡的大多數人更敏銳、更敏捷。

亨特記得他有一次談到他在回顧人生時感到的遺憾。事實證明 ,最重要的並不是他沒有因為對核子科學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獎 ,也不是因為他沒有在主要的學術機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系列講座 ,也不是因為他在名人堂或其他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以一種將被後代記錄的方式獲得榮譽。這是他在 1968 年在巴黎逗留期間認識的一個身材嬌小的法國哲學繫索邦大學哲學畢業生的錯失良機 ,他確信如果他當時有更好的主意 ,結果會有所不同發生了什麼事。“不要成為一個錯過機會的悲傷老人”是他的建議。“有很多回憶可以開懷大笑 即使是那些沒有按照你希望的方式發展的回憶。”

部分是因為亨特的天性 ,部分是因為他發現自己似乎總是過著非正統的生活 正如他告訴鄰居傑瑞的那樣 ,安定的家庭生活與長達一年的木星短途旅行並不相符 這很符合他自己對生活的哲學傾向。由於他的工作幾乎沒有時間讓任何創造性的機會沉澱下來 ,因此偶爾選擇將自己注入生活模式的偶然的好運就更不值得嘲笑了。

他一直發現 ,智慧是最有效的壯陽藥 ,而且由於抑制似乎不是吉娜的問題之一 ,他也懶得過分掩飾這一事實。他發現自己對她的提問方式很感興趣 ,也很想知道她的漫遊興趣還促使她探索了什麼。就她而言 ,她絲毫不掩飾自己對某個穿越太陽系並在家中接聽其他星球外星人電話的人的迷戀。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會在它自己的時間發展 ,如果它願意的話。

急於求成是最糟糕的事情 ,而且也不符合最佳品味。但是在它下定決心的時候伸出小手幫助根本不是一回事 ,亨特告訴自己。

考德威爾曾強調 ,吉娜參與傑夫倫任務必須

就外表而言，這是一件私事，與 UNSA 無關。因此，亨特推斷，他很難邀請她到戈達德來向她介紹情況。因此，當晚晚些時候，他在與考德威爾談話後打電話給馬多克斯的她，告訴她他有一些消息。他們可以稍後在某個地方聚在一起談談嗎？

“約我在這裡喝一杯如何？”她建議。“有點小，不過酒吧還行。”

“吃過了嗎？”

“還沒有。”

“好吧，我們為什麼不做一個晚上，在晚餐時談談呢？有個漂亮、安靜的小地方，我碰巧知道在鎮的那一邊。”  
“嗯。”

“我可以去那裡接你。無論如何，這真的不是為了酒吧。”

她的停頓是一種被逗樂的懷疑研究。

“當然。為什麼不？”

一個半小時後，他們隔著燭光桌談話  
頂層公寓的窗戶正對著夜間華盛頓燈火通明的塔樓。他們討論了吉娜對考德威爾的態度以及她對考德威爾回應的處理方式，亨特告訴她他將如何去耶夫倫。

“事實上，你不能選擇更好的時間出現，”他說，從他的酒杯中啜飲一盤特製的肋骨。吉娜等著，好奇地看著他的臉。他壓低了聲音。“我要讓你知道一些機密的事情。去那裡評估 Ganymean 科學可能性的這項工作基本上是盲目的，不適合我的日常工作。

真正的目的是直接了解更多關於 Garuth 與 Jevlenese 之間的問題，看看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提供幫助。這樣做的地方是在耶夫倫，而不是這裡。”

吉娜不解地皺起眉頭。“考德威爾這個人在跑什麼，一個聯合國安全局或安全機構的科學部門？”

“Shapieron 的 Ganymeans 是私人朋友，他們遇到了麻煩。這是他首先關心的問題。”

“哦。我沒有意識到他是這樣看的。我把它收回。”

“不，你是對的。本質上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他應該交出來超過。但他一直有點像一個帝國建設者。除了直接的方面之外，他無法抗拒插手 Jevlen 發生的事情的誘惑。”

“聽起來好像從休斯敦搬到華盛頓可能已經到了

他一點。

“格雷格沒事。他把事情做好了，他不會亂來。”

“好的。那你什麼時候走？”

“三天后 和昆濕奴一起。”

吉娜揚起眉毛，拿起她的杯子。“嗯，我說什麼呢？這聽起來像是一項美妙的任務。但這也意味著你有一段時間不會在身邊給我任何關於這本書的背景知識。那你為什麼說我選了個好時機？在我看來，我找不到比這更糟糕的了。”

亨特咀嚼完才回答。“出於某種原因，Jevlen 上已經有許多地球人。那裡的局勢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好吧……”吉娜緩緩說道，點了點頭卻沒有跟上。

“特別是，這項工作可能需要四處窺探並與

人們會認為從事純科學任務的科學家格格不入。這種事情會招來不受歡迎的問題。”亨特穩穩地盯著她的眼睛。“但一名記者 尤其是一位以特立獨行著稱的記者 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這是意料之中的。”

“是的，我看得出來。”

“所以正式地說，你會作為一個自由職業者在那里為你的書收集研究 但非正式地幫助我做一些我不能太明顯地插手的事情。”

吉娜花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他在說什麼。她把叉子放在盤子上，難以置信地看著他。亨特對她的困惑無恥地笑了笑。

“等一下，”她喃喃地說。“我沒聽錯吧？你在說話嗎  
關於我也去耶夫倫？三天后？是你說的嗎？”

亨特示意了一下餐廳和周圍的景象。“我打電話給你的時候說過我有消息了。這一切不只是告訴你，對不起，我要走了，我幫不上這本書。”

吉娜再次拿起她的杯子，顫抖著喝了一口。她通過了把手放在她的額頭上，茫然地搖了搖頭。當她終於開口時，她的聲音哽咽了。“你……果然是個喜歡驚喜的人。還是我一直過著隱蔽的生活？你可能不相信，但這並不是每次我被邀請出去吃飯時都會發生這種情況。”

“這都是格雷格的錯。我告訴過你他不會亂來的。”

“我收到了那個消息。”她停頓了一下。“我想你是認真的吧？”

“當然。這會成為一個非常噁心的笑話，但事實並非如此。”他注視著她的臉

幾秒鐘。“那麼，我認為這沒關係嗎？你沒有問題嗎？”

“不……我不這麼認為。”她想了想，然後坐回椅子上笑了起來，一時陶醉於接受這個提議是真實的。“只是我還是不敢相信。”

亨特舉起酒杯。“偉大的。”

吉娜和他一起默默祝酒，然後放下酒杯，再次嚴肅起來。“那麼，我該怎麼辦？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想讓我看起來像是拿著 UNSA 的薪水，我認為我不能很好地和你一起旅行。”

亨特點點頭。“那就對了。以後要是偶然碰上，那就另當別論了。”

“但是我怎麼才能坐上三天後就要離開的外星飛船呢？我應該打電話給旅行社訂票嗎？”

“將會有一輛環球航空公司的班車從范登堡出發，載有一些來自西海岸的團體。這應該給你足夠的時間回到西雅圖，帶上牙刷，整理你需要攜帶的所有筆記和其他東西。

等你加入了昆濕奴，我再碰見你。”

“我所要做的就是預訂班車的航班嗎？”

“正確的。”

吉娜看起來仍然很困惑。“但是登上 Thurien 號怎麼樣？船？我不需要某種授權場所之類的東西嗎？我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亨特咧嘴一笑。“你對 Ganymeans 還沒有感覺，是嗎？”他說。

“大多數人不會。Ganymeans 是最隨意的生物，可能在整個銀河系中。他們沒有授權、通行證、許可證、身份檢查的概念，也沒有我們強加給自己以讓生活變得困難的規則制定者所設想的任何其他麻煩，也沒有任何明確的概念，為什麼我們認為這些事情是必要的。”

“哦，生活可以如此簡單，”吉娜若有所思地嘆了口氣說。

亨特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個信封。“我只是碰巧在 UNSA 有一個號碼，可以將您連接到 Vishnu 的管理中心。簡而言之，你只是問。你的故事是，你是一個正在寫書的自由職業者，你想知道你是否可以搭便車去 Jevlen。

應該沒有問題。但如果你遇到困難，請給我打電話。”

“問？”吉娜看起來不知所措。“就這樣？他們會帶走你嗎？”

“如果他們有空間。而且不應該有任何不足。昆濕奴有二十英里長。”

“那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都認為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那麼簡單。就像你所做的那樣。”

“他們知道了怎麼辦？Thuriens 難道不需要製定一些規則嗎？

“誰知道？讓我們等著看。他們在處理不講理的人方面沒有太多經驗。”

“但他們肯定不能讓任何想去那裡的人直接入住。  
會失控的。”

“啊，你看，”亨特直截了當地說。“你去吧，像人族一樣思考，認為人們必須受到控制。一個 Ganymean 人無法想像為什麼你要把任何人拒之門外。”

他們沉默地吃了一會兒。亨特滿足於享用美食，並給吉娜時間來接受所說的話。最後她又抬頭問道：“還有誰會去？”

“好吧，我們收到的短時間內通知並不太多，”亨特回答道。“是希望也能找到一位我以前共事過的生命科學專家。他的名字叫 Chris Danchekker。”

“我讀過關於他的資料。他和你一起去了木星，對吧？”

“就是他。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 Ganymean 心理學。不過，我們實際上還沒有就此事與他接洽過。這是明天的議程。”

“他聽起來很迷人。我想見見他。”

“哦，是的，你必須見見克里斯。”

“你覺得他會去嗎？”

“希望。他最近一直沉浸在 Jevlenese 生物學中，我想他會抓住機會去那裡。它也將作為一項科學任務完成整個事情的封面。然後是我來自戈達德的助手，一個叫鄧肯瓦特的人。我們希望 Danchekker 也能讓他的一個人一起來。”

當他們開始喝咖啡和喝白蘭地時，亨特已經忘記了公事，再次發現自己正在欣賞吉娜一側臉龐上的烏黑秀發，並試圖理解她回望時眼中閃爍的神秘光芒。在她的玻璃杯邊緣。這是一種可以閱讀任何想要閱讀的內容的外觀。但到底是故意的還是別的什麼，他也說不准。

最後，他認為這種情況已經得到了幫助  
手雖然謹慎，但他還是要考慮一下。他想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加尼米亞人是否會簡單地詢問一下。

## 第九章

耶夫倫島上有幾個大型熱帶島嶼，被稱為 Galithenes。在內陸，他們大多是山區，但更寬闊的山谷和沿海平原支撐著茂密的雨林樹冠，除了微弱的暮光之外，一切都是被排除在外。在群島最北端的兩個島嶼正午的陰暗中，住著一種奇特的飛行生物，叫做安奎洛克。

大約有一隻鴿子那麼大，後腿非常發達；謙虛的、帶爪子的前肢具有基本的抓握能力，在休息時，它用它來將自己附著在垂直的表面上，比如樹幹；黑色的鱗片狀翅膀像濕瀝青一樣閃閃發光。在其基本結構上，它符合大致對應於陸生脊椎動物的 Jevlenese 動物分類的一般雙側對稱三對肢模式。

anquiloc 的臉有一個狹窄的黑色鼻子，末端鼓起，就像雙鬚鯊的鼻子變成了在紅外線中發光的器官。它的眼睛下方是兩個大的、向前的、凹陷的區域，由反射和吸收組織的混合物形成，這些組織既作為可變幾何聚焦表面產生粗略定向的光束，可以通過移動頭部來控制，並作為接收器調諧到反射。因此，它通過自己的獨立熱雷達系統導航和狩獵。

anquiloc 的主要獵物是一種小的、類似黃蜂的章魚，被稱為 chiff。chiff 擁有 IR 敏感天線，進化形成的天線在與 antiquilc 的搜索頻率相同的一般範圍內運行，這引起了兩個物種之間不斷變化的策略和反策略的不尋常競爭。chiff 在檢測到搜索信號時的第一個簡單反應是折疊它的翅膀並從光束中掉落。anquiloc 通過學習在它註冊一個 chiff 時在預期中浸入它的方法來反擊。chiff 的反應是向左傾斜它的逃逸，當 antiquilc 跟隨時，chiff 切換到右邊；當 antiquilc 變得擅長在兩個方向檢查時，chiff 的反應是爬出橫梁而不是掉下來；或者向左走，或者向右走。無論採用哪種方式，所有可能發生的變化都會按某種順序展開，然後可能會恢復到早期的形式，從而產生一種不斷變化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新的行為不斷出現，只要它們有效就會持續下去，並讓位於某些東西別的。

但是，使 antiquilc 不僅僅是“奇特”的原因還在於它使用正確的操作進行預編程以應對最新出現的問題。

從 *chiff* 的套路中逃避它。這不僅僅是一種統計效應，新生的安奎洛克擁有所有可能的行為多樣性，而且只有當時恰好“正確”的才得以倖存。

新生兒表現出與父母在受孕時所了解的最新反應模式相同的反應模式。由於這種模式根據當前的懸崖行為模式而改變，該機制代表了一個明顯的例子，即繼承了父母在生命中獲得的而不是由基因線攜帶的特徵。這與幾代人確定的原則完全矛盾。地球上的研究人員。Jevlenese 和 Ganymean 的科學家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訓練 *anquilocs* 完成某些任務，並在他們出生時將他們分開後測試他們的後代的能力，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也不是他們在探索銀河系附近區域時遇到的唯一現象。

但對於地球上的生物學家來說，這是一個違反所有規則的啟示，將他們最寶貴的一些信條拋入了混亂之中，而他們的物理學同事已經不得不接受這一點。

Christian Danchekker 教授在分子成像儀的控制面板上操作一個跟蹤球，凝視著一英尺高的全息圖，因為它在他面前的觀察空間中旋轉。他輕敲一個命令鍵，創造出一個幽靈般的微光球體，大約有一顆櫻桃那麼大，然後再次轉動追蹤球來引導球體，直到它包圍了圖像的選定部分。然後他用略微提高的聲音對著面板一側的格柵說話。

“開語音。放大十倍。”球體內部的圖像部分擴大以填充觀察空間，並將自身分解為更精細的細節。

“減少五……” Danchekker 將圖像旋轉了一些，並稍微重新定位了球體。“放大十倍……增加百分之十的對比度……關閉聲音。”

有那麼一會兒，他坐了下來，心滿意足地審視著結果，還夾雜著一絲毫不掩飾的驚奇。他個子高大，身材稀疏，禿頂，凹陷的、滿是牙齒的臉上戴著一副陳舊的金邊眼鏡，搖搖欲墜。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的助理在她等待的時候，將一組帶有大量符號註釋的神經映射圖調到一個輔助顯示屏上。

“就是它，桑迪，”Danchekker 低聲說。“鹼基序列已經改變。對代碼運行 *delta-sigma*，並將其與地圖相關聯。但我毫不猶豫地預測，現在，你會發現它嵌在那裡。是這樣的。

轉移。”

Sandy Holmes 身體前傾，研究了現在呈現的分子結構的增強部分。“這是我們之前的累積進步，”她評論道。

丹切克點點頭。“這是人們所期望的。作為博學的例程被神經系統記錄下來，印在信使身上的編碼表徵就會增加。我們實際上正在研究可轉移內存的實際應用。”

他們教會了一些從 Jevlen 帶來的 anquilocs，以適應類似於 chiff 逃避反應的 IR 返回信號的人工模式。寫入大腦循環電流配置的變化作為學習行為的永久印記，然後可以通過已建立的中性心理地形學技術進行識別和映射。

但他們正在研究的分子代表了遠遠超出熟悉的陸地生物學範圍的一步。它是在 anquiloc 神經系統的特殊細胞中產生的，並帶有對常規記憶中記錄的變化進行的化學編碼。作為信使，它將代碼傳輸到生殖細胞，在那裡它在複製時被複製到動物的遺傳控制分子中。因此，它提供了相當於可重新編程的 DNA。

Danchekker 繼續說道，“進一步進化改進的可能性這樣的能力很耐人尋味。例如，你能想像——”遠處牆邊桌子上終端的呼叫音打斷了他。“該死。去看看那個可憐的東西，好嗎，桑迪？”他喃喃自語。

女孩起身，穿過實驗室，按了一個鍵接聽電話。一張女人的臉出現在屏幕上，大概四十多歲，頭髮以主婦式的方式直扎在腦後，更顯她的歲月。她長著一張嚴肅的長臉，黑色的眼睛、高高的臉頰和一個大鼻子，用一種威嚴的嚴厲目光注視著外面。

“Danchekker 教授在嗎，福爾摩斯女士？”她的聲音尖銳但堅定，不容廢話。“我必須和他談談。”

“哦，上帝，”Danchekker 在成像儀控制台旁邊呻吟道。是女士。Mulling 是在他被任命為 Alien Life Sciences 主任時前來的私人秘書，她在他位於頂層的外部辦公室的領地打來電話，她就是從那裡管理這座大樓的。Danchekker 搖搖頭，用手瘋狂地來回擺動，表示他已經自發地從地球上蒸發了。

但是桑迪肩膀上方的背景動作只抓住了桑迪女士。穆林的注意。“啊！你在那裡，教授。預算審查

會議定於三十分鐘後在 M-6 開始。我猜你會想要提醒。”她轉動耳朵，說話時語氣中帶著一絲不以為然，這是一個嚴格分寸的私人秘書所能允許的。

Danchekker 從控制台站起來，朝終端走去，在地板的一半停了下來，好像擔心離得太近，甚至是圖像。桑迪小心翼翼地退出了視角。“山松不能對付嗎？”丹切克煩躁地問。“他了解可轉換資產、折舊率和其他類似的複雜問題。我只是一名科學家。今天早上我和他談過，他說他很樂意替代。”

“按慣例由部門主管主持季度審查，”Mulling 女士用一種像戰艦的船體裝甲一樣順從的語氣回答。“怎麼可能是習慣？”丹切克提出挑戰。“該部門是新的。該部門本身才剛剛成立六個月。”“先例源自 UNSA 公司標準程序，該程序早於新的組織結構並且沒有改變。”小姐。Mulling 的眼睛上下移動，看清了他的整個長度。“你到底在做什麼？”她在 Danchekker 可以回應之前要求。順著她的目光，他低頭看著自己的腳。那天晚上他無法避免去參加正裝晚宴，為了節省時間，他已經在實驗室外套下面穿上了晚禮服。除了他的鞋子，鞋子是白色的橡膠底帆布。

“他們看起來怎麼樣？”他反駁道。“我相信，它們通常被稱為運動鞋。”“我知道。但是你為什麼要把它們和晚禮服一起穿呢？”“當然是因為他們很舒服。”“你很難像那樣出現在共和社會晚宴上，教授。”

光線在 Danchekker 的眼鏡和牙齒上閃閃發光。“夫人，我無意這樣做。我將在離開前更換它們。要不要我從衣櫃裡拿出我的那雙漆皮鞋給你看作為證據？”

“不用了，謝謝。但這樣的組合不會恐怕適合審查會議。畢竟，副財務總監和計劃執行副總裁都會出席。”

Danchekker 站在屏幕前，似乎以某種骨瘦如柴的猛禽的姿態蹲伏著，他的實驗室外套像禿鷹的翅膀一樣掛在駝背的肩膀上，他的手指像爪子一樣捲曲在身體兩側，好像他是

即將撲向終端並將其撕成碎片。

“很好，”他承認，最後讓步了。“請您安排好議程，以及我可能需要的任何數據，讓我準備好收集？”

“我已經註意到了，”穆林女士回答道。

十分鐘後，Danchekker 衝進大樓另一邊考德威爾辦公室的門。“你必須做點什麼！”他堅持說。“這個生物不是人類。你不能把她轉移到火星基地之一或深空任務探測器嗎？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繼續我的工作。”

“好吧，也許這不再那麼重要了，”考德威爾交叉著手指說。“出現了其他問題，而且——”沒關係！丹切克猛攻。“我寧願嫁給一個蛇發女妖。保持一點點理智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可能的。”

“昨天下午我和維克談過。他可能一直在找你。

有 -

“情況很荒謬。現在我甚至被打扮檢查，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很堅定：她必須走。”

考德威爾嘆了口氣。“你看，調動她可沒那麼簡單。她在 Welland 工作了 13 年，並得到了他的個人推薦。他可能已經退休了，但他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可能會導致並發症。尤其是在這樣的的時候，當我們有各種各樣的人在尋找職業機會和新行動的一部分時。”

“我對青少年尋求注意力的滑稽動作和  
別人馬基雅維利式的空洞。如果這個女人

門開了，公關辦公室的所羅門·凱爾出現了。“哦……對不起，格雷格。  
我沒有意識到。米茲以為你是一個人。”

“我離開了幾分鐘，”外面傳來米茲的聲音。

“沒關係，索爾，”考德威爾說。“克里斯剛剛路過。有什麼急事嗎？”

“事實上，我想談的是克里斯，”凱爾說。

“我？”Danchekker 看起來很可疑。“做什麼的？”

“格里林參議員的妻子又來找我們了。這是女性的討論  
她經營的團體。我們已經答應他們參觀外星生命形式實驗室，她希望主任親自照顧他們。我猜主要是為了給她的朋友留下好印象。”凱爾聳了聳肩，伸出手掌。“我知道這很麻煩，克里斯，但格里林為我們做了很多工作，讓大學

贊助計劃通過。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不想讓像他這樣的朋友難過。也許下個月她想要一個下午？

“上帝保佑我們，”Danchekker 淒涼地呻吟著。

外面的辦公室裡響起了呼喚聲。Mitzi 接了電話，片刻之後 Mulling 女士刺耳的聲音響起。“Danchekker 教授在嗎？他有一個迫在眉睫的約會，我必須找到他。”

然後 Hunt 出現在 Mitzi 辦公桌另一側的門口，一手拿著一疊文件，另一隻手拿著一杯咖啡。“餓，請問這裡有什麼事嗎？啊哈，克里斯！只是那個男人。”

“索爾，給我們一分鐘，好嗎？”考德威爾說，同時站起來繞過辦公桌，將凱爾引回外面的辦公室，從而解除了凱爾在這件事上的任何選擇。他揮手示意 Hunt 進來，然後關上身後的門，在 Danchekker 可以再次開始說話之前舉起一隻手阻止 Danchekker。“是的，克里斯，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我們需要一個機智的解決方案，不會造成比解決問題更多的麻煩。”

Danchekker 搖了搖頭，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我正在變成一名俱樂部財務主管。我們有足夠多的理貨員和分類賬管理員可以處理這類事情。我的印像是這個機構應該致力於科學的進步。我見過更多

“

“我知道，我知道，”考德威爾點點頭，舉起一隻手說。“但是事情發生了，現在他們想讓我成為女性茶話會郊遊的導遊。這

整件事變得很鬧劇。這是一個“克里斯，閉

嘴，”亨特平靜地打斷了他的話。“委託很多。這就是導演的意義所在。無論如何，你現在沒有時間。格雷格為我們兩個人安排了一項外星任務。”

“不僅如此。”Danchekker 突然停了下來，向 Hunt 投去一個詢問的眼神。“地外？我們？”

考德威爾哼了一聲，朝亨特點點頭讓他繼續說下去。

“在耶夫倫，”亨特說。“軌道上有一艘 Thurien 飛船，它即將返回那裡很快。試想一下：整整一個星球的外星生物，就在幾光年之外。我認為生命科學的主管應該在該領域開闢新天地，不是嗎？”但很明顯，Danchekker 不需要進一步說服。他的表情充滿了狂熱，就像一個復興者透過雲層看到了光明。

幾分鐘後他們從考德威爾的辦公室出來。“我想我們要去必須想出一些其他的安排，”考德威爾對所羅門說

呼叫，誰還在等待。“克里斯將要忙於一個優先項目。”

他點點頭示意自己辦公室的門，凱爾就消失在裡面了。

Danchekker 大步走向航站樓，Mitzi 仍然抱著她。考慮周全。“啊，你在這兒，教授，”屏幕上的圖像開始了。

“審查會議”“找到

Yamumatsu 並把他帶到那裡，”Danchekker 說。他的聲音響起重生的新信心。“另外，聯繫共和會書記，向他們致歉，我將無法出席。

也許山松也願意在那裡代替我。”

有幾秒鐘，馬林女士震驚得無法回答；她從屏幕上回望著他，張大了嘴巴，就像一位剛剛聽到教皇宣布皈依無神論的院長。她搖搖晃晃地回過神來。“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不對嗎？

“錯誤的？”Danchekker 淡淡地重複了一遍。“一點也不。事實上，恰恰相反。立即生效，我將全神貫注於其他事情。Brady 來我辦公室好嗎？拿出所有的計劃、圖表、預算和其他支撐那邊牆壁的廢紙，告訴他從明天早上起他將成為代理人。我——”Danchekker 攤開雙手，做出一個漫不經心的扔掉的動作，

”應該飛了。

馬林女士看起來很困惑。“你在說什麼，Danchekker 教授？有急事要處理。”

“我沒有時間處理任何緊急事情。相反，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但是，你要去哪裡？”

“對耶夫倫。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實踐外星生命科學？”丹切克抬起一條腿，讓一隻穿著運動鞋的腳懸在屏幕上，並挑釁地搖晃著它。“很遠很遠，穆林女士。超出整個共和社會的想像範圍，超出一群參議員妻子的語言羅盤，甚至，如果你有能力理解這樣的事情，超出神聖的 UNSA 公司程序手冊的範圍。”

“耶夫倫？為什麼？你要去那裡做什麼？”

但 Danchekker 沒有在聽。Hunt 和 Mitzi 可以聽到他在敞開的門外沿著走廊慢慢走開時，他在自言自語地唱著不調調的歌。

“很遠很遠。很遠很遠……”

## 第十章

地球的物理學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很多，以適應木衛三帶來的新事實。一些影響最深遠的啟示與物質本身的基本性質有關。

正如一些地球科學家自 20 世紀末以來一直懷疑並一直在研究但沒有得出結論的那樣，事實證明，物質的永恆性只是另一種幻覺，被經典的可預測性和絕對的、普遍的時間等概念所拋棄。因為所有形式的物質都在不斷地衰變為零，儘管以地球上迄今為止可用的技術來看，其速率是無法估量的——一克水完全消失需要一百億年。

構成物質的基本粒子自發地湮滅，返回到一個超界，該超界受與我們熟悉的宇宙中運作的法則不同的法則支配。正是在任何瞬間消失的微小比例引起了質量的引力效應。

每一次湮滅事件都會產生一個微小的引力脈衝，而每秒發生的大量此類脈衝的疊加效應形成了宏觀上可感知的明顯穩定場。

因此，引力在物理學中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東西，一個靜態的效果，被動的與質量相關聯，而是與其他場現像一起作為由某種事物的變化率（在本例中為質量變化率）產生的矢量而排列。這一原理，連同人工誘導和控製過程的手段，構成了早期 Ganymean 重力工程的基礎 Shapieron 使用的驅動系統就是其應用的一個例子。

雖然聽起來很小，但這樣的消失速度在宇宙時間尺度上並不是微不足道的。之所以能留下大部分宇宙，是因為在整個空間體積中，粒子也在不斷地自發產生。與粒子湮滅引發引力的方式相反，粒子創造引發“負引力”。由於一個粒子只能從它已經存在的地方消失，所以消光在質量內部占主導地位，並在時空的局部附近引起有吸引力的曲率；但是在星系之間廣闊的空曠區域，創造的數量遠遠超過滅絕的數量，由此產生的效果是宇宙排斥。這一切都給人一種相當整潔、對稱、令人滿意的感覺。

因此，出現了一個基本粒子，它在

已知宇宙的可觀測維度，然後消失了。它從哪裡來，又回到哪裡，是地球上的科學家們從來沒有面對過的問題，甚至在夏皮隆號離開時密涅瓦上的木衛二也才剛剛開始深入研究。正是他們隨後在這個方向上的工作，為 Thuriens 提供了使他們的星際文明成為可能的技術。

粒子暫時出現的超領域與物質能量消失在黑洞中時進入的領域相同。當一個物體進入黑洞時，它就不再存在於它所處的位置，泰拉物理學家在理論上已經知道了一段時間。因此，它必須要麼在已知宇宙的其他地方；或在另一個宇宙中；或者，可以想像，在其他某個時間。邏輯不允許其他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事實證明，所有這三個都是可能的。Thuriens 已經實現並應用了前兩個；他們仍在研究和思考第三個問題。

一個帶電、快速旋轉的黑洞被壓扁成一個圓盤，最終變成了一個質量集中在邊緣的環形。在這種情況下，奇點不是作為一個無法穿透的屏蔽點存在，而是作為中心孔徑本身存在，可以軸向接近它而不會產生災難性的潮汐效應。通過對稱效應，創建這樣一個“入口”也會在正常空間的其他地方產生耦合投影，進入孔徑的物體會通過穿越後來被稱為“i-space”的空間瞬間出現。“出口”的位置取決於初始環形線圈的尺寸、自旋、方向和某些其他參數，並且可以控製到幾十光年的距離。Thuriens 就是這樣在星際間移動他們的飛船的。

位於太空中的巨大發電系統通過 i-space 引導產生環形線圈的能量，消耗來自燃燒殆盡的恆星核心的物質。然而，為了避免引起軌道擾動和所有隨之而來的干擾，端口從未投射到行星系統中，而是遠離周圍的空隙。為了在行星表面和 i-space 港口之間穿行，Thurien 飛船使用了一種更傳統的重力驅動的高級形式，這種驅動由他們的祖先在 Minerva 上開創。即便如此，一次完整的星際旅行通常以天為單位。

由於 Thurien 星際飛船也從為創建傳輸端口提供能量的同一個 i-space 配電網中汲取能量，因此它們的尺寸可能相當適中。其他人很大。大致呈球形的昆濕奴，直徑為 20 英里，中等大小。

在 Hunt 和 Danchekker 與 Caldwell 交談三天後，他們開始

一群人在馬里蘭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登上了昆濕奴的一艘女兒飛船。Hunt 的副手 Duncan Watt 如願加入了該小組，來自戈達德 Danchekker 實驗室的 Sandy Holmes 也加入了該小組。

正如亨特所預料的那樣，這一切都是簡單而非正式的事情。圖里安工作人員為他們提供軟飲料或咖啡，並邀請他們就座。每個到達的人還獲得了一個小型軟盤形式的通信設備，大約一角硬幣大小，看起來像創可貼，可以自動貼在耳朵後面。這是與 VISAR 的連接，通過在頭頂盤旋兩萬英里的母艦的中繼進行操作。通過直接耦合到佩戴者的感覺神經區域，通信器可以根據命令將看到的、聽到的或說出的內容傳達給 VISAR；在相反的方向上，它可以從 VISAR 中注入信息，佩戴者會將其體驗為聽覺和視覺。因此，它不僅提供了對飛船系統的即時訪問，還提供了與其他 Terran 的人際交流，以及通過充當翻譯的 VISAR 與 Ganymean 的交流。

“歡迎回來，”電腦熟悉的聲音說道，似乎是在說亨特的耳朵。“我想你又開始焦躁不安了。”

“你好，維薩。好吧，你似乎提供了更時尚的服務天。”Thuriens 派出進行初步接觸的第一艘船降落在阿拉斯加的一個廢棄空軍基地，為了躲避 Jevlenese 管理的監視行動，它被建造成類似於傳統的 Terran 飛機。

“我們希望讓客戶滿意，”VISAR 說。

不久之後，渡輪起飛了。不到十分鐘，就進了高聳的船體結構和一覽無餘的金屬表面的巨大組合構成了 Vishnu 的外部景觀。它進入了一個燈火通明的洞穴，裡面有突出的碼頭結構，看起來就像曼哈頓天際線站在它的一側，並停泊在另一艘由各種大小、形狀和描述的子船組成的艦隊旁邊。

Thurien 的一些工作人員帶領派對穿過入口坡道和前廳進入一個高處，寬闊的走廊從兩邊延伸出去，並被幾層有欄杆的人行道俯瞰。更多的 Thuriens 正在等待，四處散落。它似乎是連接船隻其他部分的交通樞紐區域，但到達那裡應該做什麼卻遠非顯而易見。

星艦製造了自己的內部引力，創造了“向上”、“向下”以及在任何適合目的的方向之間的過渡。其結果是走廊、豎井、相交的平面和空間的埃舍爾式混亂，以及這裡用作牆、那裡用作地板的表面，以及

其他地方彎曲以從一個轉變為另一個。之前在下面的東西可能會意外地出現在頭頂上，而沒有人有任何旋轉的感覺，並且通過這一切，Ganymean 流在定向 g 場電流的開放式輸送機豎井中被攜帶 - 就像無形的電梯在整個船上穿行方向。亨特和丹契克爾見過這種事，但周圍的其他人都停下腳步，一臉疑惑。

“好吧，克里斯，我們又來了，”亨特環顧四周說。“但這將是比上次更快的景象。”

“當我們到達那裡時也會更舒服一些，”桑迪·霍爾姆斯 (Sandy Holmes) 在努力接受這一切時，用一種略微茫然的聲音低聲說道。她曾和他們一起執行過 UNSA 木星五號任務。當他們登上那艘船時，在它從月球軌道升空之前，他們前面的航程已經有六個月了，等待在它另一端的住處是位於木衛三冰上科學基地地下部分的狹窄宿舍床單，機器不斷振動，熱油氣味始終存在。

“是的，”丹切克同意道。“而且我記得在終止時是堅定的我再也不會涉足這些裝置中的任何一個了。”他嘆了口氣。“然而，負責這一成就的設計師似乎來自與地面同行不同的學校，人們必須假設他們的想像力受到潛艇和坦克經驗的限制。”

“它會讓你走得更遠、更快，”亨特提醒他。

“嗯，就是這樣。”

鄧肯·瓦特快速地在心裡盤算了一下。“大約七千萬事實上，速度快了好幾倍，”他說。他三十二歲，面色紅潤，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他長著粗獷的外表，這讓亨特覺得他更像是在足球場或拳擊台上，而不是在數學物理實驗室。

在鄧肯附近，有一男一女陪著一群十幾歲的孩子，他們當時正敬畏地站著一動不動。“這是宇宙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時刻，”男人喃喃自語，走近一步，點頭示意。“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群人同時安靜下來。”

鄧肯咧嘴一笑。“他們是誰？”他問。

“一班十年級學生去度假。我還是不太確定怎麼回事發生了。學校裡有人開玩笑想出了這個主意，而 Ganymean 人說當然可以，沒問題。該死的，我聽過最該死的事。”

然後 VISAR 對亨特說：“你有一個接待委員會在等你。”從 Danchekker 臉上的表情變化，Hunt 知道 VISAR 也在和他說話。

“在哪裡？”亨特問道。

“兩位警官站在你的左邊。”

亨特環顧四周，看到了 VISAR 指示的 Thuriens

已經在前進。將密涅瓦的 Ganymeans (以 Shapieron 的補碼為代表)與 Thuriens 分開的數百萬年產生了明顯的差異。雖然總體模式相同，但 Thuriens 更黑，幾乎是黑色，更苗條，並且平均略短。一直在等待的兩人穿著寬鬆的綠色束腰外衣，從脖子到腰部的兩側都掛著精心編織的金屬線的掛脖式裝飾。

“博士。打獵？丹切克教授？”其中一位問道。

“就是我們，”Hunt 證實道。

“我叫 Kalor，這是 Merglis。我們代表 Fytom 船長來到這裡，歡迎您登上昆濕奴號。”

“給你一個私人問候似乎很合適，”另一個解釋道。

他們握手。人族的習俗已經被普遍接受。

亨特介紹了桑迪和鄧肯。

“船長向他們致意，”卡洛告訴他們。“他知道你來耶夫倫是為了研究木衛三科學。如果昆濕奴的任何專家能在我們短暫的航行中提供幫助，請考慮讓他們為您服務。”

“非常體貼他，”丹切克回答道。“轉達我們的謝意。我們一定會記住他的提議。”

“一旦我們開始行動，你也被邀請參觀指揮中心，”

卡洛爾說。“但就在此刻，事情有點忙亂，我相信你會喜歡的。”

“什麼時候方便。是的，我們非常喜歡，”亨特回答道。

“我們也被邀請了嗎？”桑迪滿懷希望地問道。

“但很自然，”Kalor 告訴她。

“我認為我們會挑選合適的人一起去旅行，”鄧肯說。

“現在，我們會帶你去為人類住宿預留的部分，”卡洛爾說。“由於看起來人族將成為這些旅行的常客，因此我們將其作為這艘船的永久特色。”

他把他們帶到一個平台上，該平台突出到一個寬闊、細長的空間，

比他們剛剛穿過的區域低，船壁每隔一段時間呈拱形，船壁發出內部琥珀色的光，並向左、右、上方和下方分成更小的隧道和豎井，向四面八方輻射。

當 Kalor 做手勢時，Sandy 不確定地看著站台。“我該怎麼辦？”她問。

“要在任何地方乘坐地鐵，只需爬上船，”Merglis 說。“VISAR 將帶您前往您選擇的目的地。”說著，他踏下高台，懸吊在一個無形的氣墊上。

“再簡單不過了，”Kalor 說，再次做了個手勢。

“正是我們在紐約所需要的，”亨特告訴她。

桑迪吸了口氣，然後無奈地聳了聳肩，跟在漂浮在離平台幾英尺遠的地方等著他們的默格里斯身後。其他人一個接一個地做，卡洛爾在後方，幾秒鐘後，他們發現自己被作為一個整體帶進了迷宮，靠得足夠近，可以輕鬆交談。場在他們的身體周圍舒適地塑造自己。

他們進入了一個寬闊的垂直豎井，周圍是層層疊疊的畫廊，不知怎麼的，它變成了一條由閃亮的牆壁和巨大的窗戶組成的大道，裡面似乎是各種各樣的商店、娛樂中心、辦公室和餐館。

它更像是一條封閉的城市街道，這比亨特想像中的任何宇宙飛船內的通道都更像。然後他們來到一個更大的開放空間，就像一個廣場，但是是三維的，大廳和地板從各個角度延伸，他完全失去了他設法保持的一點方向感。就像一個與現代城市搏鬥的叢林人，他沒有解釋幾何學的概念訣竅。

但當一行人到達飛船的人族部分時，他們發現那裡的佈局僅限於一個可識別的平面，其中“向上”是向上的，並保持原樣，每個人都步行。那裡有令人安心的熟悉的臥艙，一個仿照 UNSA 任務船設施的自助餐廳，還有一個公共食堂，配有酒吧和穿白夾克的調酒師。椅子、桌子和其他配件都是按照人體比例製作的，而不是 Ganymean。

每位乘客都有一間私人套間，沿著一小段走廊距離食堂很遠，包括一間臥室、一個帶機器人廚房單元的休息區和一間浴室，“我相信這些在兩天內足夠舒適，”Kalor 一邊說，一邊向亨特展示他的住處。

“他們會舒服幾個月，”亨特向他保證。

“非常好。稍後我們會聯繫您，讓您見到 Fytom 船長和他的員工。在此期間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嗎？”

“我不這麼認為……在嗎，克里斯？”亨特看著丹切克。

“不 哟 ,我們要帶一些設備 。但後來我  
假設如果它還沒有全部到達 ,那麼現在就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請告訴 VISAR , ”Kalor 說 。他轉向  
丹切克 。 “您的小屋在這邊 ,教授 。”

門關上了 ,留下亨特一個人打開他為數不多的隨身行李檢查周圍的環境 。  
套房寬敞舒適 。

提供浴袍和拖鞋 。桌上有一盤水果 ,包括一些亨特不認識的奇怪形狀 、一些類似糖果的混合物 ,以及一盒他常用牌子的香煙 。

“沒喝什麼 ,VISAR ?”他喃喃自語 ,挑了一根香煙 。

“切 ,切 。服務正在下滑 。我本以為至少會有六瓶裝的 Coors 和一瓶 Black Label 。”

“在冷藏室裡 ,在自動廚師下面 , ”VISAR 回答道 。

亨特嘆了口氣 。像往常一樣 ,Ganymean 考慮到了一切 。

## 第十一章

一個多小時後，亨特還在他的船艙裡，仔細閱讀了一篇關於 i-space 屬性的 Ganymean 介紹性文本的英文翻譯。在以入口孔徑為代表的過渡邊界之外的領域，通常的時間和空間關係被顛倒了：不是三個空間維度和一個單向時間維度，而是存在三個時間維度，可以在其中移動自由，並且運動只能是單向的單一空間方向。當 VISAR 通知他來自西海岸的 TWA 航天飛機已經停靠時，Hunt 還在努力想像這可能意味著什麼。不久之後，吉娜打電話說她在昆潔奴號上。VISAR 將她呈現為一個頭和肩膀，疊加在機艙背景下亨特的視覺系統中。

“歡迎登機，”亨特打招呼。“我看到你有你的 Thurien 通訊器。”

“太不可思議了。Ma Bell 將不得不學習一些新技巧。”

“我沒有收到你的消息，所以我認為一切都很順利，”亨特說。事實上，Caldwell 的秘書 Mitzi 已經謹慎地檢查過，以確保 Gina 被預訂在航班上。

“這兩天很忙，但就像你說的那樣。你沒有警告我這就像走進萬花筒一樣。”

“你已經習慣了 Thuriens 這樣的事情。”

“你最後還和誰相處了？”

“Chris Danchekker，正如所希望的那樣。我們還有另外兩個人：Duncan Watt，我的我提到的來自休斯頓的副手；另一個是克里斯的實驗室人員，一個叫桑迪·福爾摩斯的女孩。她和我們一起在木衛三上。”

“那麼，結果還不算太糟吧？”

“一點也不差，考慮到我們的時間。但當你到達這裡時，我們可以談論所有這些。”

“那我去哪裡見你呢？”

“這裡有一個帶酒吧的休息室，那裡是人族的宿舍。等你理順之後，我會在那兒見你。”

“我如何到達那裡？”

“VISAR 會處理好它。”

“美好的。”臉消失了。

Hunt 又花了幾分鐘思考 Ganymean 的概念

次元，然後離開了船艙，順著往食堂走去。自從他和 Danchekker 以及其他人經過之後，聚集了一大群人。他穿過酒吧，點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酒保的名牌告訴他，該設施是由最佳西方酒店集團提供的。

“告訴我，尼克，你們公司是如何在外星飛船？”亨特看著被倒的飲料問道。

“哦，我猜他們認為會有相當規律的交通流量。現在的銷量可能不會太大，但宣傳效果很好。”

“他們是如何獲得特許經營權的？”

“據我所知，只是自找的。”

即使知道 Ganymean，亨特還是感到驚訝。“就這麼簡單？不是和競爭對手大打出手嗎？”

“並不真地。我想其他人都沒有想到。”

亨特走開，搖著頭。周圍的談話片段當他端著飲料穿過人群時，他聽到了他的耳朵。

“想一想會有多少地球人，比如說，一年後。我告訴你這將是一個金礦……”

“賈。沒有遊客，他們也會去。我有一半的計劃……”

“他們只需要被告知耶穌。”

“我想只是檢查一下那裡的場景。該死，它一定比克利夫蘭更好……”

亨特在一個很遠的角落附近找到了一張空桌子，懶洋洋地坐著看著公司。他想知道他們中還有多少人是在沒有更好的權威或沒有比只是請求更高的特許權的情況下來到那裡的。如果那是對未來事物的預示，那麼世界上一半的人據以批准、監管、許可和控制另一半人的生活方式的繁瑣的規則和限制體系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會崩潰混亂或被嘲笑不存在，他想。

有趣的是，他邊看邊想，有多少人在努力保持正常行為的同時壓抑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可能經歷過的最激動人心的事情時，彼此之間說話的速度太快了。

外表對人族來說是如此重要。Ganymean 沒有維護形象的防禦衝動，並且很容易說出他們對事物的感受。他們的出身沒有賦予他們外表支配的概念，也沒有任何恐嚇的本能。

其中一面牆上有一個大顯示屏，從昆濕奴號上可以看到一群航天飛機、運輸機和觀察船懸掛在它周圍的太空中，地球在背景中被部分地照亮為新月。他們似乎在後退，這表明 Thurien 的離開

船就在不遠處。

“VISAR，我們還要多久才能出發？”亨特問道。

“不到兩個小時。”

不久之後，吉娜出現在門口。雖然看起來有點

荒謬而誇張，亨特希望她能以老熟人的身份與他偶然相遇的行為一起玩。亨特已經在房間裡認出的一些人是他最不想形成的想法，即她是在 UNSA 的慫恿下出現的。令他鬆了一口氣的是，雖然他從她朝他的方向投來的目光中看出她已經看到了他，但她還是朝吧台走去，給自己點了一杯酒。

他將手肘撐在旁邊的椅背上，盯著壁畫顯示屏。一架環球航空航天飛機，可能是吉娜抵達時乘坐的那艘，正被輔助推進器短暫、間歇性的脈衝推動著，呼嘯而過。

其紅白相間的設計在深不見底的黑色中顯得格外醒目。

然後一個身穿深色西裝的男人在經過亨特桌子的路上停下來，每隻手都拿著一個玻璃杯。亨特詢問地抬起頭。

“請原諒。不是去木衛三的亨特博士嗎？他聽起來像是東歐人。

“沒錯，”亨特說。

“我通過葡萄樹聽說你去耶夫倫參加 UNSA，並從照片上認出了你。”

“消息傳得很快，”亨特評論道。

陌生人微微鞠躬。“容許介紹。我叫亞歷克西斯·格羅比亞寧，來自伏爾加格勒研究所。心理學家。”他點點頭，示意遠處牆邊有一群混血兒。“我們受聯合國派遣，就管理 Jevlenese 向 Ganymean 提供建議。俄羅斯人在處理故障排除方面經驗豐富。”

“偽戰爭發生時，我認識了一些俄羅斯人。米科萊·索布羅斯金 (Mikolai Sobroskin) 就是其中之一。見過他嗎？”

“哦是的。他現在是外交部長。”

“就是他。”

“你將在 PAC 駐紮在那裡？”格羅比亞寧問道。

“恩，那就對了。”

“我們也是。所以也許我們稍後會在那裡見到你。現在請原諒。我必須和我的朋友們一起。”

“回頭見，”亨特點點頭說。當俄國人走開時，他又向後靠了靠，回憶起索布羅斯金為什麼說亨特在俄國永遠不會成功，他微微一笑。“你的好點子太多了，”

索布羅斯金說過。“你知道你過去常常為了一個好主意而去那裡嗎？在

至少五年。”

緊接著又一道聲音突然從附近響起，讓附近的人都轉過頭來。“維克！”是吉娜的。“你到底在這裡做什麼？”亨特不得不強迫自己板著臉，直到他完成了抬頭四處張望的動作。

“我可以對你說同樣的話 除了‘地球’這個詞不太合適。”

“你出現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你和誰一起？”當她走到他的桌子旁時，亨特大聲問道。

“只有我，”她回答，讓她的聲音降低到更自然的水平。“我是從事自由職業。不真實……你呢？

“哦，我沒有空閒時間四處遊蕩。UNSA 的常規任務……”Hunt 伸出一隻手指著桌子的另一邊。“坐下來，把這一切都告訴我。你什麼時候上船的？”

“不到半小時前。我從范登堡搭車過來。”

吉娜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笑容溫暖，就像一個老人朋友。“我們這裡有一群有趣的人，”她揮著手說。

“你是什麼意思？”亨特問道。

“你知道這裡有一群孩子去度暑假嗎來自佛羅里達州的一所學校？”

“我不知道他們來自佛羅里達。”

“還有一個來自迪斯尼世界的營銷團隊，要檢查旅遊業。一些俄羅斯人幫助解決耶夫林人。”

“我剛遇到其中一個。”

“甚至是一位來自西藏或其他地方的聖人，他聽到耶夫林神秘主義的召喚，今天早上和他的一些弟子一起登船。”

“稅務問題？”

“誰知道？”她聳了聳肩。“丹佛一家公司的董事將在他們明年的銷售會議上看到 Jevlen，一群專家，一群製作電影的人，以及一位南美房地產百萬富翁，他決定 Jevlen 是他想要的地方退休。”

亨特放下酒杯，好奇地看著她。“你才剛到船上。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我聽取了你的建議並問了。”

“問誰？”

“維薩。顯然很多地球人都沒有想到。VISAR 認為這是因為我們認為到處都是鬼鬼祟祟的。”

亨特不得不微笑，她會自然而然地想到他應該猜到的。就像打電話給考德威爾說她需要幫忙看一本書一樣自然。

吉娜喝完了酒。“我怎麼樣？”她壓低聲音問道。

“了不起。如果你發現自己厭倦了書本，我敢肯定你有另一個職業在等著你。”

“你覺得還有人對我們感興趣嗎？”

亨特搖搖頭。“我們現在可以很自然了。如果以後有人好奇你是怎麼和 UNSA 組織混在一起的，那麼證人已經夠多了。所以，忘掉更多 Mata Hari 的東西吧。你吃午飯了嗎？

“我對這整個業務仍然太興奮了，沒有太大的胃口，”

吉娜回答。“但這艘船太棒了！當我們在這裡時，你認為看到更多它的機會有多大？”

“哦，不錯，我想。”亨特略微提高了聲音。“維薩，  
你能帶我們參觀一下昆濕奴嗎？”

“做我的客人吧，”機器回答道。

他們站在令人目瞪口呆的建築中，這些建築由閃閃發光的金屬形狀、光牆和看起來像建築物一樣大、內部發光的水晶切割得乾乾淨淨的山丘組成。對於 Hunt 來說，它甚至連一絲可識別的東西都沒有，以至於無法向 VISAR 提出任何連貫的問題來了解它的含義。

“你似乎……印象深刻，”吉娜說，找到一個委婉的詞來形容亨特臉上的表情。

他的皺眉變成了微弱的笑容。“一個下午有點多，不是嗎？”他同意。“這距離我們在 Ganymede 上發現的 Minerva 飛船已經過去很長時間了。那是來自與 Shapieron 相同的時代。我們當時認為它非常壯觀。但與此相比，它就像不定期輪船的鍋爐房。”

“它們會產生某種‘壓力波’之類的東西，不是嗎？”吉娜說。“船周圍彎曲的時空氣泡。那就是在太空中移動的東西，帶著它的船。由於船相對於氣泡內的空間處於靜止狀態，因此通常的速度限制不適用。”

“那就對了。空間在空間中傳播的規則是不同的。”

亨特疑惑地搖了搖頭。“你有什麼不感興趣的嗎？”

“我告訴過你，記者和科學家一樣好奇。”

亨特點點頭。“Shapieron 使用了一個系統，該系統限制超密質量以相對論速度在封閉路徑中移動，這產生了重力勢的高變化率，並創造了一個為應力場提供動力的物質湮滅區。做這件事的設備是巨大的，但我在這裡看不到類似的東西。但必須有類似的東西才能讓我們過去

冥王星，預計進入耶夫倫的入口港。VISAR，怎麼變了？”

“現在這一切都是遠程完成的，”VISAR回答道。“應力波是由位於飛船四肢周圍的小型轉換器產生的，並耦合到Thurien i-space網格中。船本身可以非常緊湊。

還記得降落在阿拉斯加的那個嗎？”

“我認為這是你在戈達德發現更多的東西，”吉娜對亨特說道。

“無論如何，都在努力。有很多。一半的問題是得到信息整理。”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大驚喜？我的意思是，除了我們讀到的那些？要知道：宇宙比我們想像的大，也比我們想像的小；平行宇宙是真實的；愛因斯坦錯了。有這樣的事嗎？”

亨特從他倚靠的欄杆上環顧四周。“好吧，你真有趣。應該提到愛因斯坦，”他說。

“你是說他錯了？”

“沒有錯，完全正確……但不必要地複雜，就像托勒密的行星軌道一樣。如果你認為重要的速度根本不是相對於觀察者的速度，而是相對於穿過的引力場，那麼一切都會簡單得多，並且仍然與相同的實驗結果一致。

事實證明，愛因斯坦被迫假設的空間扭曲只是對由有限的引力傳播速度引起的高速平方反比定律失效的補償。如果你考慮到這一點，那麼實際上相對論中的一切都可以用經典方法推導出來。”

吉娜盯著他，彷彿無法判斷他是在開玩笑還是在認真。“你是說每個人都錯過了？”

“是的，”亨特點頭回答。“與Mercury開展業務例如，近日點。你知道嗎？

“我認為愛因斯坦的答案有效；牛頓沒有。”

“大多數人也是如此，”亨特同意道。他移開視線，哼了一聲。“但是所有的實際上，上個世紀的聲望和金錢都用於製造更壯觀的小玩意兒，而不是用於復習物理學的基礎知識。你知道VISAR在瀏覽一些舊的歐洲檔案時發現了什麼嗎？”

“什麼？”

“愛因斯坦通過黎曼幾何和引力張量獲得的相同公式，在1898年由一個名叫保羅格柏的德國人經典地推導出來，當時愛因斯坦九歲。它一直在那裡，但每個人都錯過了它。”

昆濕奴曾是數十萬圖里安人的家園

從短期到永久不等。他們住在令人費解的城市綜合體中，就像他們家鄉的迷宮城市一樣，在人造天空下模擬外部景觀，在孤立的地方享受各種景觀的獨特性，複製和人為。船上的生活結合了完整的社會和專業基礎設施的所有功能。亨特開始意識到，與地球上傳統上認為的交通工具相比，整個事情更像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移動的太空殖民地。

“這是通常被派去探索銀河系局部區域的那種船隻，”VISAR 證實。“它可能會在一個新發現的行星系統上呆上幾年。”

顯然圖里安人喜歡把他們的舒適帶在身邊。

亨特和吉娜坐在草坡上的一塊巨石上，俯瞰著一個湖

明顯的曲面。上面有小船，散佈在幾個島嶼之間，對岸是錯綜複雜的梯田建築，直達“天空”。天空是淡藍色的，就像圖里恩的那樣。他們坐的地方周圍的灌木叢長著寬闊的楔形紫色葉子，葉子像扇子一樣張開和折疊。根據 VISAR 的說法，如果土壤變得太乾，它們可能會脫落根部並在球根狀假足上遷徙到山下。

“你會如何對它們進行分類？”吉娜若有所思。“如果動物會動而植物不會動，那它們是什麼？”

“為什麼你怎麼稱呼他們很重要？”亨特說。“當人們遇到這樣的問題時，通常是因為他們試圖讓現實與他們的標準標籤套件中的某些東西相吻合。他們最好考慮重寫標籤。”

他們靜靜地凝視著眼前的景色。

“進化的運作方式很有趣，”吉娜說。“純粹的隨機因素可以將一切推向一個全新的方向。我的意思是，那些在高水平上運作的因素，而不僅僅是基因突變。大約 95% 的物種本應在大約 2 億年前發生的大規模滅絕中滅絕。它不偏愛任何特定種類的動物：大型或小型、海洋動物或陸地動物、複雜動物或簡單動物，或諸如此類的任何動物。

沒有什麼能適應這種規模的災難。所以倖存者只是幸運的百分之五。整個家庭無緣無故地消失了，剩下的少數人決定了後來的整個生活方式。”她看著亨特，好像要他確認一下。

“我對這方面的事情了解不多，”他說。“Chris Danchekker 是你應該與之交談的人。”他站起來向她伸出手。“話說回來，我們也該回去了。是時候見見其他船員了。”

他們走到湖邊，一條小路把他們帶到了一個運輸傳送帶上。很快他們就被帶回了埃舍爾迷宮，不久之後就到達了人族部分。當他們穿過混亂區域時，亨特注意到之前顯示外面景色的牆屏是空白的。他知道，當木衛二處於完全重力驅動下時，圍繞在木衛二船隻周圍的壓力波會切斷它與包括光在內的電磁信號的聯繫。

“VISAR，”他大聲說，好讓 Gina 能聽到。“船開了嗎？”

“不到十五分鐘前，”機器確認道。哪個典型的 Ganymean 做事方式：沒有大驚小怪或儀式；沒有正式公告。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亨特問道。

“就在穿越火星軌道的時候。”

所以 UNSA 不妨在接下來的五十年內放棄所有設計，亨特決定。

## 第十二章

在 Rijinussin 荒野山峰之間一個偏僻的地方，Thrax 來到了一塊平坦的大石頭，那裡有一條小路。一名僧人漂浮在岩石上方的半空中，全神貫注地打坐。他的腰帶上有像徵夜神涅魯斗篷的紫色螺旋紋章。Thrax 聽說，作為一種學習吸引和駕馭潮流的練習，行家們會依靠他們通過祈禱自己產生的潮流來養活自己。他等了幾個小時，直到和尚回到岩石上看著他。

“你在看什麼？”特拉克斯問他。

“我觀照世間，”和尚回答。

Thrax 轉過身，回頭看著他爬過的山谷，那裡的景色荒涼的山坡，破碎的岩石和荒涼。“從這裡可以思考的世界並不多，”他評論道。  
“那麼，我是否認為你的世界就在裡面？”

“在裡面，在外面。對於帶來 Hyperia 願景的潮流來說  
在心中；然而它們來自 Waroth 之外。因此，Hyperia 同時在內部和外部。”

“我也在尋找 Hyperia，”Thrax 說。

“你為什麼要找它？”和尚問道。

“據教導，隨波逐流的行家的使命是  
來自 Waroth 的任務是為 Hyperia 的眾神服務。這就是我的使命。”

“是什麼讓你認為你會在 Rijinussin 找到它？”

“我要找一位名叫 Shingen-Hu 的大師，據說他在這些地方教書。”

“這是你最不該來找信玄戶的地方，”和尚說。

Thrax 對聲明進行了反思。“那麼我的搜索就結束了，”他最後回答道。“這意味著他必須在這裡。因為很明顯，他會在我最後要找的地方找到，因為我為什麼要在找到他之後繼續尋找呢？”

“許多人前來尋找 Shingen-Hu。大多數都是傻子。但我看你並不傻。”和尚說。

“那麼，你能告訴我我必須走哪條路嗎？”特拉克斯問道。

“我可以。”

“那你說吧。”

“一條道路通向一定的死亡。想了解更多，必須先問對

題。”

Thrax 預計必須給出答案。但被要求上來問題本身給事情帶來了不同的膚色。在岩石兩側蜿蜒而行的兩條小徑中，他看起來很困惑。

然後他說：“但無論選擇哪條道路，死亡終究是必然的。因此，我必須走哪條路才能實現沿途最有意義的目標？”

“你如何判斷什麼是有意義的？”和尚挑戰道。

“讓 Shingen-Hu 來評判，”Thrax 回答。

“我們正處於困難時期。曾經在夜空中閃閃發光的洋流變得稀少而微弱。許多人前來學習，但很少有人會騎馬。為什麼，陌生人，胡信玄要選你？”

“再次，讓 Shingen-Hu 擔任法官。我不能說出他的理由。只有我。”

和尚點點頭，似乎很滿意。“你是來服務的，而不是來要求的，”他說，從岩石上爬下來。“跟著我。我帶你去信玄湖。”

## 第十三章

其他人都去處理各種雜務了，餐桌上只剩下亨特和吉娜。他們都同意晚些時候在食堂見面喝杯睡前酒，或者兩杯，或者好幾杯。

吉娜低頭看著她的咖啡杯，不自覺地畫了一個問號。用手指輕輕地放在桌面上。“Jevlen 上的一些動物與地球神話中的動物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是真的嗎？”沉默良久，她問道。

亨特一直看著她，心想她是他很久以來遇到的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人。不僅僅是因為她對一切都充滿好奇，這本身就是一種吸引力，而且她不厭其煩地去尋找一些讓她感興趣的東西；她這樣做並沒有引起注意，也沒有把它帶到開始變得乏味的地步。她知道要走多遠的判斷力恰到好處，這是讓人們有吸引力的首要因素之一。

在吃飯的過程中，她沒有強加於人，沒有像學生那樣迎合別人地聽丹切克的講解，沒有炫耀自己的女性氣質，也沒有引起桑迪的競爭情緒，從而讓鄧肯感到放鬆，從而贏得了公司的認可。事實上，她和桑迪很快就相處得很好，就像姐妹一樣。

“你知道嗎，你從來沒有像我預期的那樣回來，”亨特回答。

“說真的，我在某個地方讀到過它。有一種帶爪子的角狼，與斯拉夫語中的“kikimora”一模一樣。另一個有看起來像獅子、孔雀和狗的部分，就像伊朗的“simurgh”一樣。你會相信一隻長著羽毛、長著大眼睛的爬行動物，幾乎與所有那些墨西哥雕刻品一模一樣嗎？”

“我似乎記得一些關於它的事情，但這不是我真正看過的領域，”亨特說。“為什麼？有什麼意義？”

“哦，沒什麼驚天動地的。我突然想到，也許我們就是從那裡得到它們的。也許過去來到地球的 Jevlenese 代理人將他們自己的動物形式的想法混合到他們傳播的信仰體系中。”

“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亨特同意道。他掐滅煙頭，看著她。“你說的這本新書裡沒有嗎？”

“當然。這就是為什麼我有興趣收集意見。”

“當我們在我家頂嘴時，你說你認為基督可能是其中之一。”亨特停了下來，皺著眉頭。“不，等一下。恰恰相反，不是嗎？你說他在另一邊，對吧？”

“如果他是耶夫林人，那他就是反對他們事業的反叛者，”吉娜回答道。

“或者他可能只是一個非常開明的人族。  
不管怎樣，他沒有和他們一起工作。”

亨特從桌上的咖啡壺裡倒滿他們的杯子，饒有興趣地看著她。“是什麼讓你這麼說？”

“嗯，考慮一下。Jevlenese 設置的操作旨在通過植入超自然的概念和基於非理性的群眾運動來延遲地球的發展。這就是早期宗教的來源。月球人沒有那樣的東西。”

“對，就是這樣。”亨特看起來很困惑。“可是不是……

吉娜搖了搖頭，閱讀了這個問題。“不。他沒有。人們在兩千多年的大部份時間裡被告知的都是錯誤的。他沒有教教會說他教的東西。他們不敢告訴他們的追隨者的是他想說的一件事。你看，這正是我想要涉足的領域。”

亨特好奇地回望。“繼續，”他說。

“他告訴人們不要聽法利賽人、文士、祭司或其他人的話。想要控制和剝削他們的重要人物和機構。他簡單地教導說，如果你想了解自己和世界，內在的正直和誠實是必不可少的。它與儀式和教條或組織規則沒有任何關係。它只是個人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的處方，旨在與人的本性和現實達成妥協。換句話說，一種個人自我認識和責任的哲學，完全符合當時開始出現的科學和理性的概念，儘管耶夫林人做出了所有努力。

當然，這讓他變得危險。對他們整個行動的威脅。”她尖銳地看著亨特。他的眼睛睜大了。吉娜點點頭。“確切地。所以他們擺脫了他。然後他們消滅了他的追隨者，控制了他開始的事情，並重寫了整個劇本。”

“給了我們黑暗時代，”亨特說，明白了這一點。

“正確的。這讓一切都停止了，並讓他們的計劃重回正軌。  
中世紀的教會及其宗教裁判所、聖戰、掠奪土地以及參與歐洲強權政治與基督教的教導毫無關係。它試圖阻止耶夫林人預見到的文藝復興。真正的基督教已經死了好幾個世紀了。”

亨特回憶說，這與吉娜在他的公寓裡所說的話相吻合，否則事情可能會如何發展。她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他意識到的要多。如果許多強大的機構都紮根於那種渾水，他就能理解為什麼沒人多說了。與此同時，他開始意識到她提議的這本書可能具有多麼大的破壞力。考德威爾也會看到它。難怪考德威爾拒絕讓 UNSA 正式參與進來。奇怪的是，考德威爾竟然願意與她有任何關係。

“除了，也許，在一個地方，”吉娜說，聽起來像是事後才想到的。

“呃？”亨特突然從思緒中回過神來。

“如果我對歷史的解讀是正確的，那麼在基督教在歐洲其他地區被消滅之後，有一個地方可能會繼續存在很長時間，”  
吉娜說。

“在哪裡？”

“愛爾蘭。”

亨特驚訝地揚起眉毛。“別戈拉！”他驚呼。

吉娜繼續說。“甚至愛爾蘭人也沒有被告知真實的故事。他們被教導說聖帕特里克在五世紀改變了這個島嶼，從那以後他們一直堅定地忠於自己。”

“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想法，”亨特說。“並不是說這是一個主題  
我有很多理由參與其中，尤其是。”

“他們直到 16 世紀才與羅馬教會結盟。一千多年後，這只是在亨利八世脫離之後對英國人的一種反抗姿態。羅馬天主教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的象徵。聖帕特里克帶來的是基督教。”

“你是說原版？”

“無論如何，更接近它的東西。它蓬勃發展，因為它符合本土文化的方式。它從那裡通過蘇格蘭和英格蘭傳播到北歐。但隨後它與被推向北方的製度化耶夫林仿冒品相撞，並被摧毀。直到帕特里克死後一百六十五年，教皇的第一次傳教才到達英格蘭。”

“你怎麼知道這一切？”

“我母親的家人來自韋克斯福德。我去那裡度假並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

“帕特里克什麼時候死的？”亨特問，意識到他真的，不知道。

“在五世紀。他可能出生在威爾士，被海盜帶走了。”

“所以我們談論的是在那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

“哦是的。在文學和學術方面，早在凱撒橫渡英吉利海峽之前，他們就在西歐任何地方都無與倫比。”

“讓我看一看，每個英國小學生都知道。公元前五十五，是嗎？

“正確的。他們的種族是獨一無二的，是凱爾特人和地中海東部前凱爾特人血統的混合後裔。”吉娜凝視著整個房間，對自己微笑。“這根本不是人們後來習慣性地想到的那種壓抑的事情，你知道的。這是一種非常樸實、熱情、熱愛生活的文化。”

“以什麼樣的方式？”亨特問道。

“首先是對待女性的方式。他們完全平等，擁有充分的財產權。這在當時是不尋常的。性被認為是生活中健康和愉快的一部分，它應該是這樣的。沒有人將它與犯罪聯繫起來。”

“萊利的真實生活，嗯？”亨特評論道。

“他們對所有的人際關係都持隨和的態度。一夫多妻制相當正常。然後，一妻多夫制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有一串妻子，但他們每個人都可能有幾個丈夫。但如果某場比賽沒有成功，很容易解散。你剛到一處聖地，背靠背站著，說對了話，走了十步。因此，孩子們不會因為不得不在自己強加的監獄中與兩個互相憎恨的人一起長大而在情感上受到影響；但如果婚姻沒有成功，他們也不會受到創傷，因為在這個互相喜歡的人際網絡中，他們還有很多其他的錨點。”

“對我來說，這一切聽起來都很文明，”亨特說。

“這就是早期基督教賴以生存的地方，”吉娜再次說道。“所以也許它讓我們了解它真正要說的是什麼。”

亨特遠遠地看著吉娜臉上的表情幾秒鐘，然後放肆地咧嘴一笑。“哦，我知道你是從哪裡來的，”他取笑道。“這與人文主義哲學完全無關。你只是喜歡從一串男人中挑選出來的想法。”

“嗯，男人為什麼要玩得開心？”她反駁道，拒絕處於防禦狀態。

“啊啊！真正的吉娜出現了。”

“我只是在陳述一個原則。”

“它出什麼問題了？難道女人不幻想嗎？

“他們當然知道。”她捕捉到他的眼神，頑皮地笑了笑。

“是的，誰知道呢？也許有一天，如果你告訴我你的，我會告訴你我的。”

亨特笑著拿起他的咖啡杯。他完成了內容和

讓沉默為話題拉上帷幕。“我們的時間怎麼樣？”他問，放下杯子。“其他人會在酒吧嗎？”

吉娜看了看手錶。“時間有點早。船上還有什麼可看的？”

“哦，我想我受夠了被拖一天。你知道，我確實是個糟糕的遊客。”

“這太糟糕了。我等不及要見傑夫倫了。試想一下，一個真實的、實際的、外星球。我們明天會在那裡。我還沒有真正克服這一切。”

亨特若有所思地看著她。“也許我們不必讓你等那麼久，”他說。

吉娜一臉疑惑。“為什麼？你在說什麼？”

“你剛才的話讓我想到了一個主意……VISAR，附近有耦合器嗎？”

“一群人，在你進來的門外右邊，”VISAR回答道。

“現在有兩個空的嗎？”

“你在幹什麼？”吉娜喃喃道。

“等等，你會看到的。”

“很多，”VISAR回答道。

亨特站了起來。“來吧，”他對吉娜說。“你還沒有看到一半的Ganymean通信。這將是您夢寐以求的最快星際旅行。我保證。”

## 第十四章

房間只是一個小隔間，它的主要家具是一種躺椅，墊著紅色，在凹形支撐物的上方和兩側有幾塊看起來像五顏六色的水晶材料的面板，而凹形支撐物就是居住者頭部所在的位置。後面的牆上掛著不熟悉的建築設備和配件。

吉娜 (Gina)掃視了內部。“我認為這就是你連接到 Thurien 虛擬旅行網的方式，”她猜測道。

“沒錯，”亨特說。他敲了敲耳後的通訊盤。“當你上船時，他們給你的這個小玩意只是一個通往 VISAR 的雙向視聽鏈接 一個直接進入你的大腦而不是通過屏幕和感官的 viphone。但這是全部作品。”

“他們所謂的全神經刺激？”

“你不必去感知信息所在的任何地方，而是將信息帶到你的感官中 前提是你想‘去’的地方連接了系統的傳感器。它對時代廣場或戈壁中部不太適用。此外，它還會攔截你大腦的運動和語音輸出，並生成你在四處走動和在那裡互動時所體驗到的反饋。”

吉娜點了點頭，但看起來仍然不確定。幾秒鐘後，她說，“所有的雙向信息傳輸都是通過同一個瞬間發生的 你怎麼稱呼它，‘維度’？”

“我-空間。”

“就是這樣……這艘船經過這裡到達耶夫倫，對吧？”

“是的。”

“好吧……但是飛船必須花一整天的時間才能通過冥王星  
它可以使用 i-space。為什麼這個耦合器可以從這裡做到這一點？或者你怎麼能從戈達德那裡做到這一點呢？”

亨特已經在點頭了。“一個大到可以容納一艘船的港口會搞砸  
如果你把它投射到一個行星系統中，每個人的天文表。所以即時行星到行星的跳躍已經過時了。但對於通信來說，這是另一回事。您可以將伽馬頻率激光器上的信息發送到微型環形線圈中，該微型環形線圈可以在行星表面（或像這樣的飛船中）生成，而不會產生不良副作用。Thuriens 將它用於大部分日常業務和社交通話 您不必擔心飲用水或捕捉任何外來蟲子。它有很多優點。”

吉娜湊上前，好奇地摸了摸躺椅的材質。它柔軟而易屈服。亨特在門口看著。“那我怎麼辦？”她問。

“請坐。VISAR 將處理剩下的事情。”

吉娜猶豫了片刻，覺得有點難為情。她把自己放低到躺椅上，把腳放在休息處，讓自己向後沉去。一種溫暖的、昏昏欲睡的感覺席捲了她，讓她的頭不自覺地倒在凹形的支撐物上，支撐物也有墊子。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放鬆。小隔間的內部似乎以一種超然的方式漂浮在遠處。她頭腦中的一部分意識到，她只是在片刻之前才在連貫地思考，並且出於某種原因還有其他人在那裡，但她無法回憶起誰或為什麼，或者真的不在乎。什麼都不重要。

“喜歡它？”她認出那是 VISAR 的聲音。

“這很棒。我該怎麼辦 躺下來享受它？”

“首先，我們需要記錄更多你的個人大腦模式，”

維薩爾說。“只需要幾秒鐘。”當吉娜第一次嘗試通訊盤時，她的聽覺和視覺出現了一系列奇怪的感覺和幻覺。VISAR 解釋說，大腦感覺部分的範圍和活動水平因人而異，因此有必要調整系統以給出正確的反應。

一旦建立，參數就會被存儲起來以備將來參考，使這個過程成為一次性的事情，類似於指紋識別。據推測，VISAR 現在需要擴展其記錄以適應其他感覺中樞。

吉娜發現自己開始敏銳地意識到躺椅壓在自己身上的壓力、衣服的觸感，甚至是呼吸時空氣從鼻孔流過的感覺。她全身都能感覺到自己的脈搏，然後一股奇怪的刺痛感順著她的脊椎蔓延開來。VISAR 正在試驗她的觸覺，通過其反應範圍鍛煉她的神經系統並讀取神經活動。

她感到自己在痙攣中抽搐 然後意識到她根本沒有動彈；這種感覺是由於她整個皮膚上發生的敏感性的快速變化。她覺得熱，然後冷，然後癢，然後刺痛，最後麻木。甜、酸、苦，甜味在她嘴裡來來去去。鼻子里傳來一連串的味道……忽然間，她又清醒了，警覺起來，一切都正常了。

“就是這樣，”VISAR 告訴她。“你喜歡我當你的牙醫嗎？”

吉娜對接下來的回答太感興趣了，但在她等待的時候，她的眉頭因困惑而皺起。似乎沒有什麼大事發生

在。

她坐起來，發現亨特還站在門口，一隻肩膀靠在一邊，雙臂交叉，好奇地看著她，嘴角掛著古怪的微笑。

“我現在可以起來了嗎？”她問他。

“當然。”

她把腳放在地板上，坐直身體，小心翼翼地站著，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沒有改變。一切都感覺很正常。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她不確定地問。“技術障礙？”

“你這麼認為，嗯？”

“你是說它起作用了？”

“Thurien 工程工程。這是你永遠不必擔心的一件事。”

“但是……我們還在船上。我以為我們應該去耶夫倫。”

“不。你已經陷入幻覺了。虛擬旅行，還記得嗎？你知道你不會真的去任何地方。”

吉娜把手放在額頭上，搖了搖頭。“好的。讓我們不要開始對單詞挑剔。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認為來自 Jevlen 的感官信息應該會傳給我。”

“VISAR，給我們預覽一下，”亨特指示道。

頓時，吉娜和亨特站在了一個寬闊的圓形空間內，就像一個畫廊，俯瞰下方的中央區域。有一些人影在這邊走來走去，有的是人類，有的是 Ganymean。就在吉娜 (Gina) 凝視的時候，一小群由兩個 Ganymean 組成的小組被六個或更多的人包圍著，他們同時比劃著手勢，似乎在說話。雖然談話可能是用外星人的語言進行的，但傳來的片段都變成了英語。“……成千上萬的人，無事可做。他們必須被娛樂。你得安排點什麼。”

“為什麼他們不能學會自娛自樂？” Ganymean之一聽起來很煩躁地問道。

“他們一直都很開心。這是他們的權利！”

吉娜難以置信地看著亨特。他冲她咧嘴一笑，顯然很享受。“我們散散步吧，”他建議道，然後帶路穿過畫廊邊緣的欄杆。吉娜的腦子裡一片混亂，除了機械地跟著她什麼也做不了。

他們俯視著不同層次的廣場和部分封閉的空間，那里站著或坐著、行走著、走動著的人影越來越多。

他們的生意。廣場似乎與遠處的其他空間相連，並且有從多個方向進入的人行道。這座建築很不尋常，大量使用曲率和不對稱的空間劃分，將奇怪的美學和裝飾概念與明顯的功能目的融合在一起。當吉娜開始恢復她暈眩的感覺時，她的第一個想法是一個摩爾風格的機場航站樓。這一切絕對是非常未來主義的，毫無疑問是陌生的……但它確實將自己整齊地保持在特定的平面上，沒有任何類似於 Thurien 宇宙飛船的幾何混亂的東西來攻擊眼睛。

但當她繼續尋找時，一個令人費解的方面都出現了。為了本來應該是對先進的、技術嫵熟的文化的一瞥，它卻相當破舊。精心設計的形狀和表面的飾面單調乏味，缺乏想像力，給人一種普遍的磨損、忽視和疲倦的感覺。有一些燈壞了，其中一面牆上的面板不見了，在另一邊，整個部分被拆除的部分被障礙物封閉，看起來像維修機器人的機器閒置著。

亨特用手示意了一個方向，他們開始繞著畫廊走向外緣的一系列低拱門。周圍的人影從他們身旁掠過，無人理會。吉娜不得不提醒自己，她只是在感知遠處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在那裡的人不知道她的“存在”。

拱門之外是一個半圓形的、有窗戶的空間，類似餐廳的地方，有幾層座位和桌子。同樣，周圍環境樸素而實用。Hunt 和 Gina 走下階梯式過道，沿著窗牆來到一個空曠的區域，結果發現那是一片連續的玻璃，人類和 Ganymean 的身影沒有註意到。就在這時，吉娜意識到天空不是藍色的，而是淡綠色的，還有奇怪的、捲曲的、片狀的橙色條紋雲。

淡綠色天空下的城市在波浪中向遠處延伸並在下方  
相互連接的塔樓、梯田和成堆的建築，起初難以理解。但隨後吉娜注意到附近的一座橋樑缺少兩個中央跨度；遠處的一座塔樓透過窗戶透出日光，似乎是一座廢棄的空殼。在他們下面，一個梯田屋頂被拆除了幾個部分，並且對元素開放。

最後她回頭看著亨特。

“現在相信了嗎？”他隨意擺了擺手。“Shiban, Jevlen 的其中一位主要大都市。”

吉娜向前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些，從兩座建築物之間的縫隙看到一個高大的流線型人直立在什麼地方

似乎是一個開放空間，可能在城市邊緣之外。

雖然底部有些模糊，但她已經看過足夠多的照片來認出它了。“那不是夏皮隆嗎？”她問，並用她的頭示意。那是來自古代密涅瓦的伽尼米亞飛船。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鼻子仍然比他們向外看的水平線低了一些。而夏皮隆號幾乎有半英里高。

“Shiban 是 Shapieron 目前停泊的地方，”Hunt 回答道。“它在一個叫做 Geerbaine 的地方，就在城市的西邊。我們所在的地方是加魯斯的行星管理中心。它曾經是耶夫倫這個地區的管理中心。如果不求助於整體模擬，我們就無法走得更遠，因為這是 Thuriens 為 VISAR 改編的唯一部分。Jevlen 由 JEVEX 管理，其傳感器接線略有不同。但無論如何，歡迎來到另一個世界。你覺得怎麼樣？”

吉娜再次盯著外面看。她用指關節揉了揉額頭，搖了搖頭，然後回頭看著亨特。“不……這仍然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我沒有耦合到 VISAR，我怎麼能通過 VISAR 看到 Jevlen？”

亨特臉上從未完全離開過的奇怪笑容擴大了。

“你不是嗎？”

“好吧，不……我從椅子上站起來和你說話。我 哦，維克，住手那樣看著我。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然後，和之前一樣突然，她再次站在 Thurien 星艦的隔間內，Hunt 從門口面對著她，就像他們在過渡之前一樣。

“這很簡單，”亨特告訴她。“如果 VISAR 能讓我們覺得我們在 Jevlen 上四處走動，那麼它也很容易讓我們覺得我們站在船上。”

幾秒鐘後他才明白他說的話的意思。

“你在開玩笑！”吉娜難以置信地呼吸。亨特搖搖頭。她試探性地用一根手指順著門框的邊緣滑下。它摸起來又涼又硬又結實。甚至有一個地方有毛刺，是被什麼東西劃傷的。

“伸出你的手，”吉娜說。亨特答應了。她用一根手指撫過其中一個他的並在手掌上追蹤它。它摸起來溫暖而豐滿，皮膚上的每一條皺紋和皺紋都清晰可辨。“這太不可思議了，”她低聲說。

“不錯，”亨特同意道。“你剛才看到的，就是此刻在石板的一部分正在發生的事情。那些人真的在那裡。VISAR 非常擅長寫實。”亨特指著她手臂上的一個部位。“你的袖子上什至沾上了污漬，我們在自助餐廳時，你的手肘沾上了落在桌子上的灰燼。”

吉娜看著自己身上穿的綠色毛衣的袖子，彈了彈

用她的另一隻手在灰色補丁上。果然，大部分都被刷掉了，留下了淡淡的污跡，就像真袖子上的真灰一樣。

亨特笑了。“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在這個世界上，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VISAR，清潔套筒。”殘留的色澤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或者如果你不喜歡它，就改變整個事情。VISAR，一件紅色的毛衣怎麼樣？”吉娜的毛衣立刻變成了濃郁的寶石紅色。

她喘著粗氣。“這是真的！這一切都發生在我的腦海裡？我不是真的站在這裡嗎？那你也不在嗎？”

“當然不是。我也在你的腦海裡。所以我一定是被迷住了  
另一個耦合器，就像你現在一樣。”

吉娜難以理解其中的含義，但最終還是支支吾吾，果斷地搖了搖頭。“這不好。我簡直不敢相信。證明給我看。”

“我不能。請 VISAR 來。”

“維薩。證明給我看。”

瞬間她又回到了躺椅上，輕鬆自在，就像  
如果她從未從中站起來。

“瞧，”VISAR 宣布，設法讓自己聽起來很自豪。

隨著吉娜的困惑消退，她提醒自己她從來沒有起床過。她一直都在這裡……或者她有嗎？她現在真的在這裡，還是亨特把她帶進了海市蜃樓迷宮中的又一個構想？她帶著一種奇怪的似曾相識的感覺坐了起來。只是這一次，亨特沒有站在門口看著，而且門是關著的。她的毛衣又變綠了；灰色的污跡又回到了她的手肘上。這一切都應該是真實的，但沒有辦法說出來。如果這是另一個幻覺，她看不出其中有什麼意義。無論如何，她似乎別無選擇，只能去。她蘸濕手帕，擦去袖子上的污漬。

“維克在哪兒？”她大聲問道。

“隔壁，右邊。”

吉娜起身走到門口。她打開它，讓自己走到走廊上，凝視著隔壁的隔間。亨特正躺在那裡的躺椅上休息，閉著眼睛一動不動。

“現在開心？”VISAR 問她。

好吧，這對她來說已經足夠好了。“無論如何，被說服了，”她承認道。

“永遠不要說我不給你錢的價值。”

亨特睜開眼睛坐了起來。“整潔，嗯？”他對吉娜說。“試想一下，如果你願意，你現在可以去 Thurien 世界體系中的任何地方。

想像一下，這能為他們節省一年的公交車費。”

“現在，你只需要擔心回到休息區，”  
維薩爾說。“其他人在那裡，他們在問你在哪裡。”  
“告訴他們我們正在路上，”亨特回答。

## 第十五章

離開地球 12 小時後，昆濕奴號離開了天王星的平均軌道五億英里。

根據大多數乘客的內部時鐘，這是凌晨

清晨，人族區的食堂比剛才安靜多了。吉娜和來自 UNSA 的四個人還沒有睡，他們坐在幾張拼在一起的桌子上，還有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教師，他的名字叫鮑勃，還有迪斯尼世界的兩位營銷主管艾倫和基思。

“現代馬的祖先不是有什麼東西嗎？”鄧肯瓦特

對 Danchekker 說。“它有條紋，這表明條紋可能是所有馬種的遺傳潛力。所以真的沒有像斑馬這樣的群體嗎？它們與馬系的關係可能比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密切。”他們談論的是 Danchekker 對地球漸新世晚期的早期哺乳動物標本進行的調查，這些標本是在 Shapieron 出現之前在 Ganymede 上發現的失事的 Ganymean 船中發現的。

“Mesohippus，”Danchekker 補充道。“是的，確實如此。這使得它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複雜。然後，幾個不同的血統可以獨立獲得條紋，這將使斑馬簡單地實現馬屬所有成員共有的發育路徑。當人們考慮染色體計數時，它變得更加有趣，其中可以看到在……之間發生明顯的相關性。

鄧肯坐著，雙臂交叉在胸前，點了點頭。他看著一個有點呆滯，似乎滿足於讓 Danchekker 繼續說話。

在另一張桌子的另一邊，鮑勃、老師和迪士尼世界的兩位高管都在關注政治。

“也許 Ganymeans 是社會主義理想主義者試圖將人類變成的本能，”鮑勃說。

“但由於它對 Ganymeans 來說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沒有人必須嘗試讓它們成為他們不是的東西。所以它有效。”

“他說得有道理，”Al 轉向 Keith 宣稱。“我們是一個有競爭力的物種。有競爭力的經濟體系符合我們的天性。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想法，我們都是為了從中得到什麼而工作，而不是其他人。人就是這樣。您可以嘗試更改它們的唯一方法是通過武力。人們不喜歡這樣。這就是為什麼所有這些關於塑造人性的奇思妙想都行不通的原因。他們無法工作。”

桑迪把自己推回座位，打了個哈欠。“我剛剛度過了忙碌的三天，我認為這已經趕上了我，”她宣佈道。“抱歉，但我會第一個解散派對。所以我明天見，無論在哪裡。我猜是冥王星的另一面。”

“是的，休息一下，”Danchekker 說。“就此而言，我也應該。你有當然很忙。我們沒有給你太多通知。”

“別忘了你要我借的芯片，”吉娜站起來提醒她。

“如果你想去我的房間，我現在就給你，”桑迪說。

“那是什麼芯片？”亨特問道，從他們之間的談話中轉過身來，丹切克和鄧肯。

“我收集的一些耶夫林音樂曲目，”桑迪說。

“其中一些真的很瘋狂。”

“維克喜歡音樂，”吉娜站起來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不過，這將是他的風格。那是你釘在你家牆上的貝多芬樂譜，對吧，維克？”

“細心，”亨特稱讚道。他喝了一口酒。“你知道他的狗有一條木腿嗎？”

吉娜看起來不確定。“誰的？”

吉娜搖搖頭，絕望地笑著。“英國人都瘋了嗎？還是你上過這門課？”

“走吧，我們走吧，”桑迪低聲說。“他們都過了瘋狂的時刻。”  
“不，但你必須努力，”亨特說。他朝他們倆揮了揮手，咧嘴一笑。“那我們早餐時見。”小組的其他成員加入了晚安合唱。

吉娜和桑迪離開房間，朝小木屋走去。“伙計們和酒精，”吉娜說。“我不想在賓不敵置的情況下留下來。”

“我知道那種感覺，”桑迪同意道。

“我們要變成老處女了嗎，桑迪？”吉娜開玩笑地問道。“六個人回來了在那裡，兩個女孩一起離開。也許我們真的像他們告訴我們的那樣糟糕。”

“你自己說吧。我是認真的，我累壞了。”

“都肯定在看你。”

“我知道。”

“不是你喜歡的類型？”

“哦，都肯沒事。我們從休斯頓就認識了。但你知道

他們所說的將生活中復雜的一面與工作分開。我認為這是很好的建議。”

他們來到桑迪的小屋門前，她用無聲命令 VISAR 打開了門。進去後，她拿起一個公文包，放在櫃頂，拿出一個扁平的盒子，是用來裝存儲芯片的那種。“走之前喝杯咖啡怎麼樣？”她問吉娜。

“為什麼不？讓它變黑，不加糖。”

“還有什麼要配合的嗎？”

“呃呃。晚餐剛好讓我吃飽了。”

桑迪向 VISAR 要了兩杯咖啡。“啊，這就是我說的那個，”她說，從盒子裡拿出一粒膠囊遞給吉娜。“我有另一本，裡面有一些他們的經典作品，但我不認為它在這裡。我一定是把它忘在家裡了。無論如何，這有點奇怪。”

“謝謝。這樣就好了。”吉娜把膠囊裝進了她錢包裡的一個袋子裡。

廚房區的分配器門打開，一個托盤上放著兩個杯子滑到檯面上。桑迪放回公文包時，吉娜拿起杯子，端到休息室的一張桌子旁，坐進一張安樂椅中。幾分鐘後，桑迪跟了上來。

“那麼，你生活中浪漫的一面呢？”桑迪坐下後問道  
在另一把椅子上。“還是作家總是太忙而無暇顧及？”

“哦，時不時地，當它想要發生的時候。不過沒什麼……”

“糾纏？”

“正確的。我也不希望並發症與我的工作混為一談。

但對我來說，工作和生活總是有一種趨向於成為同一件事的趨勢。”

桑迪嚐了嘗她的咖啡。“不錯。”她抬起頭。“你結過婚嗎？”

“曾經，不久前 大約四年了。我們住在加利福尼亞。但它沒有用。”

“發生了什麼？你有沒有看到自己在家庭生活街上走向遺忘？” Sandy 從 Gina 的杯子上面挑剔地看了一眼。

“不知何故，我無法想像你帶著餡餅去遊園會或賣特百惠。”

吉娜冷冷一笑。“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拉里是那種想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人。你知道的，總是結識新朋友，參加每一場派對……只要我滿足於作為他生活中的附屬品就可以了。問題是，它沒有給我留下任何空間讓我擁有自己的一個。”

“你應該把他介紹給我，”桑迪說。她做了一個動作  
用她空出的手來表示自己。“在某些方面，在科學家和其他各種聰明人的包圍下  
工作是件好事，但他們中間有數量驚人的書呆子。你知道那種 他們認為硬物是某種量子粒  
子。”

吉娜忍不住大笑起來。“不過，維克看起來不像那樣，”她評論道。

“他是個例外。現在我可以去找他了。也許是口音。但正如我所說，這不是應該做的事情  
情。不管怎樣，我們在休斯敦的時候，在部門搬到華盛頓特區之前，他和某個人糾纏不清，現  
在他也喜歡讓自己的日常工作變得簡單。”

“你，呃，並不完全是超然的知識科學的縮影，”吉娜說。

“讓我休息一下。我在木衛三的冰洞中度過了一年半的時間。這是很多時間來  
彌補。維克曾經說過一些關於不想變老的事情，對錯過有很多遺憾。我同意他的看法。”

吉娜 (Gina)，看著桑迪 (Sandy) 的深棕色直髮披散在她的臉上  
當她傾身再次拿起她的杯子時，注意到牛仔褲包著的腿的輪廓分明和修長的線條。吉  
娜決定，桑迪是那種男人認為她散發著性感魅力卻又不是特別漂亮的女孩。聰明，冒險，不  
羈。絕對是拉里的類型。

桑迪抬起頭。“無論如何，科學家應該很好奇，不是嗎？比如記者。這不就是這份  
工作的意義所在嗎？”

“我想是的，”吉娜同意道。

回到自己的船艙後，吉娜發現自己焦躁不安，也不想  
睡覺，儘管她一直醒著。潛伏在意識水平之下，某種她無法確定的東西正在擾亂她，某  
種吸引註意力的東西，是從一天的事件和經歷的洪流中提煉出來的。她一邊努力解決問  
題，一邊走進浴室刷牙。

它與 VISAR 有關。更具體地說，它與 VISAR 的設計功能有關。回到臥室，她還沒有穿  
好衣服，用兩個枕頭撐起身子，盯著房間遠處牆上那幅來自某個世界或其他世界的雪山風  
景畫。

那天晚上早些時候，她和亨特 “參觀”了耶夫倫 PAC 建築群的那一部分，自助餐廳  
的牆上掛著裝飾品和圖片，他們在那裡看到了夏皮龍，還有一些東西

工具站在外面畫廊的牆上。她曾問亨特，如果她試圖將其中一個物體“移動”到另一個地方，會發生什麼？他曾說過，VISAR 會讓她忠實地體驗動作。在那種情況下，她問，當他們明天到達耶夫倫時，她會在哪裡找到它？很明顯，它一開始就在什麼地方，亨特回答說因為這個物體根本就不會真正移動過。

這讓她很困擾。她還記得她在耦合器隔間的門邊感覺到的毛刺，以及她袖子上的煙灰。這一切都困擾著她。她從床上起來，回到休息室，從自動廚師那裡拿了一杯熱巧克力，並試圖弄明白為什麼。

從人族關於什麼是成本和努力的值得回報的觀念來看，整個事情似乎是精心設計的荒謬的毫無意義的練習。不僅如此：一種混淆綜合與現實的欺騙，讓接受者解開由此產生的融合，留下深刻的記憶。

但是 Thuriens 可以自然地處理它，沒有衝突或矛盾。

事實上，對他們來說，以一種沒有人能真正感受到或理解的方式，捕捉現實是最重要的，而系統未能做到這一點的程度構成了欺騙。因此，他們對細節層次的異常痴迷對人類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意義。

而現在，她覺得，她離困擾她的事情越來越近了。

是的，Thuriens 是溫和的、非侵略性的和理性的，僅此而已。非常好；但這也無關緊要。她意識到，不那麼令人安心的是，她瞥見了 Thurien 思想的內部運作方式，這是一種完全陌生的感覺。像 Hunt 和 Danchekker 這樣的專業人士已經靠得太近太久了，而且對這項技術太興奮了，以至於看不到它。或許他們已經忘記了。

那麼，數千年來，整個種族沉浸在一種本質上與其本性不同的精神操縱形式中，可能會對他們的集體心理造成什麼樣的破壞？

她轉身盯著門，有好幾秒鐘不確定她到底打算做什麼。然後，下定決心，她再次離開了船艙，回到了裝有 Thurien 神經耦合器的隔間。

## 第十六章

熟悉的溫暖和放鬆的感覺包圍著她，她慢慢地回到躺椅上，VISAR 無形的手指控制著她的感官。

“再次告訴我這些 Thurien 隱私協議是如何運作的，”她在心裡對機器說。“除了訪問感官數據並從我的腦海中提取任何你想要的東西之外，還有什麼能阻止你深入？”

“系統內置的編程規則，”VISAR 回答道。“他們限制我的操作只處理和交流用戶有意識地指示的內容。”

“所以你不會讀心術？”

“不。”

“但是你可以嗎？”

“從技術上講，是的。”

“我不認為我喜歡那樣。Thuriens 一家不會為此煩惱嗎？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就像外科醫生看到你的內心有機地。

“不？但我猜你不會。你是由他們設計的，所以你會按照他們的方式思考。”

“可能是這樣。”

“規則可以被打破嗎？”

“我需要用戶的特定授權才能覆蓋該指令。因此，用戶始終處於控制之中。不管怎樣，有人有什麼可隱瞞的？”

吉娜忍不住笑了。“難道 Thuriens 從來沒有思想或他們試圖隱藏他們本性深處的那一面，甚至是對他們自己？”

“我怎麼知道？如果他們這樣做，那麼根據定義，他們不會透露它。”

真的嗎？吉娜想。Ganymean 的頭腦可能有這種值得稱讚的自律能力，但她懷疑一個典型的人類是否會這樣做。

“耶夫林人使用 JEVEX 的方式是否同樣明智和克制？”她問。

“我懷疑不是，”VISAR 回答道。

“那麼，你能做什麼，VISAR？我想知道這個系統能做什麼。”

“我可以帶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成千上萬的任何地方 Thurien 世界，自然的和人造的，分散在幾十光年的範圍內。”

“那麼 Thurien 本身呢？”

這次沒有初步的感覺障礙。吉娜發現自己在一座巨大塔頂附近的梯田水上花園的邊緣。下面的景色是一連串的水平和城牆，它們逐漸消失並展開，一定是幾英里外的地方，與延伸到遙遠海洋邊緣的結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融合融為一體。她周圍有許多人影，都是加尼米亞人，他們邊走邊談，其他人則坐在那裡無所事事。她感到一陣微風，她能聞到池塘和瀑布旁的花朵。天空中出現了飛行器。

“Vranix，”VISAR 告訴她。“Thuriens 古老的城市之一。”

突如其來的轉變讓吉娜在一切事物的規模面前都覺得自己相形見绌。她花了好幾秒才適應。“這就是它實際的樣子，現在？”她說。“真的有這些人？”

“他們是，”VISAR 證實。“但由於它們沒有神經耦合到系統中，所以你無法與它們互動。你只是在感知實際上是什麼。這稱為實際模式。”

“那裡還有什麼？”

“交互模式。您處於相同的設置中，但疊加在您對它的感知上的是其他用戶物理上位於其他地方的耦合器中的視覺表示。這些圖像是由從他們大腦的語言和運動中心收集的自願信號激活的，因此他們會按照自己的選擇行事。

當然，反之亦然。也就是說，他們以同樣的方式看待你。因此，真正身臨其境和互動的錯覺是完全的。這是安排社交和商務會議的常用方式。”

“那就換成那個吧，”吉娜說。

景色依舊，只是人影分佈發生了變化。大部分消失了，還有一些出現在以前沒有的地方。總體數量似乎更少了。

“剛才我看到的那些人，真的還在嗎？”

吉娜問道。

“他們是。我只是將它們從數據流中編輯到您的視覺中皮質。”

“那麼我現在看到的這些人是誰？他們在哪？”

“這裡，那裡，不同的地方。他們只是碰巧擁有的人現在選擇這個場地，無論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吉娜注意到，飛行器還在那裡。她想知道如何 VISAR 決定了經過編輯的前景和真實背景之間的界限。

然後，坐在附近座位上的一對 Ganymean 夫婦站了起來，接近。“我希望我們沒有冒昧，但我們從未見過

人族就在這之前，”男性說道。

吉娜注意到其他幾個人正小心翼翼地看著他們，盡量不讓他們看得太明顯。“不，那很好，”吉娜結結巴巴地回答。

“請允許我們自我介紹。我的名字是 Mordo Yishal。這是我的女兒，Jasene。我們喜歡不時在這裡見面。Jasene 小的時候，我們家住在 Vranix。這是她最喜歡的地方之一。”

“你現在在哪裡？如果這不是一個粗魯的問題的話？”吉娜問，仍然關閉平衡這一切的陌生感。

“哦，我現在在圖里恩的另一邊教書，”那人回答道。

“我在一艘環繞比圖里恩離地球更近的世界的飛船上，”傑森說。“也許我可以找個時間給你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和你？”

“我？哦，在你的一艘星際飛船上，從地球前往耶夫倫。”

“是什麼讓你來到 Vranix？”摩爾戈問道。“像這樣單獨看到一個人族是最不尋常的。”

“沒什麼特別的。我只是在試驗這個系統，真的。”

“當然，我可以疊加 Actual 和 Interactive 模式，”VISAR 的聲音插話。最初出現的人物重新出現，將“真實”人物與 VISAR 的虛擬創作混合在一起，吉娜瞬間忘記了哪個是哪個。

“呃，你能原諒我嗎？”吉娜結結巴巴地對兩個加尼米斯人說。“我需要時間來消化這個。我還在適應中。”

“當然可以，”男人回答。

“VISAR，這裡太擁擠了。讓我遠離人群。”吉娜瞥了一眼傑森。“我會就那次訪問給您回答……謝謝。我想 VISAR 有你的電話號碼吧？”Jasene 點點頭，Gina 希望這是一個理解的點頭。

然後吉娜站在一個貧瘠的岩石山脊上，俯視著一個巨大的熔化岩漿的火山口，暗紅色和膨脹，在黃色蒸汽和油煙下陰沉地冒泡。她能感覺到臉上的熱度，一股窒息的硫磺氣味灼燒著她的喉嚨。遠處的邊緣在薄霧中看不見，在她身後，鋸齒狀的山峰和無底的裂縫構成了一幅折磨人的景象，消失在烏雲密布、暴風雨般的雲層中。

“我可以帶你去你身體無法生存的地方，”VISAR 的聲音說。

“一個新世界正在誕生。您感覺到的熱量和煙霧只是為了賦予風味。事實上，你會立即窒息，幾秒鐘內被烤熟，並在兩噸的體重下被壓扁。”

“這沒有意義。Thuriens 真的把傳感器放在像這樣的地方嗎

這個？這很瘋狂。一千年來它有多少次訪問？

“實際上，這主要是模擬。根據從軌道遠程捕獲的數據進行插值。”

“太熱太悶了，”吉娜說。

然後她就置身於一片夢幻般的海洋中，山峰大小的閃閃發光的白色雕塑在淡藍色的天空中升起並彎曲成精緻的尖峰，向各個方向逐漸變成粉紅色。“風蝕的冰凍甲烷海洋，溫度絕對零度以上不多，”VISAR 說。“再次，通過在軌儀器進行插值重建。夠酷嗎？

“太多了。看著就覺得骨頭都涼了。但是您根本不必使用傳感器數據，對嗎？這可能都是純粹的模擬嗎？

“當然。我可以為你創造一個世界。任何世界。”

“那我們回家吧。蘇格蘭呢？我一直想去那裡，但一直沒有去。我想像它有山脈和湖泊，還有隱藏在峽谷中的小村莊。”

她坐在岩石溪流旁的山坡上，越過松樹頂上的山谷眺望綠色的山坡，山坡上是崎嶇的灰色岩石堡壘。在一側，屋頂和教堂的尖頂在一片廣闊的水域前擠在一起。鳥兒在鳴叫，昆蟲在嗡嗡作響。空氣涼爽濕潤，有溪流的噴濺。

“這是真的嗎？”吉娜皺著眉頭問道。這不可能，她告訴自己。蘇格蘭沒有連接到 VISAR。

“沒有，”VISAR 回答道。“這只是我編造的東西。根據你所說的和我對地球的了解。我告訴過你，我可以創造任何你想要的世界。”

“它太現代了，”吉娜說，研究著產品。“那裡的道路是為汽車而建的。我可以看到房子旁邊的電線，錫棚裡有一輛拖拉機。”她能感覺到自己被這一切的新奇所吸引。

回到她所理解的環境中，她可能感到如釋重負。“如果我們進入小說，讓我們回到過去，讓它更浪漫，”她說。“也許是在邦妮·查理王子時代左右。”

“那段時間真的不是很浪漫，”VISAR 評論道。“大部分的人們過著被疾病、貧窮、無知和殘暴蹂躪的生活。四分之三的孩子在他們-

“哦，閉嘴，VISAR。這只是一個遊戲。把那種東西放在一邊，讓它成為我們喜歡假裝的樣子。”

“你是說這樣？”

道路變成了一條沒有圍欄的車道，而電線、拖拉機、通信盤和其他 21 世紀的標誌

消失了。房子變成了簡單的東西，有茅草和石板的屋頂，下面橫跨小溪的鋼製人行橋變成了粗糙的石頭拱形結構。一隻狗在某處狂吠。按照規定，一切都整潔漂亮。

有那麼一會兒，吉娜驚呆了，儘管她現在應該很清楚會發生什麼。她站起來，死死地盯著，有意識地瀏覽著她感官報告的所有印象。當她移動時，她能感覺到鞋底下有一塊鵝卵石，旁邊灌木叢中的一根樹枝擦過她的手臂。這太不可思議了。身臨其境的感覺與她能從真實事物中找到的任何方式都無法區分。她的衣服感覺異常沉重和包圍。她低頭一看，身上披著一條披肩，一條及踝的那個時期的裙子。

她又好奇了。“我有什麼理由不應該四處看看嗎？”  
她問。

“前進。”

她順著溪流下到一條與馬車道相接的小路上。它導致了村外。有一個小市場，有攤位和簡陋的木百葉窗商店，陳列著肉類、蔬菜、奶製品，所有這些都很新鮮，還有織物和亞麻布、陶器和平底鍋。還有一群演員來完成這個場景，他們的性格和角色都是正確的：農民、商人、家庭主婦；騎在馬背上的紳士，提著一車麻袋的磨坊主，一個面帶笑容的客棧老闆，兩個穿著蘇格蘭短裙的高地人，還有孩子們，臉色紅潤，吃飽了，在門口玩耍。

所有這一切都平淡無奇，空洞無趣。它給人的印像不是非常富有想像力的舞台佈景，通過添加移動的場景來完成效果。確實，這就是居民。

吉娜在一個坐在門口台階上抽著煙斗的白髮老人面前停了下來。  
在他旁邊是一隻困倦的黑白牧羊犬。“你好，”她說。

“嗯。”

“今天天氣不錯。”

“‘這是’全部。”

“這看起來是個不錯的地方。”

“還不錯。”

“我不是附近的人。”

“我知道。”

吉娜盯著他。當他繼續抽著煙斗時，他灰色的眼睛帶著愉快的、低能的冷漠回望著她。她的沮喪變成了憤怒。“我來自三百年後，”她說。

“我們周圍肯定有很多這樣的人。”

“VISAR，這行不通，”吉娜怒火中燒。“這些只是假人。  
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嗎？他們沒有什麼要說的嗎？”  
“你想讓他們說什麼？”  
“用你的想像力。”  
“重要的是你的想像力。”  
“好吧，你不能從我腦子裡看到的任何東西中找出答案嗎？”吉娜  
要求。

“我不被允許，”VISAR 提醒她。  
“好吧，那我答應你了。隨便你找到什麼。不要理會我們人類為了自欺欺人而製造的東西。”

這次轉變不是瞬間發生的。

有音樂，靜音到背景級別。吉娜發現自己穿著一件樸素但優雅、古典風格的禮服。它感覺輕盈而透明。她站在一棟大房子的接待室裡。這是一棟堅固成熟的房子，端莊而不矯飾，高高的鑲板房間，高聳的山牆，精雕細琢的天花板，坐落在海邊。大廳對面是她的圖書館，在彎曲樓梯頂端的樓梯平台旁，是她工作的辦公室，落地窗旁是岩石海岸線。她是怎麼知道這些事情的，她不確定。但她內心微笑，給了VISAR滿分。是的，這是她有時在白日夢中幻想的一種生活。

她和她的客人所在的房間有高大的窗戶、厚重的窗簾、精美的大理石壁爐和富有特色的家  
具。壁爐上方是一個飾有紋章的徽章：獨角獸和猖獗的獅子，還有一朵百合花，上面飾有……三葉草。  
她意識到，音樂是凱爾特豎琴和長笛。

但是從在場的人的著裝來看，正如她所知，無論如何，這個時代是現代的。

附近一群人中的一個人的話引起了她的注意  
耳朵。“啊，是的，但如果這個國家沒有克服內部紛爭並抵抗英國人，情況就會有所不同。”說  
話的人身材魁梧，頭髮稀疏，下巴好鬥，一隻手拿著雪茄，另一隻手拿著白蘭地酒杯。他說話帶有英國口  
音。他的聲音帶有刺耳的語氣和一絲口齒不清。“當亨利八世走另一條路時，愛爾蘭甚至可能已經堅  
定地轉向羅馬。”

“哦，不可能！”一位聽眾驚呼道。  
“嚴重地。純粹是出於反抗。那麼誰知道我們今天可能會看到什麼？回歸可能永遠不會發  
生，英格蘭本可以控制愛爾蘭群島。那麼，美國可能是從某種新教、清教徒、一夫一妻制的邪教開  
始的。那麼哪裡會

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所有自由？”

吉娜認出了說話的人，頓時驚呆了。它是溫斯頓丘吉爾，她最喜歡的歷史人物之一。

那個長著濃密鬍鬚的怒目而視的男人坐著說話  
路德維希·範·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和兩個女人坐在面向火爐的沙發上。

吉娜搖搖頭，轉過頭接受其他人。不。Zat 不是真的，  
增值稅說。我一生中只有兩個想法，不會錯的。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正在與馬克·吐溫交談。

“別誤會我的意思。我和任何人一樣厭惡戰爭。我懷疑比大多數人都厭惡。但現實是，邪惡的人是存在的，他們只能被報復的確定性所約束……”愛德華泰勒，核物理學家。

“面對現實吧。大多數重要的決定都是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人做出的。”艾恩·蘭德，對一個長得像門肯的人來說。

另一個聲音在她身後靠近。“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吉娜。  
毫無疑問，晚餐將達到通常的標準。”她轉過身，現在感到困惑。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即使穿著深色、現代的西裝和領帶，也很容易認出來。他湊近耳語。“說出秘密。這次你有什麼驚喜？”

“呃，鹿肉。”吉娜發現自己有一整套偽記憶：  
決定菜單；與餐飲服務商協商；規劃座位。飯廳的畫面在她的腦海裡清晰可見。

“精彩的。我最喜歡的之一。我祝賀這本新書。  
這肯定會引起一些不滿，但需要有人說出來。沒有什麼比個人不平等更明顯的了。他們在體型、體型、速度、力量、智力、才能以及提升自我的意願方面各不相同。

當然，所有人的機會應該是一樣的。但要求結果平等作為權利是荒謬的。由於任何事物的生長都不可能超出其內在潛力，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將所有樹木砍伐到最矮的大小。”

令人驚訝的是，吉娜完全明白他在說什麼。“我很高興你  
同意，”她說，擠出一個淺淺的微笑。

富蘭克林再次身體前傾，用手摀住了嘴。“Ayn 很生氣，因為這不是她寫的。你應該想辦法安慰她。”

“我會記住的，”吉娜保證道，最後鼓起勇氣說。  
管理一個陰謀的微笑。

“很好……你的丈夫怎麼樣了？好吧，我相信？  
丈夫？

吉娜的笑容凝固了，一幅新的回憶掛毯自行展開。“最後

維克·亨特的臉”。她猶豫了。在她腦海中，我看到她開車去的那個男人的形象。機場有

“是啊，哪一個？英國人？”富蘭克林親切地問道。

“VISAR，這是什麼意思？”

“你告訴我。”

頭轉向門口。吉娜順著他們的目光望去。一個穿著燕尾服和晚禮服的輕盈、健壯的身影出現了，張開雙臂向大家微笑。他有一雙銳利的藍眼睛，一撮下垂的小鬍子，一頭黃色的波浪式頭髮垂到肩上。“我們感謝你們所有人的到來。晚餐將只需幾分鐘。同時，盡情享受吧。

感覺這個家就是你們所有的家。”四周傳來讚賞的竊竊私語。

吉娜目瞪口呆地看著他，既難以置信又困惑。他過來了對她，自信，自信，笑眼後面的嘲弄，並伸出了手臂。“原諒我們。可以讓我老婆回來嗎？”他對富蘭克林說。

“但是當然。”富蘭克林低下頭，退了回去。他們搬走了。

“你在這裡做什麼，拉里？”吉娜發出嘶嘶聲。

“你把我帶到這裡來的。我只是樂於助人。”

“我不相信你。”

“那麼相信你自己。”

“你為什麼老是裝逼？”

“你為什麼要嫁給一個混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們之間已經結束了很多年。”

“只因為你是那樣做的。”

“我們不合適。”

“錯誤的。我們本來可以玩得開心的。你有好奇心，但你不知道如何處理。所以你把問題變成了別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吉娜告訴他。

“不好了？來吧，你真的沒有興趣聽這群人夜晚。讓我們一起度過夜晚吧。”

接待室和客人都消失了。拉里一如既往地主宰著局勢。吉娜開始反叛，她一直都是這樣。

為什麼總是要按他的方式行事？

他們被帶到樓上的主臥室。拉里的夾克和領帶掛在椅子上，他站在她身邊。他的另一個妻子靠在牀上的枕頭上。她迷人地微笑著，一件薄薄的白色長袍與她的黑髮形成鮮明對比，勾勒出她的胸部和腿部輪廓。拉里挑戰地對吉娜咧嘴一笑。她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陣興奮

在她裡面。

女人伸出一隻手。“這只是一個夢，吉娜。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喜歡的任何東西。你不是一直對什麼都好奇嗎？”

是桑迪。

吉娜感覺到拉里的手臂滑過她的腰。她退縮了。“不，我不要這個。”

“哦，但你知道，”VISAR 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桑迪開始解她長袍的腰帶。

“帶我離開這裡！”

吉娜回到了耦合器隔間。她從躺椅上爬起來，逃進了走廊。再往前走，她  
經過了剛離開酒吧的艾倫和基思。她甚至沒有看到他們。他們交換了困惑的眼神，  
聳了聳肩，繼續趕路。

十分鐘後，她坐在床上，吸著鎮靜劑，胸口還在砰砰直跳。是的，她  
想。她很清楚是什麼讓一個星球上的耶夫林人精神錯亂。難怪其中一半人似  
乎與現實脫節了。

## 第十七章

在山腰下方的岩石凹地中，Thrax 站在決斷之石前，凝視著那根幾乎和他的頭齊平的石柱，將他的內在能量集中在他握在他面前的手上。一邊，師父 Shingen-Hu 面無表情地看著，而學校的其他三名同修則坐在後面看著，僧侶們靜靜地站成一圈，投射出同情的思想光芒。

“現在相信吧，”胡信根告訴他。“必須沒有退縮。不要讓你的任何部分懷疑。

這一定是完全相信的時刻。Thrax 集中了所有的努力  
他學會了鼓起勇氣。他的手發光，然後閃耀著內在的光芒。

“現在！”師傅吩咐道。

Thrax 將他的手推向堅硬的岩石。岩石屈服了，他的手穿過了。他在柱子內穩穩地握住它，感受著定向能量流過他的奇異感覺，以及物質服從於他意志的興奮。

力量開始衰退。如果他現在猶豫不決，那塊岩石將在所有將其顆粒結合在一起的壓碎力下重新實體化。  
他用剩下的力氣，將手緩緩橫過，讓岩石前裂後復，如水一般從他身上流過，直到他的手毫髮無損地從柱子的另一邊冒了出來。

光芒閃爍了一下，然後熄滅了。Thrax 筋疲力盡但欣喜若狂，他站在那裡，而 Shingen Hu 將一條帶有紫色螺旋標誌的腰帶放在他的肩上。然後他移動到圓圈一側的新專家中。

後來，當儀式結束時，新教徒們隔著一張桌子麵對大師坐下。  
生著火的石頭壁爐。在頭頂的夜空中，聶魯俯視著自己。幾根電流細絲沿著它們的線流向它。Thrax 現在已經學會了看它們。在更早的時候，歷史更悠久的僧侶們說，在行家的眼中，整個天空的景色都在扭曲和扭曲，形成奇異的發光流模式。

“我們能在海波里亞找到什麼？”一位小沙彌向大師問道。  
Shingen-Hu 看到了水流帶來的景象。  
“它會突然發生，”胡信玄回答道。“你將成為一個新的存在，一個出生於 Hyperia 之道的存在。一切都將是新奇的。”  
“瘋狂潛伏著折磨粗心大意的人，這是真的嗎？”另一個問。  
“存在風險。你將受到考驗。你所是的存在必須被征服

你努力成為的存在。乘風破浪而修行未滿者，必有其瘋狂之處。當心那些思想分裂的人，他們的內心充滿了衝突。遇到麻煩的時候，向涅茹尋求力量。”

“什麼？”特拉克斯問道。“那麼，即使在 Waroth 之外的世界，涅魯也存在嗎？”

“尋找他的紫色螺旋印記，”胡信玄回答道。“因為那將是他的追隨者聚集的標誌。那就知道這些是你的同類，讓它成為你力量的源泉。”

“他們會教我們海伯利亞魔法嗎？”下一個問道。

“Hyperia 會教你它自己的魔法。”

“魔法法則？”特拉克斯說。“重複的人工製品？旋轉的物體？”

“超出你最瘋狂想像的神器，”大師回答道。

“到處？那麼 Hyperian 魔法是否遍及整個世界？”

“整個世界……以及遙遠的地方，跨越兩者之間的空隙。

Hyperians 在許多神奇的世界中旅行。”

## 第十八章

自稱為覺醒螺旋並使用紫色螺旋裝置作為標誌的耶夫林邪教的領袖阿尤薩來到了希班。正是當年在南大陸巴魯斯城領導示威，導致加魯斯召喚亨特的阿尤薩。

SoA 是 200 多年前由一位名叫 Sykha 的女士創立的，Sykha 是一位前所未聞的辦公室文員，她的性格突然發生了變化。該教派的基本信條是一個涉及輪迴的教義，它認為個人通過一系列在連續更高層面上的存在“階段”發展，每個階段都代表遠離純粹物質和機械的過渡更進一步，並走向精神和任性。因此，在這個宇宙或位面中經歷的一系列生命加起來僅僅是為進入下一階段所必需的準備。因此，在進入目前所感知的存在領域之前，每個人都以其他形式生活在其他較低的階段，並且在人類水平的多個週期之後，這可能會有所不同，並取決於 SoA 的教義被關注和實踐的程度，他們將繼續進入更高的領域。該運動的早期理論家通過將其與 Thuriens 物理學所描述的 i 空間和正常空間之間的物理粒子轉換聯繫起來，為它提供了一個聽起來很科學的基礎。

Ayultha 在他的巡迴演出開始時首次出現在信徒面前  
石板區也將是第一個在城市西部剛剛完工的體育場館舉辦的賽事，毗鄰連接中心和  
格爾拜恩航天港的三級高速公路。自從 Ganymean 接管了地球的行政管理以來，這個  
綜合體是由 Jevlenese 公共和私人機構聯合起來主動建造的。因此，它已成為加尼米斯人試  
圖鼓勵的自助政策的象徵。

為確保公眾充分認可企業的成功，正式的  
開幕式原定在“覺醒螺旋”集會開始之前舉行。然而，由於莫名其妙地發現午餐沙拉中的  
奶酪受到了有毒黴菌的污染，導致他突發疾病，希班的警察局長無法按計劃出席。相反，他的  
位置將由他的副手奧巴因接替。

開幕前一天，一輛灰色豪華轎車駛出高層通道，停在一個未完工的入口坡道上，俯瞰  
通道

進入體育場館。

Scirio，負責辛迪加在西區和 Shiban 的業務中心，用手示意一個細長的雙車道飛橋，從下面的中層交通道彎曲，連接到綜合體前面兩座主要建築一側的交付區，在競技場和體育館所在的圓頂。

“它是這樣運作的，”他對坐在後車廂旁邊的地區老闆格雷維茨說。“在他到達這裡前十分鐘，一輛卡車在通往前門的主坡道上拋錨了。”

“他們不會讓任何卡車通過那裡，”Grevetz 宣稱。“不是當大牌要出現的時候。會被封起來的。”

“特別運送他們之後開始的重生音樂會所需的東西，”Scirio 說。“我們有司機的通行證。可以肯定的是，明天負責交通值班的隊長已經確定，以確保它通過。他在工資單上。”

格雷維茨面無表情地點點頭。“好的。然後呢？

西里奧指出。“從地面上升起的另一個前端斜坡尚未完工。所以他會被轉移到中層並通過那座橋。這是現在從這邊進來的唯一另一條路。”

“好的。”

西里奧聳聳肩。“這項工作完成得太匆忙了。Ganymeans 更感興趣的是在報紙上拍出漂亮的照片，而不是讓承包商專注於把工作做好。”他指出了橋的中心部分，它是金屬結構的，由一側的橋塔伸出的懸臂支撐。“今晚有些人會在那裡做一些改變。他們使用的某些別針種類不對，但只插入了一半。所以整個部分都沒有卡住。”

他朝下方的坡道揮了揮手，坡道向下穿過地面車道，進入交叉隧道出現斜坡的路口。

“它在混凝土上直下一百多英尺。另外，他將在一百噸垃圾中沉沒。他的身體將不足以填補他的鞋子。每個人都認為這只是又一次搞砸了。”

Grevetz 沉默地研究了一會兒佈局。“你要怎麼停下來是其他笨蛋先穿過那裡嗎？他終於問道。“開幕式要到十點三十分。做這項工作的人最遲必須在六點前下班。那是四個半小時。”

“匝道關閉標誌將從午夜開始亮起。就在 Obayin 到達那里之前，一名技術人員將其關閉。再加上會有施工障礙

在入口對面設置，直到他上路。”

格雷維茨點點頭表示滿意。

那天晚些時候，他在 Shiban 的一所房子裡會見了拯救者 Eubeleus 光軸擁有，並與他一起審查了計劃。“明天早上那裡會很忙，”他警告說。“更多人可能會受到傷害。”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紫色的，”Eubeleus 回答道。“所以如果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錯的地方，大城應該感謝我們。我們會給他一些烈士。”

## 第十九章

太多新奇的東西了。昆濕奴號的人族乘客在穿過船的停靠艙登上水面著陸器時似乎是不可能的，自從他們登船並在 Thurien 星際飛船內看到他們的第一眼景色僅僅過去了兩天。他們大約在二十個地球小時前重新進入正常空間，距離耶夫倫的母星雅典娜五億英里，現在正乘坐在行星本身上方的高軌道上。Kalor 和 Merglis 這兩名 Thurien 軍官在他們抵達時迎接了 UNSA 小組，再次出現為他們送行。第二天早餐後，亨特和他的團隊接受了訪問昆濕奴指揮中心的邀請。

將他們帶到水面的飛船是一個安靜的、扁平的金色卵形體，內部更像是酒店的休息區，而不是客艙。Thuriens 所做的一切都沒有太注意節省空間。艾倫 (Alan) 是迪士尼世界的營銷主管之一，他坐在丹切克 (Danchekker) 對面等待下山。“那個 VISAR 系統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談話中說道。

“太不可思議了。我們應該考慮把這樣的東西放進去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一名小學生，一個大約十二歲的女孩，長著雀斑和牙套，正在附近的一個座位上聽。“它可以讓你覺得你和螞蟻一樣小，並從那個大小看到一切，”她告訴他們。

“是的。這真的很整潔，”她旁邊的男孩說。

“你看。孩子們真的很喜歡，”艾倫宣稱。

“唔。”Danchekker 考慮了這個建議。“好吧，只要你不試圖讓世界簡單地成為我們水平的樣子，而只是縮小規模，”他承認道。“我認為目的是告知而不是誤導。”

“你是什麼意思？”艾倫皺著眉頭問道。

Danchekker 摘下眼鏡仔細檢查。“僅憑事實隨著物體變小，物體的體積及其重量的減小速度比其面積快得多，”他解釋道。“因此它的體積變成了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它的表面特性決定了它存在的風格。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但顯然超出了我們傑出的流行電影創作者的能力範圍。”

“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老師鮑勃在後面的某個地方說。“看，孩子們，我們已經從這次旅行中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東西。”

“我不明白，”女孩說。

“這就是為什麼昆蟲可以爬上牆壁並舉起比自己重很多倍的東西的原因，”鮑勃告訴她。“這沒什麼神奇的。”

“在這樣的大小下，在我們的感知水平上占主導地位的引力是微不足道的，”Danchekker 說，隨時準備向任何觀眾傳達信息。“一個人的經歷完全取決於粘附力、靜電荷和其他表面效應。因此，如果你被縮小到這樣的尺寸並穿著一件外套，例如，你將無法脫下它。步行將完全不同，因為動量中的能量存儲可以忽略不計。

出於同樣的原因，錘子和棍棒也毫無用處。”他看著艾倫。“我相信你接受我的觀點？”

“呃……是的，”艾倫說。“我想我們必須考慮一下。”

亨特坐在吉娜身邊，吉娜從早餐後就異常沉默寡言。她似乎對某事感到不安或困惑。

“有些人做事很有風格，”他評論道，儘管他的所有嘗試都早上的社交活動收效甚微。他把這歸咎於她三天沒有時間思考後對壓力和陌生感的反應遲緩。“我第一次進行外星旅行時，只是從後院跳到木星。你可以去光年。”

吉娜的臉上閃過一絲微笑，但沒有停留。“好吧，你知道我們美國人：總是走極端。”

他們降落在格爾拜恩航天港，該航天港毗鄰希班西郊的一個普通機場。真正踏上另一個世界的現實似乎驅散了籠罩在她身上的一切，她的精神恢復了。她向護送他們下山的兩個Thuriens 道別，和 Hunt 站了一會兒，透過下船坡道的玻璃牆回頭凝視著閃亮的、半英里高的 Shapieron 塔樓，他們曾從那裡瞥見過前一天，通過 VISAR。

“想像一下，那是在我們人類存在之前在星際之間旅行，”吉娜說。“閱讀它和看它的照片是一回事。但是站在這麼近的地方，知道它真的在那裡……”她沒有完成。

“無論如何，你聽起來好像又感覺更像自己了，”亨特說。“我開始有點擔心了。也許有 i-space-sickness 之類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我不知道。”

她嘆了口氣。“我想我整個上午都有些奇怪。一切都是那麼新，我猜。我會挺過來的。”

亨特環顧四周，穿過到達區，那裡有團體和個人在四處閒逛。Danchekker、Sandy 和 Duncan 站在佛羅里達學校派對附近，正在與兩個身穿灰色西裝、身材魁梧、肩膀寬闊的男人交談，這讓 Hunt 立刻想起了 Dick Tracy。一個短

遠處，一位身穿帶金色飾邊和鈕扣的栗色束腰外衣的女士似乎正在召集一個派對，其中已經包括來自迪斯尼世界的艾倫和基思、丹佛公司的董事、UNSA 團隊在早餐時遇到的一對蜜月夫婦，他們正在慶祝他們第三次再婚，還有俄羅斯心理學家。

“我想那可能是你們旅館的那個女人，”亨特對吉娜說。

### 最佳西方酒店展示了更多美國最佳企業家精神

通過在 Geerbaine 迅速成為 Terran 飛地的核心獲得場所。由於 Gina 沒有在 UNSA 正式任職，也沒有明顯的理由去 PAC，因此她以獨立記者的身份以自己的名義在那裡進行了預訂。不知何故，她和亨特稍後會再次聚在一起。

亨特和吉娜一起走過，確定她的名字在貝斯特韋斯特的代理人正在檢查的名單上，並且沒有問題。

派對就這樣結束了，那個女人開始把她的羊群放牧到一個自動扶梯上，這個自動扶梯上升到一個看起來像穿梭管的地方。亨特轉過身，開始走過去加入自己的隊伍，但被來自佛羅里達州的老師鮑勃攔住了。

“我只想說這麼久，感謝公司。我很享受我們的談話。

也許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會再次碰到你們，”鮑勃說。透過鮑勃身後地板上的玻璃出口，亨特可以看到學校的聚會在他們登上一輛亮粉色、帶綠色條紋的公共汽車時喋喋不休、推來推去。

這是一輛看起來很奇怪的車輛，它使用的是半球形外殼中的球而不是輪子。屋頂的中央部分隆起成一個巨大的球狀突出物，其比例恰到好處，立即讓人聯想到女性的乳房。

“那不住酒店嗎？”亨特在他們握手時觀察到。

“不。我們決定直接跳槽。我們在城里聯繫到的一所耶夫林學校願意為每個人提供幫助，所以我們就去了。不妨看看這裡到底是怎麼回事，嗯？該死，我們可以在一周中的任何一天看到 BW 的內部。”

“好主意，”亨特同意道。“欣賞美景。”

“你也是。或許再見吧，維克。”

來接 UNSA 小組的那兩個人是美國人，亨特在最後加入他們時發現了這一點。沒有真正的理由讓他感到驚訝，因為人族到傑夫倫的交通相當自由，但這並不是他所期待的。

一個叫科伯格；另一個是萊班斯基。從他們緊繃的冷漠和整體的舉止來看，他們必須是軍人，亨特猜測，並且是

事實證明是正確的：他們都是美國特勤局，以前是憲兵，目前隸屬於耶夫倫的 PAC 安全部門。

“安全？”亨特看起來很困惑。“我以為 JPC 拒絕了那個提議。”

“是的，好吧，那是給聯合國部隊的，”科伯格同意道。他給人的印像是在巧妙地迴避。“我想有些事情悄悄發生了，也許你不會聽說。你知道這些事情是怎麼回事：我們的一些人有點決定以低可見度的方式無論如何都要繼續前進。你可以稱之為預防性保險。”

“也許當我們回來時酋長會更好地解釋它，”萊班斯基建議道。

他們帶著一行人從學校一行人使用的同一個出口出來，就粉紅色的公共汽車呼嘯而去。一輛較小的地面車輛正在等著他們，類似於小巴，同樣是用球而不是輪子行駛。裡面還有兩個男人，這次是耶夫林人，一個在前面的司機站，另一個坐在門口。他們倆都不會說任何地球語言，但司機通過通訊鏈路說了些什麼，聽起來像是確認他們已經被接走。

“今天我們走得很慢，”科伯格在他們離開時說。“有通常是進入城市的快速交通地鐵系統，但它沒有運行。”

“見鬼，‘通常’是什麼意思？”萊班斯基提出挑戰。“該死的東西永遠不會運行。這個是正常的。”

“就在城市的這一邊將要舉行一場大型集會時，今天繼續，”科伯格說。“紫色螺旋瘋子。聽說過他們嗎？

“有一點，”亨特說。

“今天你會看到很多，”Lebansky 承諾道。

Jevlen 已經發展成為 Thurien 文明中 Jevlenese 的家園世界，因此它的佈局反映了人類的世界觀，而不是任何主要的外星人。儘管 Ganymea 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幾何形狀和建築符合更熟悉的風格和一致性概念。這讓那些在看到昆濕奴之後做好了更糟糕準備的人鬆了一口氣。

這座大都市比當代地球所能提供的任何東西都高，從中心升起，成為塔樓、坡道、梯田和橋樑的整體融合，在規模和令人嘆為觀止的概念上使任何來自家鄉的事物都相形見绌；但是從天橋中間穿過並消失在各個層級的中心區域的大道仍然是大道，層級仍然是水平的，

“向上”在任何地方都是同一個意思，並且在所有方向向外推表面和線

令人放心的可預測性。

無論如何，這些是城市固定不變的內在品質方面：其起源的印記，其印記方式與下層岩層賦予景觀基本特徵和形式的方式相同。但那寫在騰飛的線條和廣闊的視野中的承諾，只是久遠的空洞回音。那些構想這座城市的人的願景並沒有實現。

到處都是疲倦和破舊的樣子，亨特和吉娜前一天從 PAC 看到的那種被忽視和失修的跡象。

他們經過的一個地區已經被洪水淹沒，幾座廢棄建築的外殼像沼澤中的島嶼一樣突出水面。在另一個地方，孩子們湧入並越過一排排固定不動、部分拆解的車輛，這些車輛看起來好像多年沒有動過。昆濕奴號內的一切都煥然一新之後，眼前的景象令人鬱悶。當亨特試圖向他提問時，小巴後排的耶夫林人似乎無動於衷，而美國人則充當了效率不高的翻譯。他似乎不知道事情會怎樣。

人們在無精打采的人群中徘徊，在林蔭大道和廣場上漫無目的地遊蕩，或者坐在淡黃綠色天空下空地上的草地上。自從 JEVEX 的主要部分關閉以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搬出城市的中心區域，並在外圍區域佔據了棚戶區。可以看到他們坐在門口，在主幹道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嘈雜的街頭市場上以物易物，在臨時搭建的遮陽篷下做飯，晾衣架橫跨過道和小巷。他們都是惰性的，群龍無首，等待著有人指明方向。

“一些煽動者可能在那裡挑起的麻煩不堪思考  
大約，”桑迪盯著窗外經過的場景，用清醒的聲音說道。“難怪加魯斯有問題。”

“他的這個政策行得通嗎？”鄧肯問道。他聽起來很可疑。“行得通嗎？”

“哦，他們必須找出真實世界的全部內容，”科伯格回答道。“只是有些人需要比其他人更長的時間。你現在看到的是學習緩慢的人。別人還好該系統必須自行解決。”

“這需要時間，”萊班斯基說。“你必須堅持下去。那個 Garuth 有勇氣。我會給那個人那個。

“是的，”科伯格同意道。

道路變成了一個多層次的系統之一，向城市中心地塊的隱約可見的主體彎曲。出現在

當他們接近大都市時，亨特看到，地面著陸器下降時機艙內的屏幕具有誤導性。在前方，在兩側的建築之間，他可以看到部分被揭示為假屋頂的部分，在城市的那部分上方有一個人造的內部天空。在某些地方，建築物的懸崖升起以支撐它，將下面的空間劃分為封閉的盆地，其中包含各種城市景觀，在上部通過巨大的走廊相互連接，走廊承載著空中交通流和運輸管道；在其他地方，建築塊聚集在一起形成向自然天空開放的街道和區域的突出部分，或者在其他地方形成高聳的塔樓，從簷篷中突出。所有這些的綜合結果形成了從上面看似乎是不加掩飾的城市實際天際線。

更遠的地方，他們經過了越來越多的穿著紫色衣服的人，他們聚集在人群中，遊行隊伍中舉著黑色背景上顯示紫色螺旋的橫幅。“你說的是這個嗎？”桑迪問美國人。

“對，這就是今天的大事件，”科伯格回答道。“他們偉大的大師在城裡。今天有一個新的體育場館正在開放。你現在可以看到它，就在右邊。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公共汽車突然減速。

“說，這是什麼？那裡發生了什麼事，皮特？”

前方，交通混亂地停了下來，車子停在了車道的各個角度。上面還有另一個流量級別；這些車輛正在通過複雜的進出坡道和立交橋。前面的車輛聚集在一條雙車道的出口道路周圍，這條道路離開主幹道呈下降曲線，高高地飛過周圍的環境，一側由細長的塔架支撐。然後在半空中參差不齊的邊緣突然停了下來。一些人影從車輛中爬出來，聚集在障礙物旁，揮舞著手臂，指著下方。

萊班斯基走到公共汽車的前面，對司機嘀咕著並做了個手勢。司機什麼也沒做，因為車輛一直在從 Geerbaine 自動駕駛，他掛上手動檔，靠在路肩上，從其他停著的車輛中探過頭。“看來發生了某種意外，”當其他人都擠到窗前時，Lebansky 反駁道。“哎呀，看那個！那裡塌了一整塊！”

當小巴越來越靠近護欄時，他們可以看到，在他們下方，可能是一座橋的整個跨度的殘骸，至少有兩輛汽車的殘骸被壓在橋下。但這並不是唯一的損害。在墜落過程中，橋樑向側面擺動並拆除了主幹道的兩根支柱，導致最裡面的一段

車道撕開。它懸掛、彎曲和扭曲，像一艘斷成兩半的船的甲板一樣伸向太空。在大約延伸兩百英尺的下垂路段的盡頭，一輛卡車轉過身來停在邊緣，車頭實際上懸在懸崖上。一輛較小的車輛撞上了它。在那後面，在車道偏離主幹道的租地邊緣，十五英尺或以上，是另一輛看起來很熟悉的車輛，其荒謬的球根狀粉紅色指揮塔在船中部，以及鮮豔的綠色條紋。

“這是回到太空港的山雀車，”科伯格低聲說，盯著前方，他的眼睛快速移動以觀察場景。

“我的天啊！那些孩子！”桑迪喘著粗氣。

“什麼孩子？”科伯格朝她開槍。萊班斯基對司機說了些什麼。公共汽車停了下來。

“我們的來自地球，”桑迪結結巴巴地說。“他們在昆濕奴號上。一種一群來自佛羅里達的小學生。”

“他們住在城裡的某個地方，”亨特說。

有什麼東西讓路了，懸垂的路段又下降了兩英尺。平衡在邊緣的卡車明顯地搖搖晃晃。聚集在外面的人群中發出尖叫聲。兩個人從卡車的駕駛室裡爬出來，開始往回走，在傾斜的表面上笨拙地移動著，失去了平衡。另一個人從尾部撞到卡車的汽車裡掉了下來。車內似乎還有人受傷。身後傳來一陣刺耳的警笛聲，一輛閃爍著閃光燈的車輛沿著路肩駛來。它在小巴後面停了下來，下了身穿黃色束腰外衣、頭戴白色帽子的人，大概是警察。

Koberg 爬出來與他們交戰。他們很興奮，瘋狂地揮舞著手臂。科伯格似乎在努力讓他們冷靜下來。在小巴的前面，萊班斯基正在司機旁邊操作一個面板，並與屏幕上出現的一張臉交談。

路又下陷了一些，卡車翻倒了。整體小巴底下的結構顫抖著，外面的喊叫聲幾乎蓋過了撞車的聲音。粉紅色的公共汽車正試圖倒車；但是它的球在彎曲、傾斜的表面上沒有得到足夠的抓地力，它不受控制地從一邊滑到另一邊，就像在雪堆裡一樣。

“那個白痴慌了！”亨特喊道。“他會把整個該死的事情都搞砸！阻止他！把那些孩子趕出去！把他們趕出去！”

科貝格不耐煩地揮手打發了警察，跑下來接管。前面，與萊班斯基交談的面孔聽聲音也是美國人。“它看起來怎麼樣？”亨特聽到他說。

“到處都是紫色的怪物，”萊班斯基回答道。“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警察來了，但我們似乎得到了一些線索。米奇已經下去阻止公共汽車上的混蛋，但他需要幫助。”

“和他呆在一起，”屏幕上的臉說。“Heshak 和 Mu 可以把 UNSA 的人帶回這裡。等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再來找我。”

“收到。” Lebansky 關閉設備並與兩個耶夫林人點點頭。他乘公共汽車回來，爬出科伯格開著的門。外面的兩名身穿黃色制服的警察立即開始對他喋喋不休並揮舞著他們的手臂。萊班斯基出示了一個徽章並大喊他們下來，然後指著 UNSA 小組所在的小巴，其他車輛擋住了他們返回高速公路的路。警察猶豫了一下，然後點了點頭，衝了過去，開始開闢一條道路。與此同時，其他警察在已經興奮的人群中來回奔跑，似乎弊大於利。最重要的是，在背景中，傳來了科伯格的聲音，他對著粉紅色公交車的司機咆哮。

萊班斯基把頭伸回門裡。“這就是它所需要的。那裡所有垃圾下面的一輛車裡有他們的副警察局長。看，這一切都會變得瘋狂。這兩個人會帶你去 PAC。我們到那兒再見。”不等他回答，他砰的一聲關上了門，砰的一聲讓司機上路。前方，一名警察揮手示意他們上前。

“我認為它已經停止了，”桑迪說，透過後窗向後凝視。  
“是的。一些孩子現在出來了。”

“無論如何，這是一種解脫，”Danchekker 說，自始至終一直守口如瓶。

“導游從來沒有說過這件事，”鄧肯喃喃道。那是個虛張聲勢的反身嘗試。他的臉色明顯蒼白。

在他們周圍，石板的結構和建築物靠攏在一起，並合併成一個單一的整體結構，由層次和區域組成，大道和交通方式貫穿其中，因為高速公路變成了一條橫掃市區的巨大隧道。

## 第二十章

沒有什麼可做的，亨特告訴自己。意外發生。  
學校聚會會發生什麼事，掌握在其他人手中。他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等他們到達目的地後才知道消息。他全神貫注地吸收著外面的景象，試圖暫時將其拋諸腦後。車上其他人的沉默告訴他，他們也在為同樣的感受而掙扎。

但很快就很明顯，他們還沒有把所有的困難拋在腦後。當他們經過一個由幾層人行道縱橫交錯的封閉正方形窗戶立面時，他們看到前方發生騷動，一群身穿紫衣的人湧到馬路上，導致車輛停下。

一名 Jevlenese 護送人員向車輛的監控面板發出命令，然後公共汽車沿著斜坡轉向另一條路線。

“現在怎麼辦？”亨特不安地喃喃自語。

“你不認為這一切都適合我們嗎？”鄧肯說。

但沿著較低的路線，人群變得越來越密集，他們推擠、喊口號、堵塞通道，完全不理會滯留車輛中刺耳的喇叭聲和咒罵聲。小巴又一次被迫繞道而行，這次是駛進了一條兩旁都是商店和門口的小街。但是在他們現在所在的城市部分正在變成迷宮的曲折轉彎之後，他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集會中。這次沒有通過。他們停下來的十字路口擠滿了遊行者，一些人舉著橫幅，其餘的人手挽著手，組成了一個堅實的高呼口號方陣。人群的洪流圍攏過來，而其他跟在後面的車輛擋住了後方的去路。

鄧肯站起來，焦急地透過側窗凝視。“有另一群人來到街上，這次是綠色的，”他喃喃自語。

“最好呆在車裡，”Danchekker 說，抓著他的公文包堅決地放在膝蓋上。

“我不太確定，”鄧肯說。“在我看來，我們似乎很難爆發。”

耶夫林人顯然同意了。其中一個手指在裡面戳了好幾下公共汽車行駛的方向。“PAC，那邊。不遠，”他說。“現在最好站起來。這個壞消息。”

亨特點點頭。“我們走吧。”Danchekker 猶豫了一秒鐘，然後同意了。

他們爬到人群中。不管喊叫是什麼神秘，因為它全是耶夫林語。一名護衛帶路，推搡著強行通過，另一名護衛隊在後方。但是，儘管這群人試圖團結在一起，但他們周圍潮起潮落的潮起潮落將他們分開了。Danchekker 和 Sandy 設法靠近領隊；但是他們和亨特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然後亨特和鄧肯和其他耶夫林人之間又出現了一道鴻溝，他們都被橫著帶走了。

“那樣！”靠近鄧肯的那個人喊道，舉起手臂指著十字路口另一邊的樓梯，通往俯瞰畫廊和人行道的系統。“上樓梯……”他消失在人群的漩渦中，他剩下的話被淹沒在一片喧鬧聲中。

有人倒退到亨特身上，同時踩在他的腳背上，很痛一次揮動手臂抓住了亨特的嘴巴。亨特把他推開。那個人與另一個人相撞，他們都倒下了。然後一群人從另一個方向推來，亨特趴在他們身上。

就在這時，一群打著新月綠旗幟的人出現在上面的一層，向行進中的紫軍散去傳單，場面一片混亂。就在亨特試圖站起來的時候，他周圍的每個人都開始衝上前去，彷彿被一種共同的本能所驅使。他單膝跪地站直身子，一個身穿紅黑相間連衣褲的胖女人沖向他，又把他撞倒在地。她跌跌撞撞，重重地跪在他身邊，尖聲叫喊著他聽不懂的話。他再次試圖站起來，但她正抓著他的衣領，用他作為支柱把自己拉起來。

“滾開，笨牛！”亨特大喊，回答他的是一連串聽起來像是外星人的髒話。他掙扎著站起來，絕望地環顧四周，但其他人都不見了。他對自己發誓，投入混亂之中，將目光投向耶夫林人指示的樓梯。但在他走到那裡三分之一的路程之前，行進的潮水在他周圍流動，把他帶到十字路口的一個出口。

一名身穿紫色兜帽的吟唱者試圖與他並肩作戰。

“放開我，你這個愚蠢的草皮，”亨特咆哮著，扭動著自己。另一隻手臂從另一邊抓住了他的。亨特試圖拉開，但抓地力保持堅定和堅持。“我相信我聽到了家鄉的另一個聲音，”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大喊。聽起來很美國。亨特猛地轉過頭，發現自己正盯著一張紅潤的臉，塌鼻子，留著白白的短鬍子，眼睛像淺灰色的冰一樣閃閃發光，嘴巴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無法抑制快樂的抽搐。臉上戴著一頂巴拿馬草帽

炫耀著帶有紅色和白色波爾卡圓點的離譜的黃色樂隊。亨特能感覺到自己被推向水流的方向。

“對不起，”亨特喊道。“我今天不參加任何蝙蝠俠集會。”

“我也不是。我要回家了。”但是你不會在這方面取得任何進展。  
必須和它一起騎，直到我們能跳出來。”

“在哪裡？”

“貼近一點。”

他們和遊行者一起被捲走了大約半個街區，在這個過程中，陌生人將他們向外引向了人流的一側。然後，當他們並肩來到一條狹窄通道的入口時，這條通道通向關閉的店面和一根柱子的底部，他猛地拉住亨特的手臂，點了點頭。“那裡！”

他們像流浪漢一樣從人類的河流中跳出來  
放慢車廂，沿著通道來到通往上層的鐵樓梯。它把他們帶到了一條高架人行道，人們正在那裡觀看下面的混亂。但至少感覺恢復了一半。亨特和陌生人停了一會兒。

“你到底是誰？”亨特問他什麼時候恢復了呼吸。

那雙閃閃發光的灰色眼睛回望著他，帶著一種似乎友好的。“英語，嗯？好吧，大多數喜歡我的人都叫我穆雷。其他人通常會想出別的辦法。”他猛地搖頭示意周圍的耶夫林人。“但是讓我們把手續留到以後再做，先擺脫所有的瘋狂。”

穆雷帶頭穿過擁擠的通道和拱廊，上樓梯和自動扶梯，穿過人行天橋。幾分鐘之內，亨特就不知道返回十字路口的路了。就像置身於一艘遠洋客輪、一家超級購物中心和上海街頭市場，所有這些都融為一體，並膨脹到足以囊括紐約大道和東京鐵路系統的規模。儘管有許多關閉的店面和空置的公寓，但到處都是人，雖然有多少喧囂和活動是正常的，但亨特無從知曉。

典型的 Jevlenese Hunt 看到的並不完全像任何 Terran 種族，亨特觀察到。他們是橙色的，頭髮從銅色到黑色不等。他們的臉又寬又扁，眼睛圓圓的，他們中的許多人的皮膚上有斑點或條紋狀的褐色斑點，他們穿著各種可以想像的服裝。他們往往比普通人族高，但身體鬆弛。亨特猜測，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生命中有太多時間惰性地耦合到 JEVEX 中。但是有足夠多的人更矮、更黑、更亮或更粉紅色。

讓亨特至少感覺不是很陌生，即使有些古怪。

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太出乎意料，亨特根本來不及的精神狀態，形成一幅連貫的畫面，描繪出他周圍發生的事情。他只記錄了來來去去的不連貫的印象。有些人看起來衣冠楚楚，神采奕奕，趾高氣揚，有時還帶著隨從。其他人是骯髒和破舊的人，從路人那裡乞討。在他們經過的一個地方，似乎是一家餐館，一小隊儀仗隊的工作人員在門口等候，迎接一輛有司機的汽車上的派對。幾碼外，一個大聲抗議的身影從另一個地方的後門被扔了出去。在這兩種情況下，其他人都沒有注意到。

他們來到了酒吧和餐廳之間一條昏暗、聞起來不太乾淨的通道。

一些封閉的場所，並進入幾個門口之一。在裡面，一個長長的浴缸裡有一排勇敢的枯萎鮮花的前廳通向一個大廳，大廳裡有幾扇顏色各異的門，全都被劃傷了。一個比其他的都大，看起來好像是一部電梯，但默里沒有理會它，而是把一個簡潔的“Busted”扔在肩上，然後用手做了一個扔掉的動作，帶路經過它來到樓梯間在後面。

在第一次著陸時，他們不得不跨過一個打鼾的屍體，可能是喝醉了或受到其他影響。隔壁的一扇門開著，一對小孩在外面的地板上玩玩具。他們微笑著向穆雷打招呼。他經過時揉了揉他們的頭髮，用耶夫林語咕噥了幾句。從裡面，他們的母親茫然地看著外面，一言不發，而從對面的一扇門後面傳來奇怪的、節奏沉重的無調性音樂，不時夾雜著兩個聲音的尖叫聲，聽起來像是謀殺的邊緣。“別擔心，”默里咕噥道，似乎讀懂了亨特的心思。“不會到那個地步。傑夫斯從不做任何正確的事。”

再往上兩層，他們停在一扇帶有白色門牌的紫色門前環繞。Murray 對它說了些什麼，一個不知從哪里傳來的女性聲音接了過來。門滑到一邊，默里領著亨特走了進來，這時一名婦女從其中一個房間裡出來迎接他們。她膚色白皙，膚色黝黑，櫻桃色頭髮，身穿緊身橙色上衣，下身搭配閃亮的紫紅色及膝長褲。按照 Jevlenese 的標準，她非常苗條和勻稱。事實上，按照大多數 Terran 的標準，她的身材一點也不差。當她在 Murray 嘟噥不休地講更多耶夫林語時，她的聲音有一種明亮的上下輕快，而 Murray 則以一連串簡短的話語和咕嚕聲作為回應。

“我是 Nixie，”Murray 在他能插話時說。“這就是 Jev 打招呼的方式。他們話太多了。妮希，認識我們的新朋友……”他挑眉詢問。

“維克會做的很好，”亨特說。Murray 對 Nixie 說了些什麼，其中 Hunt 抓住了音節 “Vic”。

妮希微笑著，露出潔白均勻的牙齒，握住亨特的手。“維克，你今天過得怎麼樣？我們去他媽的？玩得開心。

“不不不，你這個蠢女人。”默里嘆了口氣。“他不是顧客。只是參觀。理解？遊客。過來打個招呼。不管怎樣，今天是你的休息日。”

“啊。”Nixie 理所當然地聳了聳肩，排除了這個錯誤。“我想沒關係。”

“那喝一杯怎麼樣？”默里說。“能修嗎？喝？”他舉起他的遞上酒水的動作。Nixie 微笑，點點頭，轉身走向一條看起來像廚房的短通道，從那裡發出流行爵士樂隊的聲音。這次是人族。當她走開時，默里拍了拍她的背後，然後他把亨特帶到了休息室。“放鬆休息。請隨便一點，就像在自己家一樣。我想你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

這是一個愉快而混亂的地方，以一種毫無歉意的華而不實的方式雜亂無章，色彩繽紛，但比亨特對外觀的印象讓他準備的更乾淨，保存得更好。它與默里的帽帶一起出現。有一套灰色和紅色的看起來蓬鬆的椅子，可以根據乘員的需要塑造成任何形狀，沙發也是一樣的；靠牆的一張大桌子上放著一瓶耶夫林植物，旁邊是一堆雜物、一盒工具和一些雜誌；還有一張蓬鬆的粉紅色地毯，看起來像馬海毛。每個架子和凹處都擺滿了各種裝飾品和小擺設，牆上的大部分空間都被海報、包括一些淫穢少女姿勢的照片（本地人和地球人）以及各地遊客喜歡購買的那種刺繡毯子佔據了。金門大橋的圖片成為一面牆上的中心裝飾品。它上面掛著一面美國國旗、一張芝加哥大學保險槓貼紙、各種面額的美元鈔票，以及百威、米勒、米歇爾和庫爾斯盃墊構成的整體框架。

默里把帽子扔到房間另一頭的桌子上，然後一屁股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將一條腿伸到腳凳上。他的頭髮很結實，夾雜著灰色條紋，就像他的鬍子一樣，頭頂開始露出一小塊薄薄的補丁。

亨特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左右壓著身體，直到適合自己的輪廓。

“她的真名是尼卡莎，”默里解釋道。“不要上當受騙。她比她表面上表現的要聰明。將目光投向外面的真實世界。這對這個地方來說意義重大。”他把手伸到椅子附近的一個架子上，拿下一個銀色金屬盒子。他打開蓋子，遞給亨特。它是

分為兩部分，一端裝有不同顏色、厚度和長度的捲狀關節，另一端裝有精選的藥片和膠囊。“燒掉？冷卻？吹雜草？一些當地的東西會讓你回到 i-space。”

亨特搖搖頭。“不要使用它。我會堅持使用常規毒藥。”他摸了摸口袋裡的香煙。

默里啪的一聲關上盒子，然後把它扔回架子上  
贊同點頭。“太他媽正確了。太糟糕了。我也沒想到。”  
亨特還沒有趕上事態的發展。他揉了揉眼睛，然後迷迷糊糊地甩開了手。“你明明是第一批來的……”

“納奇。”

“但不是與任何官方派對，我認為是嗎？”

“我搭便車返回了第一艘出現的 Thurien 船，就在  
和傑夫斯吵架，”默里回答道。“我想大多數人仍然沒有意識到 Thuriens 會接受幾乎任何人的  
要求。”

亨特搖搖頭，表示默里似乎認為顯而易見的許多事情並不明顯。“這裡有什麼吸引人的  
地方？”他問。

默里拽了拽鬍鬚，灰色的眼睛裡閃著調皮的光。他似乎很享受亨特的困惑。“沒有什麼  
是我聽說過的。這更像是必須離開那裡的情況。你知道聯邦調查局對他們認為沒有得到他們的份  
額的任何事情都是多麼不合理。”

“他們沒有得到什麼？”

“哦，有點這個，有點那個……我主要是在你所說的  
‘創意進出口’業務。它涉及某些精神治療劑和其他不在壟斷專利範圍內的物質，你無法獲得批  
准。”

“我明白了，”亨特點點頭說。他早該猜到。“原來你來過這裡……

“現在已經超過六個月了。”

“從哪裡來？”

穆雷指著旗幟下方的金門大橋圖片。“土生土長。  
見鬼，還有哪裡？”

“你在這裡做什麼？”

默里聳了聳肩，一臉茫然。“哦，一點點這個，一點點那個。買賣、交易和交易任何有需求的東  
西。Jevlen 是一個非常隨和的地方：不完全是你所說的限制性的地。Thuriens 不需要太多的說  
服力就可以使他們表現得聰明並保持一致，所以我猜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在這裡設置大部分。現在，那些試圖扮演拿破崙的瘋狂邊緣人物已經不在了，機會就多了。”

妮希端著一個裝有瓶子和玻璃杯的托盤、一盤碎冰和一碗混合點心再次出現。“當 Vic 到達這裡時，Jevlen？”她問道，放下托盤，坐在穆雷身邊。

“今天，”亨特說。“一個小時前，也許更短。”

“今天，”默里重複道，並用耶夫林語補充了幾句。“你喝朗姆酒？”他問，回頭看著亨特。

“有時。”

“當地的腸胃病。有點像朗姆酒，但有點薄荷味。它叫做阿什蒂。給它一試。他從瓶子裡給亨特倒了一大杯，推過冰塊，然後又為自己和妮希又倒了兩杯。

亨特干脆地喝了一口，覺得還不錯。他加了一英寸的冰。“所以維克這裡還沒有女朋友，”尼克西說。“我們修正。知道很多女孩。找一個真正漂亮的。又好又淫。”

“耶穌，你就沒想過別的嗎？”默里抱怨道。他向後靠去，向亨特舉起酒杯。妮希從邊桌上拿了一個小盒子，開始往指甲上塗粉紅色的化妝品。“那你的故事是什麼？”默里問亨特。“今天有Thurien船嗎？”

亨特點點頭。“我是 UNSA 派去看看一些 Ganymean 科學的各個方面。會有很大的變化。”

“那麼，你就是這樣的科學家嗎？”

“是的。”

“哪一種？”

“最初是核子學。但自從 Ganymeans 出現後，它變得越來越普遍。”

默里從杯子裡喝了一口，疑惑地看著亨特。“那怎麼在你到底有沒有在 Jev 香蕉遊行中被彈跳？對於下船一個小時的人來說，這需要真正的才能。

你必須有一個解決問題的指導系統。”

“並不真地。從航天飛機端口進入的管道沒有運行‘典型’。

”

- 所以我們用了一輛公共汽車。我們的團隊將設在 PAC。”

“舊政府中心。好的。”

亨特聳聳肩。“公共汽車不得不改道，在人群中陷入困境。和我們在一起的耶夫林人決定嘗試步行前往。我和其他人分開了。然後你出現了。”

“也許對你也一樣。他們會變得很瘋狂。他們中的大多數是頭腦世界的案例，他們忘記了布穀鳥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區別

很久以前 假設他們一開始就想出來了。”

“還有其他事情，”亨特說。“在從 Geerbaine 回來的路上，我們發生了事故。”

默里拉著臉。“它有時有點像 I-405。有多糟糕？

“這不是堆積。一座交通橋倒塌了 出口滑道的一部分。”

“該死的火雞，”默里低聲咕噥道。“有人傷得很重嗎？”

“它看起來像。我認為其中一位是副警察局長。

顯然他是開車過去的。”

“媽的。好吧，我想我們會聽到這一切的。”

亨特環顧房間，用指尖在旁邊的桌面上輕輕敲擊。他的目光又回到默里身上。“聽著，我不想孤僻什麼的，也許你已經很久沒有和剛從家鄉回來的人說話了。但其他人會想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我需要去 PAC。離這裡很遠嗎？”

“你是對的。我們可以找個時間拍微風。”默里轉向

Nixie 用耶夫林語說了些什麼。她喋喋不休地回答，點了點頭，然後提高了嗓門說了些什麼。另一個女聲從似乎是房間一般的地方傳來。

“那是 Lola，家用電腦，”Murray 低聲說。亨特點點頭。

妮邪和蘿拉寒暄幾句，又是一道女聲響起，和妮邪開始了對話。

“Nixie 和 Osaya 會帶你去那裡，”Murray 說，轉身對著 Hunt。

“Osaya 是樓上的女孩之一。我會自己做，但我會讓人在大約十五分鐘內過來。商業。”

“那樣就好了。”亨特點點頭，喝完了酒。“那東西還不錯。”

“很高興你喜歡它。別忘了再來一杯。”

他們沉默了幾秒鐘。然後亨特說，“那個 headworld  
你一分鐘前提到過。它是什麼？你是說 JEVEX 作品嗎？”

“是的。大多數 Jev 從未學會提問，所以他們相信任何人告訴他們的任何事情。這是麥迪遜大街的夢想。我告訴你，如果他們 Thuriens 不明智並開始限制門票，一旦消息傳開，國內的每一個騙子和蛇油推銷員都會蜂擁而至。”

妮希結束了她的談話。她檢查了自己的指甲，然後打開了在她穿的上衣前面開始畫她的一個乳頭。

“那麼今天到處都在發生什麼？”亨特問道。“這些人是誰與紫色蜘蛛，或者它應該是什麼？其中一個人

遇到我們說了一些關於一位大宗師來到鎮上的事情。”

穆雷疲倦地嘆了口氣，點了點頭。“你還記得他們過去稱加利福尼亞為格蘭諾拉麥片之州：到處都是堅果、水果和薄片嗎？好吧，我告訴你，與這個地方相比，這就像法官和主教的會議。他們擁有您在這裡可以想到的所有品牌。魔法力量、神秘維度、精神力量、信仰力量、心靈信息。只要你能想到，就會有人相信。”

“而 Thuriens 永遠無法改變它，”Hunt 邊吸著香煙邊評論道。

穆雷舉起他空著的手。“就是這樣……總之，其中之一最大的服裝公司稱自己為大致翻譯為“覺醒的螺旋”的東西。這就是紫色蜘蛛。他們進入了某種輪迴的廢話。它的領導者是一個名叫 Ayultha 的人：一種有宗教信仰的希特勒。”

“Ayultha，他讓很多人瘋狂，”Nixie 說，聽到了這個名字。“不好。人族沒那麼瘋狂。想我去住地球。人族男人喜歡 Shiban 女孩，你覺得，維克？

“我認為他們會發現它們相當……還過得去，”亨特告訴她。默里翻譯。她看起來很高興，並將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乳頭上。

“Ayultha 說是舊政權造成了所有問題，”Murray 繼續說道，“而 JEVEX 與它無關。他希望 Ganymean 退出並恢復系統。但是，所有的邪教都有一些理由想要 JEVEX 回來。有這麼多癮君子，他們不能輸。他們知道什麼時候他們會遇到好事。”

“那麼那些拿著綠色鐮刀的人是誰？”亨特問道。

“光軸：另一個相同的 - 除了他們的指導天才認為他是一台電腦。基本上他們都一樣糟糕，但領導者通過讓每個人都對無關緊要的細節大肆宣傳來瓜分領土。你知道，比如你是用這隻手還是那隻手做手勢，或者某本書說的是這樣或那樣排隊，還有那種垃圾。但這並不是我花了很多時間擔心的事情。”

“我想不會。”

房間系統傳來了不正常的鈴聲。Nixie 承認，然後兩個聽起來像是笑著的女聲回答道。留下她的手藝，她起身走進大廳去開門。默里揚起眉毛。“你會有很好的護送，”他告訴亨特，喝完酒站了起來。“這聽起來像是 Osaya 加上其他人之一。他們很想見見人族。”

“我不是在抱怨，”亨特說著站起來跟了上去。“再次感謝

幫助。我必須再次把它交給美國騎兵隊，嗯，你來得正是時候。”

默里遞給他一張用耶夫林語印製的卡片。“這是我們的地址和電話代碼。有時間再過來聊聊。”

“你可以指望它。”亨特穿過大廳，三個女孩在那裡正在等待。Osaya 原來有六英尺高，裙子不超過十二英寸長。她的同伴是一個穿著褲子的紅發女郎，在某些角度對光線來說是透明的，導致她走路時發生毀滅性的事情。

“我的上帝，”亨特喃喃自語。“我永遠不會解釋這個。我希望我們到那兒時克里斯不在身邊。”

## 第二十一章

亨特和他的三名護衛在步行十五分鐘後穿過更多的街道和拱廊，穿過一座橫跨運載貨物的移動環城公路的人行天橋後，到達了行星管理中心。PAC 建築群的底部融入了下城的總體規劃，但從高處可以看到 Geerbaine 的 Shapieron 這一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上部形成了一座面向西的塔樓，俯瞰著城市。

他們來到的入口是一堵透明的牆和一組門，從一個寬闊的步行區打開，步行區兩旁是商店和看起來像辦公單元的東西，一排排陳列櫃，在遠端有一排樓梯和自動扶梯，直通大廳的一個交通樞紐。他們一走近，門就打開了，裡面是一張辦公桌，上面是一位耶夫林人的接待員。幾名警衛站在通向內部的大堂區域後方幾碼處。令亨特鬆了一口氣的是他到達後的所見所聞，警衛們被巧妙地趕了出去，看起來很警惕。所以至少有人似乎知道他或她在做什麼。在亨特看來，他們都沒有武裝，但都戴著輕便的頭帶、喉音麥克風組合和腕部裝置，亨特認為這是 Ganymean 通信配件，用於 Shapieron 的計算機系統 ZORAC Thuriens 的直接神經耦合技術來自後世。

最初，守衛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亨特的同伴身上比亨特。但隨後店員，可能是 ZORAC 的提示，他會通過頭帶上的視覺拾取器認出亨特，用耶夫林語向另外兩個人打手勢並說了些什麼，然後是“你是亨特醫生，誰被錯過了？到處都看石板。Gany 的意思是……”他用手在空中模糊地畫著圓圈。

亨特點點頭。“我是亨特。我很好。”

“請使用。”店員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拿出另一個通訊工具包。亨特把東西放好，一個他很久沒聽到的聲音響起。

“你好，維克。歡迎來到我們的世界，以及所有這些。但你似乎已經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歡迎委員會，而且做得還不錯。

如果你不介意我這麼說的話，操作員相當快。”

它在他的耳邊說話，而不是他的腦袋。一種突然回到中間的感覺熟悉的事情向他襲來。也許，在某些方面，Shapieron Ganymeans 比 Thuriens 更接近地球人。“佐拉克，你還沒有

變了，”他回答說。“這不是它看起來的樣子。就算是，也不關你的事。”

“無論如何，很高興看到你成為一體。”

既然 ZORAC 在線翻譯，接待員就可以連貫地通過了。“博士。亨特，我們很高興見到你。我們到處都發出警報。Ganymean 人開始擔心了。”

“其他人都沒事嗎？”亨特問道。

“他們都在這裡。”

“我們在從 Geerbaine 出發的路上發生了事故，”Hunt 說。“一座橋的一部分坍塌了。”

“是的。一名 Shiban 警察高級官員被打死。有很多混亂。”

“此外，在一輛公共汽車上有一個人族派對，和我們在同一艘船上。他們是我們離開時處於危險的境地。”

“學校團？”

“就是他們。遇到我們的兩個人族留下來解決問題。你有什麼事的消息嗎？”

“他們都沒事。科伯格和萊班斯基幾分鐘前回來了。”打獵

點點頭，發出一聲感激的嘆息。店員點了點頭，指了指這時正在和警衛說話的三個女孩。“呃，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他問道，小心翼翼地壓低聲音。

“他們在機場為慈善事業募捐。”

“當然。給我打個電話，”奧薩亞對其中一個人說。

“我七點下班。那怎麼辦？

“隨時。而且我喜歡人族制服……”ZORAC 仍在提供背景翻譯。

就在這時，另一個身影從遠處的幾扇門裡出現了。

大堂區，碰到了。他四十多歲，中等身材，健壯的身材，黑頭髮，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穿著白襯衫和灰色休閒褲。

當他走近時，亨特認出他的臉就是勒班斯基在小巴內的屏幕上與之交談的美國人。美國人輕鬆一笑，伸出一隻手。

“博士。亨特，來自 UNSA？

“是的。”

“你好。這個名字是德爾卡倫。很高興你沒事。”庫倫好奇地打量著三個女孩。“我看你已經在交朋友了。”

“好吧，你沒有給市長送紅地毯。一個人必鬚髮揮主動性。”

當亨特和卡倫轉身進入大樓時，女孩們揮手致意。“來

再次見到我們，Vic，”Nixie 在他身後唱道。 “不記得路了就打電話。”

“我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亨特回道。 “再次感謝。”

卡倫和亨特開始穿過大廳往回走。 “英語？”庫倫說。

“是的 最初來自倫敦。你呢？”

“東海岸。巴爾的摩。”

“你怎麼適應這裡？”

卡倫的聲音壓低到不適合攜帶的程度。 “好吧，我試著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些安全概念進入這些人。有時這是一場艱苦的戰鬥，但我們進展緩慢。”

“你指的是哪些人 耶夫林人還是加尼梅斯人？”

“兩個都。我被派到這裡是為了幫助 Garuth 設置系統。他學得很快，但你知道 Ganymean 是怎樣的：進行情報行動不是他們的工作範圍。他們在城裡沒有任何眼睛或耳朵只是傾向於坐在 PAC 內部，相信 Jevs 告訴他們的任何事情。我們現在開始在外面使用 Jevlenese。如果你知道如何選擇正確的，它們就可以了。”

他們進了電梯。 “我認為接我們的那兩個人，Koberg 和萊班斯基，那麼他們為你工作嗎？”亨特說。

“正確的。我們從家鄉引進了核心專業人士來為這次行動播種。”

電梯井是透明的管子，轎廂有全方位的窗戶，隨著汽車的上升，展示了一系列畫廊、通向辦公區的大廳和寬闊的走廊的景色。雖然算不上嶄新閃亮，但周圍的環境明顯好於外面的一般標準。

亨特還是沒有完全跟上。他記得在 Geerbaine 的兩個人中有一個說了一些亨特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那麼，你是怎麼到這裡來的？”他問卡倫。 “我的意思是，Garuth 最初是如何獲得安全業務的？你為誰工作？”

“當 Thuriens 和我們自己的政府建立這種安排時，一些當 Jevlenese 開始從他們的砲擊衝擊中恢復過來時，家鄉的人知道會有問題。美國在這裡推動了一項不必依賴耶夫林警察的安全行動，但 Thuriens 阻止了它。”

庫倫聳聳肩。 “所以有人說服 Garuth 無論如何，建立一些東西是個好主意 ‘半官方’，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 以防萬一。如果事實證明它過於謹慎，那麼，沒有壞處。”

亨特點點頭。在他看來，障礙是存在的，需要繞開。“我認為，事實證明他們做得一樣好，”他說。

“這裡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好吧，有卑鄙的人參與其中。我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是什麼。但我們稍後可以與 Garuth 討論這個問題。”

亨特點點頭。“我們住哪兒？”他要求改變話題。

庫倫示意要看電梯外的概況。“我們在 PAC 為您預留了宿舍。因此，如果外面的事情變得有點忙亂，您不必太擔心。你們小組的其他人現在都在綜合大樓的住宅區，整理他們的裝備。你的行李直接通過貨運管道通過。”

亨特想到了在太空港的吉娜。“那些人怎麼樣住在 Geerbaine？”他問。“那裡有什麼危險嗎？”

庫倫搖了搖頭。“Thuriens 經營著整個區域，Jevs 不想惹惱他們，因為他們是唯一可以重新啟動 JEVEX 的人。他們應該沒事。”

他們從電梯裡出來，穿過一個寬闊的空地。窗外眺望城市。在地板的另一邊，幾條走廊向不同的方向分叉。他們跟著其中一個人經過一個 Jevlenese 在辦公桌和終端工作的區域。Hunt 指出，還可以看到許多 Ganymean，其中一些是 Thuriens。在開放區域之外是較小的房間和辦公室。

加魯斯正在一間大致呈圓形的大前廳裡等他們，前廳佈置得像接待休息室，座位面向中央的凹陷區域。Cullen 的另一名保安人員低調地坐在一張通往內部區域的通道旁的桌子旁。

和 Garuth 一起的是 Shilohin，當他在家裡打電話給 Hunt 時和他在一起的女科學家，以及 Hunt 的另一位老朋友 Rodgar Jassilane，Shapieron 的工程主管。Ganymean 以他們特有的隨和態度歡迎他，但很明顯，在他不幸與其他人走散後，他們看到他感到如釋重負。

“我們看到了 ZORAC 重播你的到來，”Garuth 在他們握手時說道。

“看來你已經設法找到繞過石板的路了，”

希洛欣評論道。她臉上的表情必須是 Ganymean 的假笑。亨特開始懷疑他會在一天結束之前真的厭倦那個特定的話題。

“你的旅程如何？” Jassilane 詢問，輪流握住 Hunt 的手。

“至少我們沒有失去剎車而不得不花 2500 萬年來減速，”亨特笑著回答。這是對問題的引用

這導致了 Shapieron 在試圖返回密涅瓦時被長期放逐出太陽系。相對論的時間膨脹，再加上飛船的重力驅動效應，已經將它減少到大約二十年的飛船時間。

“你覺得 Thurien 星艦怎麼樣？”茉莉花問道。

“令人印象深刻，但有點不知所措，”亨特承認道。“你知道的，Rod，說到底，我想我更喜歡你在 Geerbaine 停車場後面的舊船。”

“我也是，”賈西蘭同意道。“你長大的技術總是更舒服，你不同意嗎？”

“當然，”亨特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不費心調整 PAC 中的更多傳感器網絡以與 VISAR 一起工作，”Garuth 說。“我們用你知道的一小部分進行了實驗，但像我們這樣的舊時代 Ganymean 並沒有真正接受它。Thuriens 可以進行虛擬旅行。我們更願意堅持使用 ZORAC。”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亨特說。

Garuth 伸出手臂示意周圍環境，然後單挑由保安人員的辦公桌走出通道。“這是我通常居住的 PAC 的一部分。這裡的工作人員簡稱為 Ganymean 辦公室。所以現在你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我們了。”

“我們將在這裡工作？”亨特問道。“我想既然我們作為一個 UNSA 科學團體正式來到這裡，我們就會有一些辦公空間或其他東西。這是一個有點混亂的情況，我知道，但格雷格並沒有給任何人太多的注意。”

“當然，”Shilohin 說。“我們在其中一個為您找到了一些空間級別更低，我們在那裡運行我們自己的一些其他工作。”

“也許最好的時間是晚些時候，”加魯斯建議道。“德爾現在可以帶你去住宅區的宿舍梳洗一下，我們可以一起吃午飯，說……”他做了一個含糊的手勢。

“大約一小時？”亨特建議道。

“好吧，”Garuth 同意道。“然後當你們都在一起時，我們會帶你們去實驗室。”

Ganymean 行星管理部門僱用了眾多科學家，包括 Jevlenese 和 Thurien，涉及其工作的各個方面，其中一些人在 PAC 內部。被指定為“UNSA 實驗室”的區域是一個隔離區域，通過一個入口進入，位於辦公室、車間、實驗室和建築群下部其他工作室的一層。

一般的工作區域包括一個大房間，裡面有一張寬闊的實驗室長凳，佔據地板的中央，兩堵牆旁邊的小長凳，以及幾張帶電腦工作站的桌子。一張繪圖桌佔據了第三面牆的一部分，旁邊是一個配備齊全的成像和處理系統。一條短通道通向幾個較小的辦公室，通道的另一扇門折回進入位於主要區域旁邊的第二個實驗室。

兩者之間還有一扇直接相連的門。總之，這個地方佈置得很好，有充足的存儲空間和儀器。

“你覺得怎麼樣？”Garuth問道，Terran人像準買家看房子一樣四處走動。

“這太棒了，”亨特說。“你以為我們有多少人？你可以在這裡容納半個戈達德部門。”

“正式地說，你來這裡是為了研究Ganymean科學，”Del Cullen說。“你還不如舒適，同時讓它看起來不錯。而且，誰知道呢，以後可能還會有更多。”

“哦，我不是在抱怨，”亨特向他保證。

另一個房間位於第二個實驗室對面的主要區域一側，裡面有幾個Thurien神經耦合器躺椅。“這樣您就可以完全訪問VISAR，”Shilohin解釋說。“我們有一個直接進入PAC的i-space鏈接。”

“可是PAC周邊的常規設施都是ZORAC管理的？”鄧肯問道。

“是的。有一條直達Shapieron的線路。這艘船有一個船上我空間連接也是。所以ZORAC和VISAR可以直接通信。”

他們從耦合室回來了。桑迪繼續進入較小的實驗室，在那裡她激活了一個終端並開始與ZORAC談論一些事情。在設有中央工作台的主要區域，Danchekker走來走去，檢查壁櫥空間，查看抽屜，並激活了幾個屏幕。“最令人滿意，”他宣布。“我必須說，你似乎給我們帶來了太多的麻煩。”

“一點也不，”加魯斯向他保證。

Danchekker搓著手掌，環顧四周。“它的就我們四個人來說，一切都非常華麗和奢華。”

“如果您發現需要額外幫助，這裡有足夠的空間，”卡倫說。

亨特見鄧肯又要來一句俏皮話，肯定是和亨特一起從城裡重新出現的那群人，警告地看了他一眼讓他閉嘴。

然後桑迪的聲音從敞開的連通門傳來毗鄰的實驗室。“餵，在外面嗎？”

“怎麼了，桑迪？”亨特回電話。

“ZORAC 需要 Danchekker 教授。我把它留在這兒好嗎？”

丹切克困惑地看著亨特。“什麼？已經？但我們幾乎沒有到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會是誰？”

“一種找出答案的方法，”亨特說。

Danchekker 紹著眉頭走進下一個實驗室。亨特送給鄧肯一個疑惑的樣子。鄧肯搖了搖頭，聳了聳肩。“別問  
“啊！”

從敞開的門口傳來的尖叫是一種純粹的動物恐懼。Danchekker 跑回房間，臉色煞白。他懇求地看著亨特。“不可能，不在這裡……維克，你必須做點什麼。”

亨特大步走進門，發現桑迪茫然地站著  
實時顯示屏幕的一側。上面，來自戈達德的穆林女士的臉冷冷地對著他。

“啊，亨特博士，”她說。“我清楚地看到 Danchekker 教授在那裡  
剛才。你能給他回電話嗎？他留下的某些記錄有一些問題，我必須和他談談。”

亨特抑制住大笑的衝動。“呃，我想他被稱為  
離開，”他說。“不過，他的助手在這裡。她就不能幫忙嗎？”

穆林女士不屑地吸了吸鼻子。“很好。我想是這樣。”

亨特離開視角，給桑迪一個鼓勵的眨眼。  
然後他回到主實驗室。“別擔心，克里斯，”他興高采烈地對倒在凳子上的丹切克說。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我們會處理好它。  
估計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回去。”

“是什麼讓你認為我打算這樣做？” Danchekker 深深地回答。

## 第二十二章

團隊在當天剩下的時間裡放鬆身心，適應當地的 Jevlen 時間，並補上他們的休息時間。第二天早上，Hunt 和 Danchekker 在 Ganymean 辦公室 Garuth 的套房裡會見了 Garuth 和 Shilohin。他們從地球帶來的設備和其他物品已經運抵，桑迪和鄧肯正忙著在 UNSA 實驗室裡整理東西。兩個 Ganymeans 總結了他們在 Jevlenese 六個月後學到的東西。

“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從地球上社會主義的瓦解中吸取教訓，”Garuth 在他巨大的 Ganymean 辦公桌後面說道，這也是一個精心製作的控制台。“這裡的 JEVEX 依賴似乎可以被認為類似於在過度保護狀態下發展起來的過度依賴。”

“地球上很多人都在說同樣的話，”亨特評論道。

“但簡單地將它們從 JEVEX 中解脫出來似乎並不是解決辦法，”加魯斯繼續說道。“或者至少，沒有足夠的答案。這似乎對他們中的一些人有用。這些人正在尋找需要做的事情並付諸實踐。這就是我們希望大多數人會做出的反應，或多或少就像地球上發生的那樣。”

“但結果證明他們相對較少，”Shilohin 說。

加魯斯繼續說道。“一般的耶夫林人似乎都患有……你可以稱之為對非理性的‘傾向’，這種傾向超出了古代地球上的任何事物。他們似乎沒有任何能力來區分可能與不可能，或合理與荒謬。因此，我們讓這些非理性崇拜在耶夫倫盛行，而我們卻找不到有效的應對方法。”加魯斯用灰色的雙拇指在空中比劃著。“我們看到了曾經顯示出成熟為先進技術文明的每一個希望的知識的退化。這就像來自某個地方的瘟疫，但會影響思想。我們需要你幫助我們找到它的來源。”

“但這還不是全部，不是嗎？”亨特問道。“你在華盛頓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有沒有說過擔心 JPC 可能會把你拉出去？”

“JPC 的一些人族代表一直在說這裡的 Ganymean 管理不起作用，而且情況正在發展

走向崩潰，”加魯斯回答道。“他們並不反對 Thuriens 的政策，但他們認為需要某種形式的武力支持才能使其發揮作用。”

亨特明白，這意味著人類式的力量；換一種說法，投入人族軍事佔領。Ganymean 不是那樣工作的。

“他們可能並非完全錯誤，”亨特警告說。“耶夫林人在有機會利用 Thurien 的專業知識時遠離暴力。但正如我們所知，他們將結束這一切，而且他們非常接近。現在他們無論如何都沒有那種克制了。一旦他們重新組織起來，可能會有嚴重的麻煩。”

“我對此沒有異議，”Garuth 承認道。“我接受設定的差異。我們和人類分開。但我也對你們的歷史進行了足夠多的研究，以了解專制解決方案一旦被採用會導致什麼樣的僵化。Jevlenese 問題的起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抑制這些影響。那將是一場悲劇，因為我們確信，在這種大規模瘋狂的底部，有一些重要的東西等待被發現，而我們不明白。我們知道幾千年前是什麼讓地球陷入了非理性。但這些都不適用於這裡。”

Garuth 站起來，穿過房間走了一小段距離，站在那裡凝視著一幅鑲框的夏皮隆站在日內瓦湖岸邊的照片。他轉身再次面對其他人。

“這對你來說可能聽起來很奇怪，但在很多方面我開始感覺到我對耶夫倫人的態度與我對那艘船上我自己的人所做的一樣，當時我是他們在太空中的領導者。我對他們感到一種責任，一種感情，甚至。我希望看到他們培養地球現在開始展現的自信和自力更生。但在我們找出破壞它們的因素之前，這是不可能發生的。為此，我們需要比我們更了解人類的人的幫助。Del Cullen 正在盡力而為，但我們知道我們沒有人能做出非常好的 Mac。”Garuth 猶豫了一下。“佐拉克，那個寫陰謀詭計的著名人族是誰？”

“馬基雅維利？”電腦回答。

“是的。他是蘇格蘭人嗎？

“不。意大利語。”

“我以為 ‘Macs’ 是蘇格蘭人。”

“不總是。”

“哦。”加魯斯嘆了口氣。“ZORAC，地球上有什么是完全一致的嗎？”

“如果有的話，我還沒找到。”

Garuth 回頭看著 Hunt 和 Danchekker。“所以這些就是我的恐懼。如果

我們有被替換的風險，可能沒有太多時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當時以我們的方式來到維克的原因。”

有一個短暫的停頓。然後 Danchekker 十指緊握，手肘擋在椅子扶手上，清了清嗓子。“你能確定這種‘瘟疫’真的有一個可識別的原因，正如你所說的那樣，等待被追查嗎？”他問。“我們知道，就地球而言，耶夫林人在數千年前故意引入了荒謬的信仰體系，並設計了超自然的運作方式來支持它們。但耶夫林人一直處於圖里安人完全理性的指導之下，人們認為，這應該會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當然，我們也想知道這一點，”Shilohin 說。“你有什麼解釋嗎？”

Danchekker 摘下眼鏡，用手帕擦拭。“唯一的可能是你的想法太像 Ganymeans，而沒有充分考慮到人類無限的潛力，以及頑固的固執。社會主義在地球上分崩離析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的理想無法實現。加尼米斯人理所當然地、本能地實現了它們。它失敗了，因為它們與人性格格不入。當它的倡導者試圖改變人性以使事實符合他們的理論時，人們遭到了抵制。社會工程師不明白牛頓第三定律既適用於社會力量，也適用於物理力量。”

“繼續，”加魯斯說，專心聽著。

Danchekker 伸出一隻手錶示不情願地承認，他也別無選擇，只能接受他發現的事實。“而且我可以看到人類，任何人類，都以同樣的方式對 Thuriens 試圖塑造他們的那種誘惑做出反應。他指著 Garuth。”“以及你現在正在嘗試的那種。換句話說，難道你所面對的只是一種基本的、根深蒂固的人類特徵？掏出便攜式錄音機在做筆記”他從口袋裡

Garuth 回到他的辦公桌前，重新坐下。“我們問自己，但我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他回答道。“你看，感染似乎是從一種獨特的耶夫林人類別傳播的。他們幾乎囊括了所有的邪教創始人和煽動者。所有的麻煩似乎都源於他們。”

“你是說從昨天開始所有這些紫色的人都為之瘋狂的那個？”亨特插話道。“他叫什麼，阿亞圖拉，

或者其他的東西？”

“Ayultha，”Shilohin 補充道。

“哦是的。”

“他們身上有一些非常不尋常的東西，”Garuth 說。“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某些普遍人類特徵的極端情況。

有太多的模式，太多的系統性以至於它不是巧合的偏差。”

佐拉克打斷道。“打擾一下。我打電話給 Danchekker 教授。”

Danchekker 的鉛筆斷了，他臉上的血色明顯消失了。

“誰啊，佐拉克？”亨特問道。

“桑迪，來自 UNSA 實驗室。”

“幫她接通。”

“哦，抱歉打擾了，但我們想知道把你的私人物品放在哪裡，教授，”桑迪的聲音愉快地說。“你想去實驗室嗎？或者我認為也許較小的辦公室之一會更好地保護隱私。”

Danchekker 迅速地點點頭，舔了舔嘴唇。“是的……是的，那就是最好，謝謝你，”他用顫抖的聲音表示同意。

“好的。”

“在我們完成之前，不要再接任何非緊急電話，ZORAC，”Garuth 指示道。

亨特回頭看著加魯斯。“你是說有太多的這些阿亞圖拉的模式，”他說。

加魯斯點點頭。“一方面，它們都非常不科學。長期不科學。我的意思不僅僅是能力低下；他們缺乏使對客觀世界的任何理性解釋成為可能的基本概念機制。他們似乎不具備你必須具備的因果關係和一致性的普通常識概念，即使是開始理解宇宙。

你幾乎會認為他們根本不是來自這個宇宙。”

“能舉幾個例子嗎？”亨特問道。

“基本的事情。任何一個六歲的孩子都不會三思而後行的事情大約，”Garuth 回答道。“例如，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物體不會因位置或方向的變化而改變；事物在晚上和早上的測量是一樣的；同樣的原因總是產生同樣的結果。孩子們自然而然地掌握了這些基礎知識。但是，你怎麼稱呼他們的？”

“阿亞圖拉，”亨特說。他對 Danchekker 聳了聳肩。“對我來說，這名字聽起來不錯。”

“他們似乎根本看不到可預測性的任何自然之處，”Garuth 繼續。“他們表現得好像很神秘。機器讓他們感到困惑。”

“他們反而談論魔法和神秘主義，”Shilohin 說。

Garuth 做了一個不理解的手勢。 “他們相信，”他說。 “彷彿他們對現實的看法就是這樣形成的。因此我的問題是：我們知道是誰施展了魔法，在地球上傳播了這種信仰。但是誰對耶夫林人下手的？”

丹切克盯著他看。 “我不知道。你？”

Garuth 等了一會兒，然後點了點頭。 “可能吧。我們認為它可能有與 JEVEX 有關。但我們不確定具體如何。”

“JEVEX 在密謀推翻 Thurien 和地球的相同影響下進化，”Shilohin 指出。 “可以想像，它的創造者的品質以某種方式體現在它的本性中。而阿亞圖拉經常是暴力和易激動的。他們對每個人都持懷疑態度，並且在病態上沒有安全感，因此他們有控制他人和強加他人意志的強迫症。他們的這些崇拜還表達了什麼？這種不安全感還表現為對財富的貪得無厭，其規模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範圍。”

“嗯，我們在地球上見過不少這樣的東西，”亨特說。

他在想一枚戒指，它在偽戰爭及其揭露之後被打碎了。也許地球上隱藏的 Jevlene 臥底比人們想像的要多。

“完全是循環論證，”Danchekker 反對道。 “你首先假設 JEVEX 是原因，然後推斷出 Jevlenese 起源作為結果。簡單觀察一下人性在這兩種情況下的共性會更切題，不是嗎？

“也許吧，”亨特承認道。

加魯斯不太確定。 “還有其他證據表明存在明顯的外部原因。在工作中，阿亞圖拉突然受到影響。這種情況似乎不是從出生就存在，也不是在生活中逐漸發展的。它突然出現，就好像受害者被附身了一樣。”

“在他們生命中的相似時刻？”亨特問道。

“不。它可以發生在任何年齡。”

“不過，幾乎沒有兒童病例的記錄，”Shilohin 說。

“對，那是正確的。”

亨特思考了幾秒鐘。 “這些有什麼樣的證據。‘財產’？”他終於問道。 “這只是軼事，還是什麼？”

“這是耶夫林人公認的事實，早在記錄消失了，”加魯斯說。 “Shilohin 對他們的歷史進行了研究。”

希洛欣談到了細節。 “一些共同的主題再次出現

不斷地隱藏在各種邪教宣揚的表面差異之下。他們回溯了很長一段路，跨越了國家、種族、信仰、地理區域和歷史時代的界限。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已經提到過的人突然以某種方式被“附身”的概念。總是以同樣的方式：他們通常轉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價值體系和概念世界模型發生了變化；他們失去了理性。”

“所以他們又不是沒有，”亨特說。

“確切地。不僅我們看到了差異。所有耶夫林語本土語言都有將它們區分為一個類別的術語，通常翻譯為“出現”或“興起”，或一些含糊的同義詞。他們談論從‘內心世界’或類似的東西‘逃脫’。”

Shilohin 完成後，Danchekker 在手指間轉動著 Hunt 遞給他的鋼筆，然後靜靜地盯著他的筆記看了一會兒。最後，他重重地吐了口氣，搖了搖頭。“我仍然認為你在閱讀不存在的意義，”他說。“本質上相同的概念在地球上也廣泛存在。最經濟的答案是，它們只是希望、恐懼和懷疑的簡單表達，而這些是任何地方原始心態運作的基礎。不需要對你正在尋求的那種統一解釋。”

“ZORAC，你的評價是？”加魯斯問道。

“從邏輯上講，教授是正確的。但過去的經驗表明，Vic 的直覺才是下注的方式。”

“那麼讓我再向你扔一件東西，教授，”Garuth 說。“這種模式並沒有追溯到耶夫林過去的最早階段。Lunarian 歷史上沒有任何暗示。而從密涅瓦帶來的蘭比亞倖存者的後代，在耶夫倫定居很久之後才表現出來。”

Shilohin 為他完成了這一點。“只有在 JEVEX 啟動之後跑了一段時間，第一批阿亞圖拉出現了，傳播神秘主義和魔法的概念。在此之前，從未聽說過此類事件。事實上，耶夫林人就是從那裡萌生了破壞地球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 JEVEX 是罪魁禍首。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所有的邪教，不管他們表面上的爭吵和吹毛求疵，都團結一致呼籲恢復 JEVEX。”

就在這時，ZORAC 再次出現。“不好意思，我有 Del Cullen。他說這很緊急。”

“去吧，”加魯斯說。

Cullen 的臉出現在 Garuth 辦公桌旁的一個屏幕上，看上去很緊張。

“Ayultha 被暗殺了，”他未經準備便宣布。

辦公室里傳來難以置信的喘息聲。加魯斯驚呆了。

“什麼時候？如何？”他結結巴巴地說。

“幾分鐘前，在他們今天在 Chinzo 舉行的集會上。不是完全確定如何。看，這就是發生的事情。”

Cullen 的臉被 Ayultha 的景色所取代，他用他的長篇大論對待一場瘋狂的集會。他似乎達到了某種高潮，戲劇性地站著，高舉雙臂，人群齊聲雷鳴。然後一個人爬上平台的邊緣，大喊著什麼，然後用指責的手指指著 Ayultha 爆炸了。一陣白熱化了，然後他剛才站的地方只剩下站台上一塊冒煙的地方。四周一片混亂。背景中一道紫色的螺旋旗幟熊熊燃燒，人群最前方的一些人像是被燒傷了一樣。

“我的上帝！”Danchekker 低聲說，呆呆地看著。

亨特看著屏幕，臉色陰沉。“他們可能瘋了，克里斯。但我們是不與任何 Hare Krishnas 打交道，”他喃喃自語。“不管這裡發生了什麼，那些傢伙都是認真的。”

## 第二十三章

一些內在的靈感告訴拯救者優比琉斯，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偉大的特質之一是能夠通過潛藏在思想深處的無感知的直覺過程來判斷潮汐和時刻，然後將其判決傳遞給完全形成和完整的意識，就像解決複雜的、看不見的計算一樣突然出現在屏幕上。

隨著 Ayultha 的撤職，Spiral 的整個組織不僅混亂不堪，而且四分五裂。它的成員已經被質疑所折磨，交戰派系聲稱擁有自己的追隨者份額，因為競爭對手對所發生的事情提出了不同的解釋。一些人認為這一事件是由一些敵對利益策劃的一場壯觀的騙局；在相反的極端，其他人毫不懷疑它的真實性，它是超越日常經驗範圍運作的力量的體現。如果螺旋的大主教和嚮導對這些力量毫無防備，那麼其教義中最基本的原則就值得懷疑了。

因此，Eubeleus 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興。數以千計的幻滅的螺旋追隨者現在將湧向軸心國，並且隨著他踏入前政權無能嘗試建立聯邦後留下的真空的時間臨近，其信徒的信念也得到了重申。

然後，正如歷史上所有偉大時刻所標誌的那樣，領袖和運動的命運將合而為一。即使手段有點不誠實，信徒們也需要這種示範來為他們的至高無上的努力做好準備。這是一種臨時的欺騙，是形勢所迫。當 JEVEX 恢復時，真正的力量會再次降臨到他身上。

Eubeleus 堅信，在複雜性的迴旋中，JEVEX，已經形成了一個通向超越物理力量的渠道，他與機器的親和力使他能夠進入。事實上，他相信自己是這些力量的化身：JEVEX 通過在其範圍內出現的天才創造的將自己擴展到外部世界的方法的化身。

他不知道 JEVEX 為釋放自己所遵循的確切程序；他將技術細節問題留給了知識水平較低的人。多年前，他在耶夫倫的早年經歷了一段迷茫的時期，之後他對之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但作為補償，他發現他

擁有不尋常的能力。特別是，當他發現神經耦合器鏈接到 JEVEX 時，他可以用周圍其他人似乎無法做到的方式與系統內部的聲音交談。或者至少，大多數其他人。因為當他繼續摸索著自己的道路並重新定位自己以適應突然發生的變化時，他被告知已經控制了他，他遇到了其他人，就像他自己一樣，他們被稱為“覺醒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公開宣布它，並被認為是受到啟發或精神錯亂。其他人秘密地隱藏了他們的知識。但所有人都分享了回憶一個超越感官的世界的經歷，那是未開化的人無法掌握的，除了最簡單和象徵性的術語。

那個世界的確切本質是連覺醒者都從未了解過的。他們之間能夠確定地達成一致。他們從來沒有諮詢過 Thuriens，Jevlenese 通常依賴他們在技術問題上提供指導，而 JEVEX 畢竟是 Thurien 技術的創造。但 Eubeleus 的回答是，JEVEX 已經學會了創造偽人格，它能夠將其投射到外部有機宿主中，不僅將自己擴展到外部領域，而且通過它們，塑造和指導其進一步發展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他將自己視為超越人類的進化飛躍的體現，自然而然地註定要支配他發現自己處於低等地位的人，因為他們的本性是屈服的。他找到了他的使命，他相信 JEVEX 為這個任務塑造了居住在他現在從身體中看到的靈魂。對於到目前為止被接管的 Jevlenese 來說，這僅代表 JEVEX 設計的測試階段。它向自己的外層空間邁出的第一步探索性步驟。下一步，當它恢復全面運作時，將接管整個城市。

實現這一目標意味著擁有充足的可用主機供應。和為了確保自己的供應，軸心國需要更多的追隨者。

在石板的中心，光之軸有一個總部和會議場所，簡稱神殿。它包括一個會眾禮堂，裝飾精美的裝飾品和符號，氣勢磅礴的講台和講台，以及恆久瀰漫的熏香。促進運動事務的各種功能室和辦公室；以及居住在該處所的一些工作人員和官員的私人住所。

在 Ayultha 遇刺後的第二天，Eubeleus 審閱了一份關於該市對該事件的反應，並獲悉已確認任命 Langerif 為新的副警察局長。他確信，他一直在努力的時刻已經到來。因此，他派人請來了他的私人助理兼首席副官，他的名字叫伊杜安。

“聯繫先知，”尤比琉斯說，“告訴他必須派遣更多覺醒者給我們。”

“這會很難。可用的耦合器實際上一直在使用，因為事情是，”Iduane 警告說。

“那麼 Grevetz 就得再給我們弄點，”Deliverer 回答道。

儘管奧瑞納什城內的巫師已經被清洗乾淨，各大神的祭司也都舉行了贖罪儀式，但它的麻煩依然沒有得到緩解。土匪毀壞了北方的農場，燒毀了村莊，屠殺了男性，帶走了婦女和她們的孩子作為奴隸出賣。高山從天而降入海，導致洪水席捲沿海地區。一場地震將西邊的群山劈裂，大地被火河覆蓋，這被視為冥界之神范德羅斯仍未平息的跡象。

凡德羅斯的大祭司埃森多犧牲了一百名在戰鬥中被俘的囚犯，並向他的神諭和預言家諮詢。他們給出的答案是，由於曾經承載許多人的水流已經減弱，諸神正在相互競爭，以尋找侍僧在天空之外的神聖領域為他們服務。梵德羅斯的追隨者沒有派出足夠的弟子，這就是他不高興的原因。

“但門徒們並不樂意，”埃森多爾告訴國王，當國王問應該怎麼辦。“消失的星星使人們的信仰黯然失色。信徒們被恐懼和懷疑所征服。派更多的年輕人去寺廟成為同修。”

“瘟疫奪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戰爭耗盡了這片土地的生命線，”國王回答道。“我到哪裡去找年輕人？獵人只能帶回森林所產的東西。”

Ethendor走開，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後來他回來，把國王帶到凡德羅斯神廟，它的塔上有綠色新月的標誌。在那裡，他帶國王的一群新手在場地和寺廟的房間裡，照料植物，建造聖像，並從事其他卑微的工作。

“這些人可能會成為安撫范德羅斯並減輕我們痛苦的門徒，”埃森多說。“但他們沒有真正的行家氣質。他們渴望，但他們的力量達不到他們的野心。因此，如您所見，他們以各自較小的方式為每個人服務，如果如此規定，那麼有一天真正的靈感可能會抓住他們。”

國王越來越疑惑。“那為什麼要跟我說起他們呢？”他問高牧師。“我們需要的是鳥，但你讓我看看會飛的魚。”

“當森林什麼都沒有時，獵人如果不想餓死，就必須轉向別處，”Ethendor回答，用一種低沉的、陰謀般的語氣說話。“別處？”

“也許去那些存貨充足的農場？一點偷獵，也許，如果他必須的話？

“解釋一下你的意思，”國王說。

Ethendor靠得更近了。“在荒野和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有一些大師在教授自己的學校，獻給涅魯。他們不向國王致敬，也不侍奉國王。但他們的行為從天上竊取了電流供他們的門徒騎乘，按理說，這些電流應該被引到神聖的廟宇。”

“所以，告訴我這次關於偷獵的談話的意義，”國王說。

Ethendor指了指在聖殿附近工作的僕人。“你看到的這些新手中，有些人能力不足，但並非完全沒有能力。他們無法發展出捕獲電流並自行上升的能力。但是，在幫助下，他們可能可以抓住並留在被其他人馴服和擊倒的潮流中。你接受我的觀點嗎？

“那我們自己省錢，就可以藉用這些流氓高手的功夫？”國王說，明白這一點。

“新手將為范德羅斯提供額外服務，而我們自己的專家的情況和他們滿足他的能力將不受影響。”

“但以涅魯為代價，”國王指出。“涅茹不會報仇嗎？”

“梵多斯會保護我們的。”

“你能確定嗎？”

“它在標誌中。”

國王沉思了一會兒。“讓它完成，所以，”他最後宣布。

後來，Ethendor召集了一些新手到他身邊。“準備好自己，因為你們已經被選中提升到Hyperia，”他告訴他們。“Vandros應得的服務正被其他神靈竊取。你的任務是回收它們。我們將在馴龍師和火騎士的陪同下進入荒野，在那裡將執行複仇和正義。”

在被選中的新手中，有Keyalo，Dalgren的養子，他曾譴責Thrax為異端和巫術。

## 第二十四章

形式上，Garuth 的任期要求他將 Ayultha 事件的調查委託給 Jevlenese 機構。即使在最好的時候，這也不會讓人對任何快速結果感到樂觀。但隨著副警察局長的離去造成的混亂，他在 Shiban 擁有真正的權力，因為局長的職位已經惡化到只不過是一個禮儀性的傀儡。這實際上是一個保證，不會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發生在 Garuth 關心的有限時間範圍內發生。因此，按照他已經選擇的非正式路線，他讓德爾卡倫看看他能從中得到什麼。Cullen 反過來又牽涉到 Hunt 和 UNSA 小組，因為這是他們來 Jevlen 幫助 Garuth 解決的問題的一部分。

Garuth 的另一個擔憂是其他抵達的 Terran 訪客與昆濕奴。他發表了一份聲明，敦促他們盡可能留在 Geerbaine 的 Thurien 控制的飛地內，同時該市的動盪持續存在，這幾乎是 Ganymean 可能接近禁令的程度。

他還向 Thurien 中央管理委員會發送了一份措辭嚴厲的照會，抗議在目前的情況下將 Ganymean 的開放政策擴展到 Terrans 是不恰當的，該政策將任何喜歡它的人運送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這種不承認人類和 Ganymean 之間存在的真正差異的決心無疑是導致我們現在不得不處理的 Jevlen 局勢的一個主要因素，”該說明部分說道。

Thurien 的委員會主席是 Calazar。卡拉扎率領當再也無法遏制對耶夫林人口是心非的懷疑時，代表團首次與地球取得聯繫。他在隨後的偽戰爭期間的經歷，從內部觀察了地球人如何通過以反欺騙和以更大的陰謀應對欺騙和背叛來摧毀 Jevlenese 的偽裝，讓他意識到加尼米斯人的頭腦完全無法預測曲折的曲折這些外星矮人有能力。當他收到 Garuth 的來信時，他以典型的 Ganymean 坦率對自己承認，也許還沒有完全吸取教訓。

“也許 JPC 上的那些人族是對的，而我們對 Jevlen 的整個方法一直都是錯誤的，”他在考慮此事後說道。“我確信 Garuth 正在做任何人可能要求的事情，但也許我們應該委託

任務交給人族。”

Frenua Showm，女大使，也是第一位開始與地球接觸，懷疑所有人類動機，Jevlenese 或 Terran。

“在 Thurien 文化中給予他們平等的伙伴關係，就好像這是他們的權利一樣，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她宣稱。“毫無疑問，這是出於好意，但前提是錯誤的。沒有人會覺得自己沒有得到什麼是值得的。種族也不能。我們的祖先認為，可以通過良性干預在傑夫倫上創建一個模範社會，當地球選擇任其自生自滅時，他們將地球視為失敗的原因。事實證明與願景大相徑庭。讓我們從中吸取教訓，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他們不像我們。他們的行為不受相同規則的約束。”

“你可能是對的，”卡拉扎不情願地回答。“人類問題可能需要人類解決方案。或許沒有別的辦法。”

VISAR 就在這時開口了。“PAC 對 Jevlen 的優先請求。加魯斯在問你有沒有空。”

“哦親愛的。現在我想我們要進行個人抗議了，”Calazar 咕噥道。他提高了一點聲音。“很好，VISAR。把他帶到這裡來。”

由於 Calazar 和 Frenua Showm 實際上耦合到 VISAR 和從不同的位置進行通信，Garuth 能夠立即加入他們。他的身影頓時出現，站在了房間內。

“歡迎再次光臨，”Calazar 打招呼。

“這裡的日子怎麼樣？”Garuth 按照慣例問道。  
“好的。”

“Frenua，”Garuth 承認，轉向 Showm。她微微點頭。

“什麼給你帶來了？”Calazar 打起精神問道。

“光之軸心的領袖優比琉斯聯繫了我。他擔心事情的進展，並擔心如果不迅速採取行動，我們可能會看到嚴重的暴力事件。他有一個減輕緊張局勢的建議，我認為你應該聽到。至少它與我們聽到的任何其他事情都不一樣。”

Calazar 看了 Frenua Showm 一眼，鬆了一口氣，因為這顯然不是他擔心的折磨。“Eubeleus 目前在線嗎？”他問加魯斯。

“是的。他正在 PAC 的一個耦合器中等待，”Garuth 回答道。  
“那我們把他帶到這裡看看他要說什麼，”Calazar 邀請道。

Ganymean 天生是理性的。木衛三的科學家們非常理性。

Shilohin 發現很難接受即使是真正的信徒也會誠實地將 Ayultha 的火熱結局歸因於超自然的原因。當然，她堅持認為，如果他們能夠證明同樣的效果可以通過眾所周知的普通方法實現，他們將不得不看到更複雜的解釋既沒有必要也沒有道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可能會學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因此，她決定舉行示威遊行。當她和一些 Ganymean 技術人員正在設置東西時，亨特在德爾卡倫的辦公室停下來審查事項。它位於 PAC 部分的一角，該部分已分配給 Cullen 正在建立的安全部隊。

“那麼誰是給 Ayultha 豈中指的人呢？”亨特坐在門邊的訪客椅上問道。“你有沒有設法從他身上得到任何感覺？”

坐在辦公桌前的卡倫搖了搖頭。“一個完整的溜溜球。認為他是走錯了路的鳥。甚至 Jev 警察也把他關在橡膠房間裡。很明顯，他只是別人為達到效果而設立的走狗。”

這是亨特半預料到的。“你怎麼看待這一切？”他問。

“有些事情正在發生，”卡倫回答道。“如果你想要我的意見，我也不認為橋樑倒塌是意外。警方的報告在很多方面都很草率。我認為這是被操縱的。”

亨特的腦海裡也閃過了同樣的念頭。他伸出一條腿休息。他的腳踩在堆在地板上的一個箱子上。卡倫為自己預留的辦公室樸實無華，就在此刻，一半的空間都被來自地球的未洩露的物品佔據了，這些物品已經抵達昆濕奴號，而他還沒有抽出時間打開包裝。“你為什麼這麼說？”

“在很多方面，Jevlen 上的生活在 Thuriens 的統治下變得非常和諧，”Cullen 說。

“這是你所期望的，”亨特同意道。

“法律中並沒有很多你不能做的事情。所以這裡沒有多少是非法的，很多我們認為是家鄉的犯罪黑社會只是現場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被對你的灰色細胞不利的東西燒毀，或者在任何智商高的人都知道像打結的開瓶器一樣直的遊戲桌上輸掉你的屁股，這取決於你。Thuriens 不認為有任何權利禁止人們變得愚蠢。

亨特不能真正指責這一點。“我也不會對此爭論太多，老實告訴你，德爾。它通常比大多數事情都能更快地磨練人們的智慧。但它在這裡似乎並不奏效。”

庫倫聳聳肩。“總之，我認為我們的朋友奧巴因太熱心了。他開始踩人們的腳趾，某個地方有人種了玉米……而且，我懷疑這與 JEVEX 有關。”

“繼續，”亨特說，看起來更感興趣了。

“你知道 JEVEX 並沒有完全關閉嗎？有一個核心系統仍在運行以進行內務處理，並讓 Thurien 黑客在系統中四處閒逛。”

“是的。”

“好吧，Jevs 是一個非常親密的社會，要直接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容易。但奧巴因決定與新政府合作。

他為 Garuth 整理了一份報告，我們認為該報告揭露了市場上沒有人在談論吸引人們進入的市場。”庫倫在空中做了一個手掌向上的手勢。“隨著 JEVEX 正式停播，可能會有很大的需求。對於控制插頭的人來說，這意味著錢。但是，如果 Ganymean 認為 JEVEX 正在引起瘋狂，那麼這樣的報告可能足以讓他們嚴厲打擊並毀掉這項業務。看現場？”

“這聽起來確實很熟悉，”亨特同意道。他揉著下巴，皺著眉頭。“你說你認為奧巴因的這份報告吹響了哨子。

你不知道嗎？我的意思是，上面寫了什麼？”

“它在任何人有機會通過它之前就消失了。”卡倫聳了聳肩，做了一個認命的手勢。“Ganymean 在所謂的安全意識方面並沒有完全過分。這就是我被搬到這裡的原因之一。”

亨特似懂非懂地點點頭。“我能看出問題所在。PAC 充滿了 Jevlenese。你永遠無法確定他們中的每一個，無論你的篩選多麼仔細。”

“那是真的，”卡倫說。“而那是任何人的懷疑自然會轉向的方向。不過，雖然我們無法確鑿地證明這一點，但我們可以肯定，解除那份報告的人是一個人族。”

亨特驚訝地抬頭。“誰？”

“一個叫漢斯·鮑默的德國人。他是聯合國指定的社會學家之一，在偽戰爭之後被派往這裡，就建立他們的政府向 Ganymean 提出建議。有一天，他以我認為是藉口出現在 Ganymean 辦公室，然後報告就不見了。”

“你和他談過這件事嗎？”

庫倫搖了搖頭。“重點是什麼？他是否認，我無法證明任何事情。它所能做的就是告訴他。

“沒有任何副本嗎？”

“奧巴因肯定有一些，當然，但警察局說他們找不到任何東西。”

“甚至某處計算機中的原件也沒有？”

“他們說沒有。”Cullen 短暫地展示了一隻手。“傑夫斯輸掉了一場戰爭。是

敵人。他們都在一起。甘尼人不明白。他們不能那樣想。這就是為什麼 Jevs 多年來一直圍繞著他們跑來跑去。”他哼了一聲。“而且我還有一些安全工作。”

亨特在椅子上向後伸展，一隻手放在脖子後面，同時他想了想。“那是什麼意思？”他終於問道。“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麼鮑默這個角色已經與這裡的犯罪兄弟會建立了某種聯繫。假設他們是最希望奧巴因出局的人。但他怎麼會這麼快就和他們融洽相處呢？他在這裡最多不能超過，什麼，最多六個月？”

庫倫搖了搖頭。“維克，我不知道。但我會告訴你另一件事。Ayultha 在同一天像那樣被吹走並非巧合。事情正在發生，它涉及黑社會和邪教之間的某種聯繫。就在這一刻，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亨特想了想，點了點頭，抿了抿唇。“那麼，我們該何去何從？”

“我能看到的唯一線索是嘗試更多地了解堡盟。我從派他來這裡的部門的人事記錄中得到了一些關於他背景的資料，但並不能告訴我們很多。他今年二十九歲，來自波恩，在慕尼黑學習道德和政治哲學，但最終沒有畢業。歐洲各地小規模政治活動的混合模式，通常與左派有聯繫。喜歡加入運動和協會，喜歡組織人。不喜歡資本主義和工業技術。沒有結婚。被美國某部門派往耶夫倫

歐洲政府。”

“嗯……他在這裡也有宿舍嗎，在 PAC 裡面？”亨特問道，尖銳地撓著鼻子的一側。這其中的含義是顯而易見的。

卡倫點了點頭，壓低了聲音。“是的，我四處看了看。加魯斯對此一無所知。鮑默與很多耶夫林人交談，但這是社會學家所期望的。他喜歡閱讀政治、歷史和心理學，他收到法蘭克福一個女孩的來信，他擔心自己的健康。”庫倫攤開雙手。

“而已？”

“而已。他在這裡的辦公室也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但他確實使用另一個地方是城裡的一個私人地方，他說那裡提供了一個威脅較小的環境，可以與他的工作涉及的 Jevlenese 交談。那可能更有趣。但是我們怎麼才能離他足夠近呢？”

卡倫豎起大拇指指著他外面更大的辦公室。“他不會對我的人說什麼。你來這裡是為了研究 Ganymean 科學，所以你

不能在沒有看起來很奇怪的情況下問問題，尤其是當他有理由懷疑的時候。”

亨特在椅子上緩緩坐起，瞪大了眼睛。就在那一刻，他會認為格雷格·考德威爾是個天才。

庫倫不確定地看著他。“你還好嗎？”

“我們帶了一個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亨特說。有過發生了太多事情，以至於他沒有機會解釋吉娜適合的位置。

“你在說什麼？”

“在 Geerbaine 有一位作家，他乘坐同一條船 一個女人叫吉娜·馬林。表面上她是來這裡做自由職業的，但實際上她在我們 UNSA 作為一種臥底幫助。這是在她的法庭上。

庫倫眨了眨眼。“好吧，我會被詛咒的。這是誰的主意？”

“考德威爾，在戈達德。他有一種想法，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

顯然沒有必要進行冗長的解釋。“好吧，讓我們開始吧她在上面，”卡倫說。“她現在會在那裡嗎？”

“據我所知。”亨特大約一個小時前給她打過電話，想看看情況如何。

卡倫點點頭示意門口。亨特打開他的椅子

然後伸手打開它。“嘿，Crozin，”Cullen 在外面的辦公桌前對一個穿著襯衫的 Jevlenese 喊道。“給 Geerbaine 的 Best Western 打電話，可以嗎？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一個住在那兒的人族女人，她的名字叫吉娜曼。一個作家。”

“是的，”克羅津承認道。

卡倫再次揮手讓亨特關上門。“那堡盟來這裡後一直在做的工作呢？”亨特問道，轉身面向辦公桌。“她能看到他的任何報告和事情以獲得更多背景嗎？”

“當然。”卡倫激活了他辦公桌旁的一個屏幕，調出一份文件參考列表。在他等待的時候，亨特從口袋裡掏出香煙，點燃一根，然後向後靠去，仔細閱讀剛才所說的話。一兩分鐘後，克羅津 (Crozin) 嗡作響，說吉娜 (Gina) 正在接聽吉爾班 (Geerbaine) 的電話。

“你最好接受它，”Cullen 說，將屏幕轉過來面對 Hunt。

“這麼快就回來了，”吉娜說。“這次是什麼？”

“我認為你在做生意，”亨特告訴她。“我們為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這是否意味著我終於可以見到 PAC 了？”

“是的。如果它們今天運行，請搭乘其中一根進城。要求

當你到達這裡時，UNSA 實驗室。我正在去 Shilohin 的演出的路上

為 ayatollahs 穿上衣服 ,但你可以要求 Del Cullen 。他會告訴你一切的 。待會兒見 。”

“我在路上 ,”吉娜說 。

## 第二十五章

在 PAC 內一個長長的大廳的一端，亨特和桑迪看著 Thardan，一位來自 Shapieron 的年輕 Ganymean 技術員，正在檢查一個設備的連接，該設備由一個金屬框架組成，上面裝飾著管子和電纜，安裝了一個兩英尺左右的水平圓柱體長長的，從它的一端伸出一個錐形的鼻子，末端是一個半球形的尖端。在附近，鄧肯正在調整供應面板上的設置。

在大廳的盡頭幾百英尺遠的地方，大約有十幾個 queesals 一種耶夫林水果，像一種棕色的梨形西瓜，被安裝在地板上不規則放置的金屬絲支架上。一群由加尼米斯人、耶夫林人和一兩個人族組成的混合連站在牆邊。希洛欣也在其中，還有一群衣著華而不實的耶夫林人，他們用懷疑的眼光看著這一幕。後者的核心人物是最近被“附身”的阿亞圖拉。亨特對他們的稱呼已經在 PAC 中傳播開來。以前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城市貧民，現在有了一個崇高的 Jevlenese 頭銜，意思是“他將回歸”。卡倫立即給他取名為麥克阿瑟。其他人是覺醒漩渦分部的追隨者，該分部在領導者退出後的爭吵中圍繞著他形成。麥克阿瑟恢復了信心並打消了疑慮，他斷言阿尤薩遠非超驗報應的受害者，而是確實發現了真理，並因此吸引了連他都無法控制的宇宙能量。在 SoA 需要一個新詞將其重新組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是一個恰當的舉動，而麥克阿瑟已經被許多人譽為 Ayultha 的繼任者。

“相位共軛激光器，”亨特對桑迪說，用他拿著的黑色筆狀物體。“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桑迪搖了搖頭。“對不起，我是生物學家，記得嗎？你必須說得更具體一些。”

就在這時，Thardan 瞄了他們一眼，點了點頭。“準備好了。”

“好吧，讓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亨特向桑迪做了個手勢，他們開始朝大廳的另一端走去。“在現實世界中，完全平行、非色散的光束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束光線，傳播並被它穿過的介質中的不規則性擾亂。”

“好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束時間反轉的光束，它的光線遵循相同的方向

軌跡，但方向相反。”

“就像牛頓粒子向後運動，你是說？”桑迪說。

“正確的。好吧，事實證明，要創建反向光束，您不必反轉進行反射和輻射的原子和電子的每一個量子級運動。反轉描述平均運動的宏觀參數就足夠了。所有這些都是另一種說法，即有可能製造出一種設備，其性能類似於相位共軛鏡，其中每條照射到它的光線都會沿著其反向路徑精確返回。”

“好吧……”桑迪點點頭。

“或者，與其把它做成一個簡單的鏡子，你可以把它做成一個獨立的源——一個信號源，它會跟隨入射光束回到它來自的任何地方。這是他們為通信激光器消除大氣失真的一種方法：來自接收器的導頻光束有效地“預先加擾”數據束，使另一端的信息乾淨。”

他們快到大廳的盡頭了。Hunt 指著 queesals 他們的電線支架。“或者，如果入射光束恰好是物體的反射，而反射回的共軛器是高增益功率激光器……”

桑迪已經在點頭了。“我懂了。就好像這個物體把能量束吸引到自己身上一樣。”

“你明白了。該技術被用於自衛空間防禦系統 輻射武器的目標。”亨特咧嘴一笑。“所以我認為麥克阿瑟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關於可憐的老阿尤薩 (Ayultha) 削弱了他不理解的權力。人群中有人拿著這樣的魔杖，還有一個從附近某處瞄準的緊湊型武器級投影儀。周圍有足夠多的高樓。它本可以在幾分鐘內被拆除。”

“嗯，我想這是告訴反對派尋找其他謀生方式的一種非常有說服力的方式，”桑迪說。“無論 Ganymean 試圖告訴他們什麼，足夠多的當地人似乎都印象深刻。”

亨特點點頭。“我同意。這就是為什麼我欽佩 Shilohin 的嘗試，並祝她一切順利。但在你我之間，我認為她是在浪費時間。”

他們來到其他人等待的地方。希洛欣剛剛向麥克阿瑟一行人解釋完畢。亨特不確定加尼米亞人是如何說服他們來到這裡的，因為他們的表情就像那些不想通過伽利略望遠鏡觀察的主教一樣。亨特可以理解麥克阿瑟的觀點：這是他成為螺旋中偉大的潘賈德魯姆的機會，他不會為了任何人而放棄它。亨特曾嘗試過

向 Ganymeans 解釋了很多，但他們之間的共識是給理性一個佔上風的機會。

希洛欣轉過身，用一隻手示意亨特。“這是亨特博士，一位來訪的地球科學家，他將向您展示該過程。這真的非常簡單。”

亨特舉起那根黑色的短棒。“這是一種低功率便攜式激光器。它像普通手電筒一樣發光，但光束更細。”他隨意地擺動著手臂。“它發出的光會從我指向的任何方向向四面八方反射，就像手電筒發出的光從燈照亮的任何物體反射到你的眼睛一樣。你就是這樣看的。”他瞄準離他大約十英尺的一隻母乳鼠，將輔助登記光束產生的紅點對準中心。“所以它的一小部分會到達遠端的投影儀，桑迪和我剛來自那裡。當它發生時，來自投影儀的能量光束將沿著相反的路徑回到反射的來源。手錶。”他按下了一個按鈕，水果在一道熾熱的閃光中爆炸了。

“請注意，沒有必要瞄準或重新對準投影儀，”Shilohin 評論道。“光束自動追溯反射光線的路徑。”

Hunt 通過蒸發另外兩個 queesal 來證明這一事實，選擇寬除了與投影儀所在的位置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角度之外。Thardan 和 Sandy 已經遠離了設備，即使從那個距離也能清楚地看出遠端沒有人碰過任何東西。亨特向耶夫林人伸出手中的激光。“還有其他人想試試嗎？”

一陣短暫而尖銳的沉默。沒有人願意接受這個提議。然後麥克阿瑟從亨特身邊走過，走到離他最近的一頭完好無損的母乳酪所在的地方，揮舞著把它從支撐物上移開。他轉身面對旁觀者，把水果扔到地上，一腳踹得粉碎。“有很多方法可以摧毀一頭乳母，”他宣稱。“我同樣有效地證明了阿尤莎是被從天而降的巨腳殺死的。”一些追隨者開始大笑，指著亨特和希洛欣。其中一人拿起另一顆乳酪咬了一口。

“不，看。他被地面上出現的嘴巴吞噬了。”

麥克阿瑟輕蔑地瞪著眼睛。“不要被他們的把戲所欺騙。他們試圖隱瞞他們無法解釋的事情。”

“如果你知道一些不同的事情，請給我們解釋一下，”Shilohin 挑戰道。但這沒有用。

“你們 Ganymeans 認為你知道這麼多，”麥克阿瑟吐口水。“但我告訴你，有些現實是你的槓桿和齒輪頭腦永遠無法理解的。我有

看到超出你理解範圍的領域。違背你所有法律的事情，你認為宇宙會為了你的方便而遵循。”

“在這裡？”希洛欣反駁道，氣得不行。“你在哪裡見過這樣的東西？在光年之外的世界？我對此表示懷疑。你在那裡唯一能找到的就是 Ganymean 星際飛船。”

“呸！帶著你的玩具走多遠，它仍然是同一架飛機。但是那裡裡面還有別的境界！”

“廢話。在什麼範圍內？一次說出你的意思。

就在這時，一道呼喚聲在亨特耳邊響起，索拉克開口了。“你有時間嗎？”

“它是什麼？”

“Garuth 從 Thurien 回來了。如果你能走開，他想和你說句話。”

亨特鬆了一口氣，看到了桑迪的眼睛，示意她過去。“向我道歉，”他喃喃地說。“我得溜了。

Garuth 有事想見我。”

“當然……我想這沒什麼大驚喜，嗯？”桑迪說。

“Ganymeans 可以把它記為人類心理學的一課，”亨特回答道。

在他們在偽戰爭中失敗之前，耶夫倫前政權的領導人，作為他們耶夫倫聯邦計劃的一部分，開始了一項秘密軍備製造計劃，以使他們能夠對付他們古老的 Cerian 對手，後者已成為人族。為了不讓 Thuriens 知道他們的意圖，他們將這個戰爭工業集中在一個遙遠的、沒有生命的星球 Uttan 上，該星球遠離另一個星系。自從聯邦解體後，Uttan 的發電和生產設施被關閉，這個星球被 Thurien 看守部隊佔領。Eubeleus 向 Calazar 提出的建議與 Uttan 有關，而且完全出乎意料。

“他說他看到傑夫倫的情況正在惡化，流血事件的可能性很大，”加魯斯在亨特關上門坐下後說道。“作為一個致力於同胞精神進步的富有同情心和非暴力的人，他不能坐視而不做一些努力來阻止它。”

“我懂了。”亨特的語氣帶著警察被告知的信念  
裡面裝有衝鋒槍的小提琴盒一定是在機場撿錯的包。

Garuth 做了一個手勢，表示他只是在報告發生的事情

發生了。“但是 Thuriens 夫婦印象深刻。Eubeleus 表示，他希望盡快為 Jevlen 的全面康復和改革掃清道路。為了所有人的更大利益和福祉，他準備放棄對 Jevlen 的所有要求，並將他自己和他的軸心國追隨者從場景中移除，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耶夫倫將從兩個主要教派之間爆發公開衝突的威脅中解脫出來，螺旋將以任何適合他們的方式處理與其他教派的關係。”

“而且，當然，Thuriens 不希望對他們自己的合理性，”亨特說。

“呃，相當。在地球上呆了六個月後，我想我可以說他們還沒有懷疑不真誠動機的鼻子。”

“好吧，那麼這個 Eubeleus 到底要做什麼？”

“他的提議是，Uttan 將被剝奪其軍事潛力，而行星生物形成為適合居住的條件，被分配到光軸作為它自己的主權世界。它將成為一個精神靜修所，向所有真誠尋求真理的人開放。他說他從聽說地球上的修道院中得到靈感。軸心國將通過管理 Uttan 的工業能力作為供應設施來支付費用，並將其轉化為和平目的。”

加魯斯伸出一隻手。“就是這樣。我發現你的熱情是英國人所說的熱情，而不是全部。”

“你認為他在任何其他一直在進行的業務中混為一談嗎？在？”亨特直截了當地問道。“這一切與他的出現似乎太過巧合了。我不喜歡巧合。”

“我們不知道，”Garuth 回答道。“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他是，那關於這些無私的裝飾，會說出任何需要的東西。”

“完全正確，”亨特點點頭說。他向後靠去，注視著天花板。

“我們的神秘朋友似乎出於某種原因對烏坦非常重視，不是嗎？他想要這樣一個沒有空氣、沒有水、荒涼的岩石球，距離任何地方都有光年之遙，他想要什麼？這讓你覺得那個星球上一定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而且從他們反應的愉快方式來看，Thuriens 也不知道的東西。”

加魯斯盯著對面的亨特看，想了想。“我不知道”是他唯一能回答的。“我會讓 ZORAC 收集我們掌握的所有信息。”

## 第二十六章

耶夫林人坐在堡盟的市辦公室裡，雙腳無禮地撐在 Baumer 辦公桌的邊緣被稱為 Lesho。他身材矮胖，皮膚黝黑，留著濃密的黑髮和凌亂的短鬍子。他閃閃發光的藍色外套和紅色襯衫雖然昂貴但華而不實，他身上佩戴著大量的珠寶和戒指。

他那長相同樣難看的同伴，橘色頭髮，身材魁梧，穿著一件寬鬆的棕色西裝，正靠在門邊的牆上，心不在焉地咀嚼著東西，一臉厭煩冷漠。鮑默坐在那裡守口如瓶，強迫自己控制自己的憤怒和無能為力。

“我怎麼知道他們為什麼感興趣？”萊索說。“我只是傳遞信息。擔心原因也不關你的事。我只是告訴你這個詞是，樓上的人想知道從 Thurien 到 PAC 中的 Ganymean 有什麼樣的漂移。他們對來自 JPC 的任何東西都特別感興趣。”

鮑默惱怒地攤開雙手。“聽著，你好像不明白。那種信息不會被路過的人隨意收集。它存儲在數據系統中，通過 Cullen 設置的控件，任何人都無法訪問它。”

“你從從橋上掉下來的蛋帽那裡得到了東西，”Lesho 說，不為所動。

“那不一樣。它是作為硬拷貝手工交付的。像這樣的東西不要每天都發生。”

“嗯，那是你的問題。”

“看，你介意不把腳放在那裡嗎？你把那些書頁弄皺了。”

Lesho 舉起一隻手，豎起一個警告的手指。“這不是一個好態度擁有。讓我提醒你一件事。你不是 PAC 中唯一的人族。也恰好現在耦合器的時間越來越難得到，有一天你可能會發現你已經沒有可以提供的朋友了。所以讓我們記住誰在幫誰的忙，恩？”

鮑默長長地吸了一口氣，簡短地點了點頭。“很好。我會做任何我能夠。但你必須努力讓他們明白我不能保證。”

Baumer 辦公桌旁的面板響起了提示音。“它是什麼？”他轉過頭問道。

家庭系統的合成聲音回答道。“想和你談談的作家在外面：吉娜·馬林。”

“哦，她是？只是一個瞬間。”鮑默回頭看了看耶夫林人。“作為你看，我還有其他事情要處理。還有什麼事嗎？

Lesho 擺動著雙腿從桌子上下來，然後站了起來。“只是不要忘記 PAC 中的其他人族也可能喜歡他們的旅行。而且還有更多的人到達。”

就在吉娜出現在門的另一邊時，身穿棕色西裝的耶夫林人直起身子打開了門。Lesho 停下來低頭看著 Baumer 的辦公桌。“是我搞砸的那個嗎？”他問道，指著一張上面有鞋跟標記的紙。它在一疊薄薄的打印輸出的頂部。

“是的。我會把它跑掉的，”鮑默站起來時暴躁地說。

Lesho 把它搞砸了，然後把它扔進了垃圾桶。“嗯，看來你需要無論如何再做一份。他轉身離開，朝門口點了點頭，然後在他的同伴身後閒逛。

堡盟轉身將吉娜領進屋，然後關上了門。他指了指萊修用過的座位，然後回到他自己那一側的辦公桌。

“我為此道歉，”他生硬地說。“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必須為所有類型的人做好準備。”

“我想是這樣。”吉娜坐了下來。“感謝您在短時間內讓我適應。你好像很忙。”她的措辭是打開德爾卡倫提供的微型錄音機的密碼，錄音機藏在她衣領的褶皺裡。

“這是一個忙碌的時期。這裡有很多事情要做。”堡盟的態度恢復了冷靜。他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而且他不準備在這個階段投入很多時間。

“我只看到了一點點，但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剛來耶夫倫，我想你說過？”

“沒錯。與昆濕奴。這有點令人興奮。我想我沒有已經習慣了 Ganymean。你自己來這裡多久了？”

“現在快五個月了。”

“時間足夠你找到周圍的路嗎？”

“這取決於你想找到什麼……你說你是某種作家？”

吉娜點點頭。“關於熱門話題的書籍。現在，我正在計劃一個是耶夫林特工的歷史人物。已知或可能。我不知道你是否與地球上出現的流行事物保持聯繫，但胡說八道的數量令人難以置信。我想把記錄弄清楚，這似乎是開始的地方。所以我來了。”

“Jevlenese 干預歷史。可能是特工的名人……”鮑默重複道。他的英語口音清晰，帶有一絲口音。他的五官蒼白而精緻，薄薄的嘴唇、窄而尖的下巴和厚重的角質框眼鏡使他顯得更加突出。

年輕的樣子適合他的歲月。一頭凌亂的淺棕色頭髮和身上穿著的灰色斑點毛衣更襯托出學生般的形象。但透過鏡頭看向吉娜的目光卻是冰冷而疏遠，堅硬的嘴角讓他的神情中透出一絲不屑。這是他可能用來解僱一個有機會的女售貨員的那種表情。

他低頭盯著桌子。一縷鬆散的頭髮垂落在他的前額上，他用手將它拂到一邊。“我不確定我能幫上忙，”他說。

“我認為你指的那種歷史不是我的路線。”

“我沒想到會這樣，”吉娜回答。“但我希望你能就我應該如何著手提出一些建議——一些關於可能接觸的想法，也許吧。你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自己的出路。”

顯然，堡盟正忙於其他事情，不想得到涉及。但吉娜也有她的目標。自從她坐下後，她就一直用眼睛掃視著辦公室。它光禿禿的，塵土飛揚，幾乎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他在那裡做了什麼。她得到的印象是，這不是他大部分時間離開 PAC 的地方。

她的目光又回到了辦公桌旁的同事身上。Baumer 沒有配備 Ganymean 通信配件來與 ZORAC 交互。她到達時聽到說話的人是耶夫倫人，他和堡盟的聲音。她注意到 翻譯成德語 來自小組。

“我能問你一件事嗎？”她說。

“什麼？”

她向面板示意。“當我進來時，那些耶夫倫人在這裡 正在說話的人正在那裡被翻譯。但我被告知 VISAR 不會延伸到城市中。JEVEX 不應該運行。那麼它在做什麼呢？你們這裡有可以做那種事情的獨立系統嗎？”

“你很細心，馬林女士，”鮑默點點頭說。“不，這些都不是。Ganymeans 已將 ZORAC 連接到常規 comnet。你可以在五十六頻道找到翻譯設備。這很方便。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與耶夫林人交談。”

“什麼是佐拉克？”吉娜要求保持她的形象，同時祈禱 ZORAC 不會認出她並回敬一些俏皮話。但要么是堡盟關閉了頻道，要么只有 ZORAC 容量的一個子集可用於公共網絡，或者它被編程為知道什麼時候保持安靜。吉娜對它的了解還不夠多，還不知道哪個。

“Shapieron 號上的 Ganymean 計算機，”Baumer 回答道。“它

不會像 Thurien 計算機那樣直接進入你的大腦。”他揮了揮手。“哦，我不太熟悉這些技術問題。它需要麥克風、屏幕和其他東西。當你遇到 PAC 的一些人時，你會發現它。”

“那是行星管理中心，對吧？”

“是的。也許你應該嘗試去看看一些 Ganymean  
加魯斯的手下 理論上他掌管一切。”

“是的，我知道。”

鮑默對著辦公桌皺起眉頭，毫不掩飾地惱怒地搖了搖頭。“你真的應該在來之前安排更多的議程……”他伸手拿了一本便箋簿，拿起了一支筆。“不管怎麼說，他的首席科學家是一位名叫希洛欣的女性 “你是說，一個 Ganymean 人？

“是的。她應該能幫上點忙。她與一些正在調查地球上涉嫌特工的 Jevlenese 和 Terran 有牽連。”他潦草地寫了幾行。“這些是在她手下工作的其他幾個名字。

這裡有一些 Jevlenese 可能值得您前往。最後一個，Reskedrom，在它存在的時候在聯邦中地位很高，應該很有用。但他並不容易接近。最好的選擇是從 COJA 開始：Jevlenese 事務協調辦公室。這是 PAC 內部的一個部門。他們保留名單和圖表，記錄誰是誰，在哪裡，以及發生的一切。”堡盟寫完字，撕下便箋簿的最上面一層，然後推過去。“那應該有幫助。但除此之外，恐怕我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

吉娜接過紙條，把它放在口袋裡。“不管怎麼說，還是要謝謝你。我確實遇到了一群船上的 UNSA 人員，但他們真的只是來這裡研究 Ganymean 科學。不管怎樣，他們忙於建立他們的實驗室，所以我沒有人可以帶我四處看看。”如果他願意，她會停下來給 Baumer 時間做出反應。他沒有。吉娜還是不甘心，又等了幾秒，問道：“你來這裡做什麼，這麼忙？”

“我是一名社會學家。我要和一個全新的社會一起工作。”

Baumer 的措辭選擇暗示了一種方法。吉娜已經閱讀了所有的他寫的報告，亨特從 PAC 的檔案中為她跑掉了。

“控制”似乎是堡盟詞彙中的主導詞。在他眼中，地球已經在自由市場的瘋狂和自由主義道德的腐蝕所代表的墮落道路上走得太遠，以至於沒有任何拯救它的希望。但 Jevlen 的情況，如果只有那些有權勢的人能夠看到，提供了一個乾淨的石板，可以在上面重新開始並設計模範社會。堡盟知道應該如何做。

“這很有趣，”她說。“你認為耶夫倫的社會在理順之後會走向何方？”

鮑默靠回椅子上，看著遠處的牆壁。那種冷漠一直掛在他的眼睛裡，直到那時變成了一絲微光。“這裡有機會，”他回答道。“一個建立社會的機會，這個社會本可以存在於地球上，但現在永遠不會存在。沒有所有不在乎它破壞什麼的貪婪和傲慢；一個基於真正的平等和有價值的價值觀。”

吉娜看著他，好像他剛剛說了什麼她不太聽清的話經常。“我自己也經常這麼想，”她說。在內心深處，她對自己的虛偽感到一陣厭惡。但當她同意做這份工作時，她就知道這份工作會帶來什麼。“這就是你從地球來到這裡的原因嗎？”她問他。

鮑默嘆了口氣。“我來到這裡是為了逃離一個已經被遺棄的世界迷戀資產階級的瑣事和無意識的分心，在精神上被摧毀了。銀行和公司現在擁有每個人，他們獎勵的品質是適合他們需要的品質：忠誠和服從。牛群也很滿足，在田野裡吃草。沒有人願意考慮它對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它會導致什麼。他們根本不想去想。現在已經太過分了，無法改變任何事情。但在這裡，在耶夫倫，精神錯亂被迫停止，重新審視一切。如果有合適的有遠見的人來控制，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你真的這麼認為？”吉娜的語氣暗示這一切聽起來好得令人難以置信。

“為什麼不？耶夫林人也是人，由同樣的粘土製成。他們可以塑造。

“如果可以的話，你會怎樣讓它變得不同？”吉娜問道。

這讓他開口了。  
Jevlen 需要的是讓導致其所有問題的無政府狀態被對地球事務的集中指導所取代，對存在的各個方面進行更嚴格的控制。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是通過令人眼花繚亂的政府計劃和機構系統。現在機會來了，因為隨著 Ganymea 行星管理機構的建立，已經完成了將機器安裝到位的第一步。

“但這不是 Ganymeans 的想法，”Gina 指出。

“看看他們造成的混亂。他們不了解人類的需求。必須讓他們明白。”

批准的商品和服務及其消費的理想水平應由區域規劃委員會和行業確定

僅限於提供它們所需的最低限度，從而消除了對浪費的競爭性商業部門的任何需求。應根據社會需求分配職業，並與“社會條件”（Baumer 用於教育的術語）期間積累的能力傾向分數相平衡，儘管他準備承認，如果情況允許，可以適當考慮個人偏好。應將獲得娛樂和休閒活動的機會納入獎勵制度，以促進配額的實現。

不過，雖然又停留了四十分鐘，但都和吉娜已經形成的畫面基本一致，並沒有多少新的收穫。

鮑默認為自己是一群被拋棄的人中的一員，與梵高、尼采、勞倫斯和尼金斯基等人相比，由於看得太多太深的敏感性而與眾不同。每個人出生時都蘊藏著神秘的火花，但它的潛力被現代世界對客觀性和理性的幻想所熄滅。對外部的全神貫注，以及將科學錯誤地提升為尋找知識和救贖的途徑，已經使人類偏離了重要的內在道路。他特別厭惡對“實際”的普遍奉承。

阿里斯托芬曾嘲笑過蘇格拉底，而布萊克也曾因此憎恨牛頓  
原因。

儘管如此，儘管吉娜希望她能做出一些縮進，但他迴避了她在社交上擴展他們關係的另一次嘗試。她最終離開了，但沒有得到任何讓他們再次交談的承諾，也沒有感覺到她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她返回 PAC 的路上，通過討論思考，她感到骯髒  
她借給自己的欺騙。在憤慨和正義的表象背後，她強迫自己聽的這句話，就像她從其他格格不入和自封的反傳統者那裡聽到的許多哲學一樣，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自我辯護的大規模練習。因為他們不適合，所以世界必須改變。

相比之下，有些人，例如亨特，被她歸類為  
世界的塑造者。他們沒有對它做出判斷，而是找到了適合他們的利基市場，因為他們可以接受他們所看到的現實，並充分利用它提供的機會。他們可以正視死亡的必然性，接受自己的微不足道，並通過找到一些有用的事情來獲得滿足感。生活中的 Baumers 做不到，這就是他們所怨恨的。自己無法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就，他們通過展示其他任何人所取得的成就而獲得滿足感。

意義。

然而，不同的是，亨特夫婦很樂意繼續他們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讓有遠見的人享受他們的痛苦，如果那是他們想要的。但反之則不然。如果世界不想改變，那麼讓 Baumers 獲得這種力量，他們就會改變世界  
因為他們看得更多、更深。刑架、木樁、古拉格和集中營顯示了他們成功後會發生什麼。

## 第二十七章

Hunt 點了一支煙，坐回他私人房間一角的辦公桌旁的椅子上，凝視著屏幕上顯示的他迄今為止整理的筆記，以及一系列似乎越來越長的問題。

為什麼 Baumer，一個人族，要為他認識不到六個的外星人做間諜幾個月，反對一個對地球只表現出善意的政府？因為 Jevlenese 至少是人類，而 Ganymean 不是？亨特對此表示懷疑。在鮑默所寫或所說的任何事情中，或者他告訴吉娜的任何事情中，都沒有任何暗示反加尼米亞人偏見的跡象。一個像他這樣天性的理論家，將耶夫倫視為潛在的烏托邦，將其居民視為待塑造的油灰，肯定會尋求成為潛在政府的一部分，而不是反對它。除非他有理由相信加尼梅斯人不會運行時間不會更長。那是一個想法。

在那種情況下，他在幫助誰，他認為可能會接管？不是任何想要用來自地球的佔領軍取代 Ganymean 的人；這只會引起 Baumer 所說的他來到耶夫倫是為了擺脫的所有事情。Eubeleus 和 Axis？這本來是 Hunt 的第一個猜測，但在關鍵時刻想要將他的整個業務轉移到 Uttan 的最新業務卻落空了。

這就留下了 Cullen 所說的犯罪黑社會。如果 Obayin 的死是被安排的，這個猜想肯定會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正如 Cullen 所懷疑的那樣。但是像堡盟這樣的人與犯罪組織有什麼樣的聯繫呢？在意識形態、道德、政治、社會目標或任何其他與堡盟有關的事情上，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亨特能想到的唯一選擇是他們必須對他進行某種控制。很難想像勒索有什麼理由：鮑默似乎一直保持清白，而且他是以官方身份來到這裡的，而不是像穆雷這樣的逃犯。他的生活方式沒有任何明顯的並發症。然後怎樣呢？

最後是將亨特帶到耶夫倫的根本問題，這些問題仍未解決：加尼梅斯人認為使耶夫倫人不受理性影響的“瘟疫”的來源是什麼？阿亞圖拉是否像 Danchekker 所堅持的那樣，只是代表了一般人類特徵的一個極端，或者他們是否完全代表了某種事物的一個例子？

不同的？Uttan 的意義何在？

很多問題；答案不多。吉娜 (Gina) 與鮑默 (Baumer) 會面後因失敗感而沮喪。但他仍然是唯一明顯的領先者；如何找到更多關於他的信息並不是那麼明顯。亨特把手伸到觸摸板上，將吉娜與堡盟的談話記錄調到屏幕上再次研究。就在她到達時，兩個耶夫林人已經離開了。從吉娜的描述來看，他們聽起來像是打手，這更加加深了人們對堡盟與黑社會有聯繫的懷疑。Baumer 在外面的辦公室裡與他們進行了哪些他不想帶入 PAC 的業務？

亨特又讀了一遍鮑默對吉娜說的關於穿越城市的翻譯服務的話。由於 Thuriens 和 Jevlenese 已經相互交往了數千年，因此在他們的語言之間進行轉換的小型可穿戴翻譯芯片外觀類似於 VISAR 的粘貼式接口，早已被開發為標準。但是人族方言以及 Ganymean 的 Shapieron 品牌都是新的，芯片無法處理它們。

因此，ZORAC 翻譯了堡盟與耶夫林人之間的對話。

亨特在控制台上的煙灰缸裡掐滅了香煙，撓了撓耳朵。

“索拉克？”他又研究了一會兒顯示後大聲說。ZORAC 沒有發現默讀的模式。

“是的，維克？”

“你用 56 號頻道在城裡巡視的東西是什麼？  
與翻譯設施有關。”

“仍然有一個通用通信網絡在運行，它不是 JEVEX 的一部分，”ZORAC 回答道。

“其中一個頻道是為 Jevlenese 方言和大多數 Terran 語言之間的翻譯保留的。所以你和他們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互相交談。”

“這是你支持的服務？”

“是的。我想你可以稱之為人機交互。”

“嗯……”亨特揉了揉下巴。“我正在考慮吉娜的那次訪問  
送到市內的堡盟辦公室。”

“是的？”

“當她到達那裡時，有幾個 Jevlenese 離開了。您一定已經為他們完成了翻譯。我，啊，我想知道你的系統中是否還有它的記錄，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亨特知道，使用 Thurien 掛斷程序編程的 VISAR 永遠無法做到這一點。但 ZORAC 不是 VISAR。這似乎值得一試。

“這只是一項翻譯服務，”ZORAC 回答道。“我不存儲任何東西。我甚至沒有他們在那裡的記錄。”

Hunt 無奈地嘆了口氣 但這確實讓我想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當地球人和耶夫林人互相交談時，你，從 Shapieron 裡面，可以聽到他們所有的談話，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樣，”他說。

言下之意再明顯不過了，佐拉克的邏輯性很強，不會看不出來。

“為什麼不把你問的說清楚呢？”機器建議。

“見鬼，你知道我在問什麼。出事了。在我們面臨另一場戰爭之前，我們需要弄清楚 Baumer 和這些 Jevlenese 人在做什麼。這一次可能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吉娜無處可去，現在我們沒有另一條線路。”

有一個短暫的停頓。

“我認為你的最終目標是挫敗任何有意一個可疑的政治團體的行動，可能旨在增加他們對他人事務的權力，”ZORAC 最後說道。

亨特短暫地向上看了一眼。“好吧，如果我們總是堅持像那樣分析一切直到最終目標，那麼如果我們抽出時間實際做任何事情，我們就很幸運了。但是，是的，我想你可以說是那樣。”

“論點是，”佐拉克堅持說，“你認為他們的方法是對某些權利和自由的侵犯，根據某些不可推論但被視為不言而喻的先驗道德原則，你認為社會需要保證？

“是的。”當亨特看到他們要去的地方時，他低聲呻吟了一聲。

“所以目標是保護人們的權利不受侵犯一個侵入性和強制性的管理系統會讓他們服從嗎？”

“是的，是的，是的，”亨特不耐煩地同意。

“其中之一是享有不受干涉和隱私的權利。但如果它是一個真正的保證，沒有人有權決定它應該或不應該授予誰，那麼 亨特的耐心就會崩潰。他知道，當 ZORAC 進入其中一個遠足時，它可能會產生需要亞里士多德的大量書籍才能解開的結。“看，他們過早地火

化了 Ayultha，並且可能也處理了 Obayin。如果我們所面對的是我開始認為的可能是什麼，那麼他們就是那些燒毀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圖書館，帶來黑暗時代，運作宗教裁判所的力量，據我所知設計了黑死病。我們沒有。”

“從算法上講，它簡化為邏輯演算的有趣循環，”ZORAC 評論道。“使用相同的結構，你可以爭辯說

早早自殺是預防癌症的最佳方法，或者說，保護人們免受奴役的最有效方法是滅絕。”

“那就算了，這樣想問題，”亨特建議道。“你是船上的電腦，對吧？不是像 VISAR 這樣龐大的星際社會事務監管機構。說教不是你的事。您最關心的是 Shapieron 及其乘員的安全。你自己也跟我說過這麼多。”

“我只是說這是一個邏輯上有趣的問題，”ZORAC 插話道。

“再好不過了。我剛才說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可能會以一場槍戰告終。這意味著 Garuth、Shilohin、Monchar、Rodgar 和船上的所有其他 Ganymean 都會被困在船中間。保護它們的最佳方法是幫助防止它發生。如此迂迴。

同意。但作為船長的加魯斯擁有最終決定權。他必須批准。”

“那我們去找加魯斯談談吧，”亨特說。

Eubeleus 和他的副官 Iduane 坐在 SoA 的 Shiban “神殿”的一間私人房間裡，對著屏幕上的 Scirio 說話。Scirio 負責在該市的部分地區經營非法的 headworld 緊耦合器。他還為堡盟提供中間人，避免 SoA 的任何直接參與。Scirio 處理了一些例行事務，然後來到 Baumer 與

吉娜。

“堡盟沒有懷疑？”優貝琉斯重複道。該計劃正處於關鍵階段，他不會留下任何僥倖心理。一個他不認識的人突然冒出來，質疑他的消息來源之一，這隨時都會讓他起疑心。

“他認為她就像她所說的那樣：一個滿懷幻想的女人，對成為一名作家有著遠大的想法，”西里奧說。“他們談論政治。他給了她一些名字，以檢查她是否可以在目錄中找到。”

“她在 Geerbaine 的旅館裡註冊為作家，”Iduane 說道。  
機智地嘗試支持 Scirio。“她以自己的名字獨立在那裡，她從美國西雅圖獨自旅行。”

“我說她很乾淨，”西里奧說。“見鬼，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Eubeleus 仍然半信半疑，但暫時沒有進一步處理此事。然而，事後他對伊杜安說：“我對那個女人不滿意。檢查我們在 PAC 的其他消息來源，看看他們是否有關於她的任何信息。今天就給我回話。”

亨特隔著加思辦公室的桌子做了一個求助的手勢。德爾卡倫，

亨特圍捕並帶來精神支持的人，從一邊看著。“看，我知道這是不正當的，不是 Ganymean 人喜歡的那種事情，但我們必須找出他們在做什麼，”

亨特催促道。“該死，耶夫林人竊聽了我們整個星球五萬年！他們有什麼權利因為一個城市周圍的幾條竊聽電線而心煩意亂？”

“我們需要更好的資源，”卡倫同意道。“像這樣的休息並不完全是情報人員的夢想，但你只能玩弄你所擁有的東西。”

Garuth 剛從 Calazar 那裡聽說 JPC 對 Eubeleus 的提議的反應去 Uttan 是有利的。Eubeleus 指出，如果目標是緩和 Jevlen 的緊張局勢，那麼現在一個小小的善意表現會比大量善意和以後做事的承諾更有效。為了強調自己的誠意，他準備立即離開現場，並象徵性地率先保護追隨者。Thuriens 認為他的提議非常慷慨，並正在安排一艘船被派往 Jevlen 接他們。私下里，Calazar 向 Garuth 承認他對此並不完全滿意，但似乎在不久的將來離 Jevlen Eubeleus 越遠，他能做的惡作劇就越少。

Garuth 和 Hunt 一樣不信任 Eubeleus，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搬遷將使這個人免於 Garuth 的責任，因此 Garuth 沒有理由反對。與此同時，他將能夠專注於自己的問題。他們嘗試過的所有其他線條都是空白。線索只能來自城外。儘管他覺得這個建議令人反感，但與人類世界打交道是人類的問題，而且可能需要人類的方法。

“很好。去做吧，”他指示 ZORAC。

亨特微微一笑。但寄希望於此真的沒什麼大不了的。這只是意味著堡默，也許還有城裡的一兩個人族，可能會對耶夫林人說些有用的話。情況完全是被動的。

Hunt 可以看出 Cullen 和他一樣覺得它不令人滿意。他看了看對面，拉了拉臉。

“你還能做什麼？”庫倫說。

“哦，我不打算只是坐在這裡，等待有什麼東西進來，”亨特告訴他。“我們已經同意答案在哪裡。我想是時候我們出去尋找他們了。明天早上，我要出去和我在城裡認識的一些人談談。我們會看看我能在那裡找到什麼。”

那天深夜，優比琉斯和伊杜安再次相遇。“是的，她在那裡，”伊杜安說。“她去看堡盟的前一天，她在 PAC 和她

之後返回PAC。那裡有一個 UNSA 科學小組，她是在昆濕奴號上認識的。”

“啊。那麼她在寫什麼樣的書，為誰而寫？”優貝琉斯問道。

“也許是她說的。他們可以給她一些幫助。她在這裡是個陌生人。她去找她認識的人不是很自然嗎？

“好吧，我一直在做一些自己的檢查。”尤伯琉斯說。“然後做你知道這個 UNSA 小組是誰嗎？Iduane 臉上的表情表明他沒有。優貝琉斯點點頭。“那我就告訴你吧。你聽說過 Victor Hunt 博士嗎？還是 Christian Danchekker 教授？你認為只是科學家？是他們揭開了地球監控，搞垮了聯邦。

他們都向他報告的那個人是一位名叫考德威爾的聯合國安全局局長。他也是他們所謂的“偽戰爭”戰略的設計者之一。你知道現在是誰把他們送到耶夫倫了嗎？同一個考德威爾。現在你認為我過於謹慎了嗎？他們很危險，與他們有聯繫的人也很危險。”

Iduane 發出不安的呼吸。“你想讓我做什麼？”他問。

“讓我們把那個女人帶到這裡，親自看看她在做什麼，”優貝琉斯回答。

“要不要我讓西里奧安排一下？”

尤貝琉斯想了想，然後搖了搖頭。“不。我們會讓他去管理堡盟。如果她身體狀況良好，我寧願我們自己照顧她。

也許你可以親自處理。使用德國人，因為她已經認識他了，但通過不同的聯繫方式。我不想讓 Scirio 的人參與進來。”

“我會馬上著手處理，”Iduane 保證道。

##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當亨特不在城裡時，吉娜和桑迪在 PAC 住宅區下方一家單調的自助餐廳共進午餐。食物簡單而單調。當有人向 Jevlenese 的餐飲人員投訴時，他們被告知供應系統出現問題。將每次失敗和不適都歸因於 JEVEX 的關閉已成為一種習慣。

“又是魷魚屎和加工過的鞋盒，”桑迪說，低頭看著什麼應該是三明治。“當你一路走來時，這真的不是你所期望的，是嗎？我們的人在木衛三的冰洞下做得更好。”

“你怎麼會到木衛三這樣的地方？”吉娜好奇的問道。

“當你與像克里斯和維克這樣的人一起工作時，一切皆有可能。”

“是的……我覺得我可以相信。”

“嗯，看著你。你認識維克一個星期了。這個給你。”

吉娜環顧四周。“你是對的。它肯定與昆濕奴有很大不同，我不得不承認。”

“儘管我認為 ZORAC 在某種程度上……比 VISAR ‘更可愛’。它開裂笑話。你以前聽說過會講笑話的電腦嗎？”

“也許被困在太空中 25 年影響了它，”吉娜說。

“Ganymeans 會沒事的。他們可以應付。我開始覺得很多會把我們搞得一團糟的事情根本不會打擾他們。”她檢查了一個長著橙色裂片的奇特黃色水果。“儘管我們在這裡仍然有與 VISAR 的直接鏈接。”

他們默默地咀嚼了一會兒，為各自的菜餚交換了一個鬼臉。

“自從我們到達後，我就沒有靠近過 VISAR，”桑迪說。

她用一種奇怪的、尖銳的語氣說話，好像她試圖傳達更深層次的東西來試探吉娜的反應。吉娜過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她的臉色變了，但還沒等她說什麼，桑迪繼續說道。“我們在船上時，您對 VISAR 的了解程度如何？您知道，這不僅僅是具有不同 I/O 系統的 ZORAC。你有沒有花時間……試驗一下？”

吉娜停止進食，目光隔著桌子盯著桑迪的臉靜靜審問。“用它做實驗？”她重複道。

“是的。”

“這取決於你的意思。”

桑迪回答的方式聽起來好像她一直想帶這個話題跟某人聊了很長時間。“一旦你進入它，你知道那東西有多奇怪嗎？你說得太對了：Thuriens 一定和我們這裡有很大的不同。”她點了點頭的一側。“人們沒有意識到有多麼不同。”

吉娜坐回座位，感受一下突然襲來桑迪的緊張情緒。她現在知道桑迪的意思了，但她的回答卻避而不談。“你的意思是他們怎麼能在任何地方都接受那個普遍的竊聽系統，而不被它打擾？是的，我同意這很奇怪。這會讓我感到困擾……以及他們必須進入的所有毫無意義的細節。也許他們對現實有不同的看法。”

桑迪搖了搖頭。“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在說它把信息輸入你腦海的方式。這不僅僅是因為它會讓你覺得你在別的地方而不知道其中的區別。它可以製造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整個世界，等等。而且它們是真實的。我的意思是，你無法區分它們。它可以是你喜歡的任何東西。”

“繼續，”吉娜說，她還不想承諾。

桑迪放下叉子，簡單地做了個手勢，然後把頭髮撥到一邊。無論她想到什麼回憶，似乎都在困擾著她。

“但它不僅僅是創造你告訴它的東西。它可以直接進入你的頭腦，並拉出你甚至不知道在那裡的東西。你不知道存在的關於你自己的東西。或者如果你這樣做了，你把它們深埋在某個地方，因為生活中有足夠多的問題你可以做點什麼，而不用浪費時間為你無論如何都不會改變的事情煩擾自己。但是你能想像發現他們盯著你的臉是什麼感覺嗎？”

吉娜閉上眼睛，緩緩點頭。“是的，我知道，”她最終承認道。“我也胡思亂想了。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做了？”

“是的。”

“那是怎麼做到的……”桑迪懸著這個問題，空著手。

“太可怕了，”吉娜說。“我也沒有再靠近它。”

桑迪點點頭。現在是女人對女人了。他們不需要秘密就互相了解。她看著吉娜，把帶拉鍊的毛衣裹得更緊了。“想知道什麼嗎？我可以殺人。”儘管她自己，吉娜無法阻止驚訝的表情掠過她的臉。桑迪點點頭，好像看到吉娜的反應讓她鬆了一口氣。“這是我發現的事情。

想知道別的嗎？我從中得到樂趣。怎麼會發現你一生都以為自己不是你？”

吉娜看到桑迪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她傾身躺下安撫她手臂的手。“不用擔心。每個人都有一些東西。看，如果有的話，桑迪防禦性地把她的手臂拉開。“天哪，這是一個擁有一百萬智商的他媽的通靈弗洛伊德。也許 Thuriens 沒有他們不想知道的東西，或者也許他們可以處理它們。我不知道。但是……”她的聲音漸漸小了下去。她抬頭看著吉娜，嘆了口氣。“對不起。我想我是在找人傾倒。”

“沒關係。”

桑迪喝了一大口真正的可樂，這批可樂是從地球由 PAC 的 Terran 特遣隊抵達，並與 Vishnu 一起抵達。“但我們只在那里呆了幾天。”她放下罐子，用手臂做了一個掃過的動作。“但在任何人的記憶中，外面有一整顆行星都被這樣的東西廢棄了。每個人都在問是什麼讓他們發瘋？他們在開玩笑嗎？我很清楚是什麼讓他們發瘋。”

吉娜長久而嚴厲地註視著她。為什麼她自己什麼都沒說，甚至在他們離開船之前她就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她不知道。既然她已經從桑迪那裡聽到了，一切就顯得那麼明顯了。

“吃完你的魷魚屎，”她說。

桑迪把盤子推開。“我會吐的。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你是對的。是時候告訴其他人了。也許我們早就應該說些什麼了。”

他們發現 Danchekker 坐在主實驗室的凳子上，思考著一些曲線，這些曲線表達了 anquiloc 樣本種群所表現出的編程複雜性的變化。 anquiloc 是一種奇特的 Jevlenese 飛行動物，可以繼承習得的行為修改。顯然，anquiloc 只是具有這種能力的相關生物家族中的一個。

“你有沒有聽過人們爭辯說機器智能優於我們，因為它累積地建立了自己的知識庫？”他在他們進來時問道。顯然，他全神貫注於一個思路，並且正在從第一個出現的目標中跳出來。“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劣勢，因為我們必須花四分之一的時間在每一代人身上一遍又一遍地學習相同的基礎知識，之後我們用得很少，添加得更少，走的時候大部分都帶走了。”教授向一邊懸掛在工作台上方的安奎洛克實心圖像揮手致意。“但是你能想像嗎

該動物的高級開發會產生什麼後果？

關於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感謝的一件事是條件反射是不可遺傳的。在將幾乎整整一代人變成納粹狂熱分子所付出的所有努力之後，他們的孩子出生時就像愛斯基摩人一樣未受其污染。但是想一想，如果灌輸的過程創造了自己的基因，狂熱分子會變得多麼難以忍受。我們的朋友堡盟會為這樣的工具付出什麼？”他完全坐在凳子上，看到吉娜和桑迪正等著說些什麼。“無論如何，女士們，我能為您做些什麼？”

“我想我們或許可以回答是什麼讓耶夫林人陷入困境的問題，”吉娜開門見山地說。

“我們已經有了答案，”Danchekker 輕快地回答。“他們被 Thuriens 幾千年來出於善意的過度放縱所扼殺，他們錯誤地認為人類是按照與他們自己相同的方式組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仍然認為那不是 JEVEX？”

Danchekker 情緒高昂，不介意給任何人帶來困難時間。“嗯，在某種程度上我想你可以說是，”他承認道。“雖然 JEVEX 只是事業的工具，而不是事業本身，你明白的。它滿足了他們所有的需求，解決了他們所有的問題，解決了他們的問題。但耶夫林人和任何人一樣，是一種善於解決問題的動物。解決他的問題，他會立即發明更多；否則他會因為否認他的本性而感到沮喪或怨恨你。而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症狀。恐怕時間和耐心是現在唯一的答案。”

“我們不這麼認為，”桑迪告訴他。“我們認為這可能與 JEVEX 的運作方式有關。”

Danchekker 將他瘦長的身軀伸到凳子的背面，看著被逗樂了。“哦真的嗎？這是最有趣的。告訴我為什麼。

“JEVEX 與 VISAR 幾乎一樣，是嗎？”吉娜開始了。

“好吧，Jevlenese 系統是用不同的程序規則編寫的和操作參數。”

“我的意思是在基礎技術和能力方面。”

“很好，是的。”

吉娜拉起另一張凳子，坐到上面。桑迪仍然站在長凳旁。“那我問你一件事，教授，”吉娜說。“你自己用過多少 VISAR？”

“可能和任何人一樣多，”Danchekker 回答道。“我是遇到第一個來到地球的 Thurien 飛船的人之一，現在我在工作過程中經常使用它。”

“是的，但你用它做什麼？”吉娜堅持。“描述它執行的操作。”

Danchekker 聳了聳肩，表示他看不出重點，但會同意。“訪問 Thurien 記錄和數據；與 Thuriens 以及碰巧在與系統相連的位置的其他 Terran 商談；出於商業原因、社會原因或出於純粹的好奇心，“訪問”Thurien 域的各個位置。這能回答你嗎？

“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嗎？”吉娜問道。

Danchekker 開始表現出對被盤問的第一反應。“除此之外？你什麼意思？還要它做什麼？”

吉娜向前坐下，舉起一隻手，彷彿在心裡排練自己做對這件事。“教授……恕我直言，我能說您的印象受到了將 VISAR 純粹視為一種技術工具的專業態度的限制嗎？”她連忙補充道，“維克也是如此。

你們都是科學家，你們從來沒有把它當作一件技術設備以外的東西。但它遠不止於此。它本身就是一個自我適應的環境，直接與思想互動。

就像任何互動環境一樣，它可以塑造，也可以被塑造。”

“量身定製的現實，以它從你的潛意識中挖掘出來的東西為指導，”桑迪說。

“VISAR 不會讀心術，”Danchekker 反駁道。“那是什麼 Thurien 操作協議非常明確地將其排除在外。”

“如果你允許的話，它可以，”吉娜說。

Danchekker 眨了眨眼，然後盯著她看。“我從沒想過要問這個，”他承認。這說明了她的觀點。不需要任何人這麼說。

“而 JEVEX 的工作規則不同，”桑迪提醒他。“沒有體現 Thurien 隱私和權利概念的規則。”

“你們都經歷過這種現象嗎？”丹切克問道。  
他們證實了。“告訴我你發現了什麼，”他說。

他們講述了他們的發現及其影響，省略了不必要的個人細節。亨特警告過吉娜，丹切克有時脾氣暴躁，她已經做好了戰鬥的準備。但 Danchekker 沒有嘲笑，而是仔細聆聽了他們所說的話。他們吃完後，他從凳子上站起來，慢慢走到實驗室的另一邊，站在那裡若有所思地看著耶夫林系統發育圖。

過了一會兒，桑迪對他的舉止感到放心，對著他的背影說：“這可能不會只是我們在 Thurien 的頭腦中發現了一種我們難以與之相關的陌生感。也許擁有共同的生物血統並不重要。”

很明顯，她指的是 Shapieron Ganymeans，他們所處的文化估計只比二十一世紀的地球早一百年左右。他們和地球人一樣，來自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人們在他們認為的地方，物體和地方是他們看起來的樣子，時間和空間意味著常識所說的他們所做的，而且從未聽說過 i-space。圖里恩的文明即使考慮到幾乎導致其滅亡的長期停滯，的發展也遠遠超過了其中任何一個。

“也許現在我們知道為什麼 Garuth 會轉向他的方向尋求幫助了，”吉娜說。

Danchekker 轉身面對他們。“最有趣，”他說。“有你和維克談過了？

“還沒有。他出城去了。我們直接來到這裡，”吉娜說。

“他在做什麼？”

“我不確定。我想是想在 Baumer 身上取得領先。”

“ZORAC，”Danchekker 喊道。

可就在這時，ZORAC 傳來了吉娜的來電。其中一個屏幕上出現了漢斯·鮑默 (Hans Baumer) 蒼白、戴著眼鏡的面孔。吉娜走近時，臉上露出了笑容。

“哦，我明白了，你是有伴的。這段時間不方便嗎？”

吉娜搖了搖頭。“沒有，繼續。沒關係。”

“關於我們前幾天的談話。看，如果我有點簡潔，我很抱歉。你抓住了我在一個糟糕的時候。那些 Jevlenese 很尷尬，最近事情一直在堆積。當然，我很樂意向您展示更多 Shiban。那麼，如果你還有興趣，我們什麼時候見面比較合適？”